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含譜

劉崇德

校譯

天津古籍出版社

陸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六十六

雙角隻曲

夜行船











《夜行船》首閱、次閱俱作起調。第三閱首二句各減一字,概作六字句,舊名《幺篇》。第四、 五閱為增句格,皆用在套曲中,不作起调。





































《風入松》九陽, 首陽至五陽句法相同, 惟增減一二字耳, 皆為正體。第六陽至九陽較前體 句法稍异, 俱為又一體。





《五供養》二阕同體。次阕第九句增一字,作六字雨截句,惟此小异,皆為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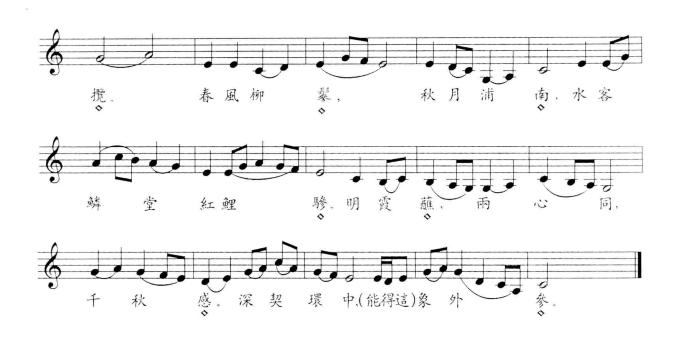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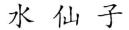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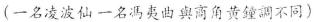
此體接《董西廂》格本八句。首闊末句之上,雙叠四字,明系總字,如作正文則為增句格也, 次闊可證。第三闊第三句有异,余句皆同。第四闊中間七字句,前後增四字二句,為增句格。第 五闊較正體,句法迥异,此體僅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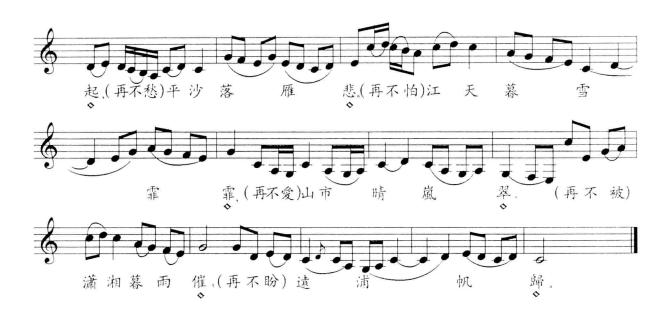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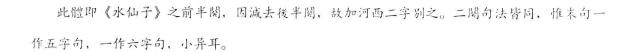


《水仙子》八阕, 首阕為初體, 次阕三阕為近體。第四、五、六阕句法較前體少有不同, 另成一體。第七、八阕句法與近體稍合, 惟逐句之上, 字有增減不同, 皆為增字格。









愁。



秀,

到 花 殘

蝶























《绵上花》體, 考元人套中俱作雨阕, 舊譜誤并作一阕。今按《元人百種》分出。以上八阕, 凡四字句起者為本調,五字句起者即《幺篇》。各體句法雖有參差,然皆大同小异。























《碧玉萧》六陽,首闊為初體,二闊至五闊,皆從第四句下,各有變換不同,亦復各成其體。

對玉環



按《對玉環》與《碧玉簫》句調相似,考各套內用此曲必下接《清江引》者居多,故俗呼有《玉環清江引》之名。

(此曲昆曲移入《西游記·借扇》折中, 唱小工調 [D 調]。)







《清江引》 與南調句法無异,此二體惟首尾二句各异,餘句皆同。





此體前六句似《對玉環》, 末四句似《清江引》, 中間用攤破句法, 考元人套中此體極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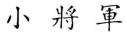








此體《正音譜》及《啸餘譜》皆收元喬吉散套《錦上花》之《幺篇》, 次第《明月圆》作《小 陽關》, 此曲誤作《小將軍》, 今按《元人百種·合汗衫》考正。













《小將軍》首闋、次闋句法相同,皆為正體。第三闋第三句變上三下四句,末句變作六字雨 截句,是為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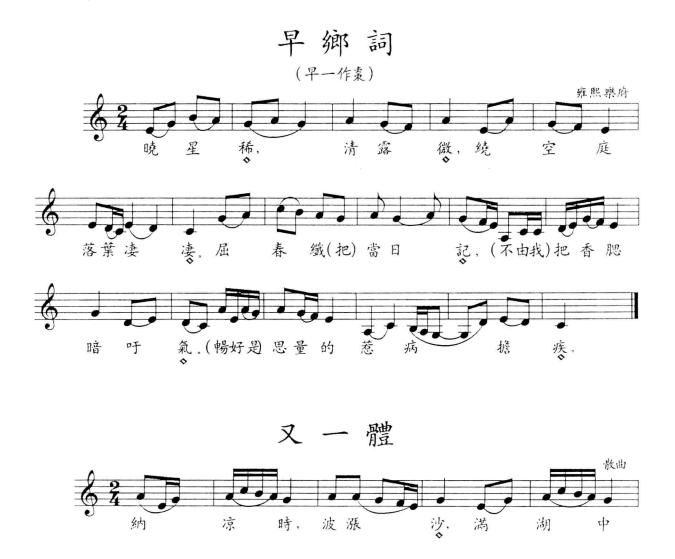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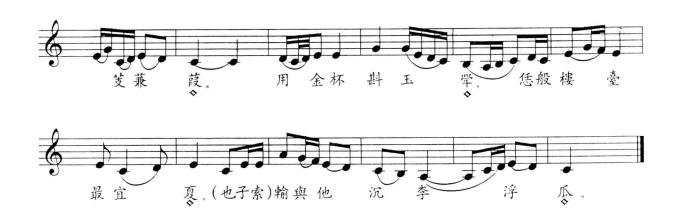
按《太清歌》各套所载必於曲首用"小煞"二句,以承上起下,即次閱、三閱是也。第一閱首無小煞,是為初體,第四、五、六閱之結尾,亦用小煞二句,以存元人造法。刊本或談連下曲之首或脫注小煞,或誤刊七煞,皆非,今為改正。其中間句法不無少异。





按此曲,在元人套中極少,惟張國賓《合汗衫》及此曲,此曲無原套可查,《合汗衫》曲用在一折之末,以當煞尾,句法與此曲相同。





《早鄉詞》二阕惟第五句少异, 餘句皆同。



石竹子



暇,可惜 韶

過了

熬(得)幾多

百歲能



《曲譜大成》云:"按《石竹子》即唐時《竹枝歌》耳。"考《竹枝歌》體乃七言絕句,用拈 不拒平仄, 元人用作北雙角曲, 故稍易其名。









又一體









按《山石榴》, 套曲中必連用二関, 今取六関, 實則三體。凡三字起向者系正格, 五字起向者, 即舊名《幺篇》體, 句法皆大同小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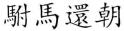








《醉娘子》次閱較首閱,起句作叠,末句變九字句。第三閱首末皆作叠,系增句格,第四閱首句破作五字兩句,是為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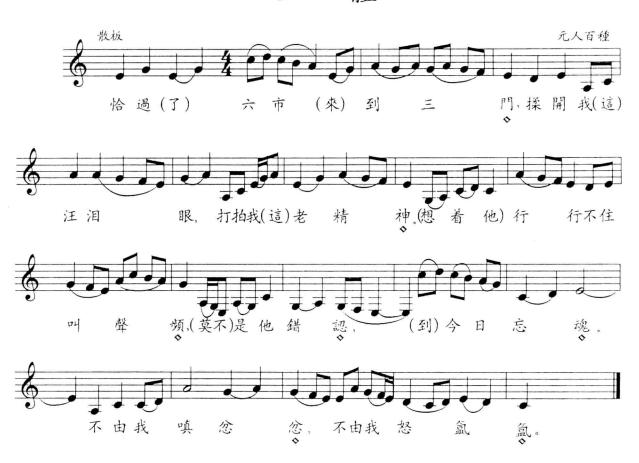


《駙馬還朝》三阕, 句法大同小异, 皆為正體。





你道我 窮到 老,我也有 富 時 分。









《胡十八》首閥為正體。第二閥第四、五句本二字句、此各增二字、作四字句、末二句各增三字作六字句、為近體。第三閥系增句格。第四、五閥句法拈异、漸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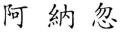








《一錠銀》首閥為正體,次閥惟末句滅二字作五字句,餘與首閥同。第三閥較前格多一句, 乃又一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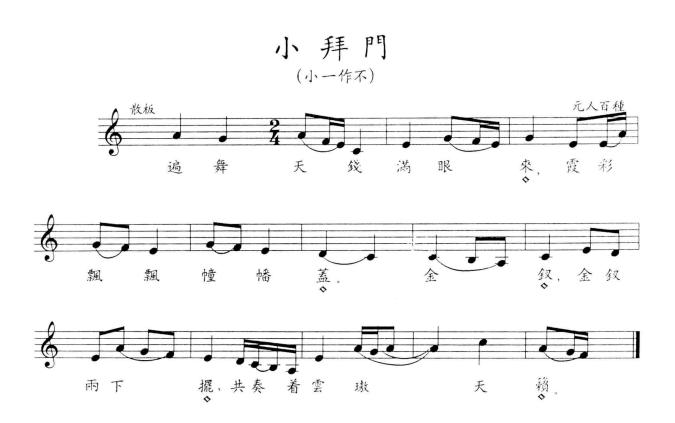
《阿納忽》次閱較首閱惟末句增一字,句法少异。第三閱為增字格。

阿忽令





此曲與《阿納忽》相類,惟起二句及末句各增三字,作上三下四七字句,小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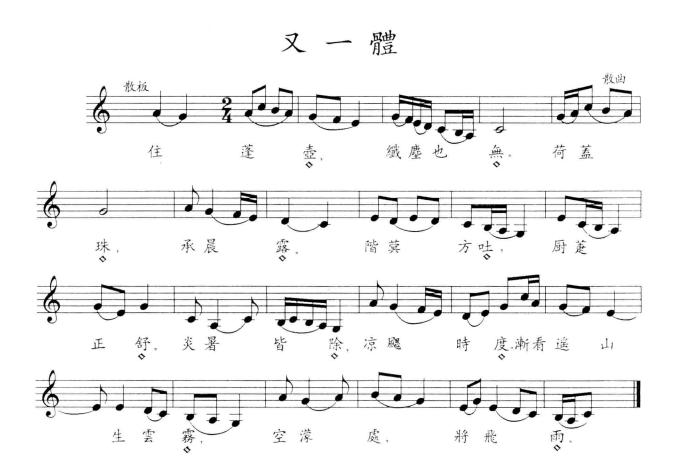




此曲首闊第四句,叠上文二字,應連下三字作五字句為是。次闊減去二字句,首三字概作上 三下五八字句,末句滅作四字句,乃又一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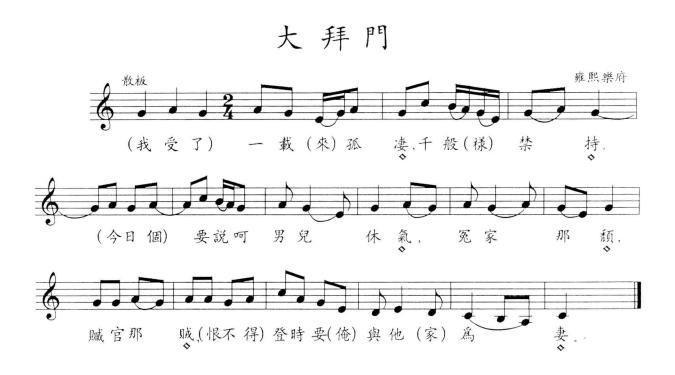








《慢金盏》首関為正體,次関中間增四字一句,三関句法與次関同,惟多總字,皆為增句格。





親

這一段

才,

(正是)

女

貌



也不羅











《也不羅》二阕,惟末句一作五字句,一作六字句,餘句相同。





《小喜人心》首阕為正體。次阕滅去中間四字二句,乃滅句格。





《風流體》首関通章用叠字法,次関皆以實字代之,二體并錄,以備選用。

















《忽都白》系外域地名,取以為曲名也。其體式與《小喜人心》相類,句法小有不同耳。首 関為正體,次関、三関皆為減句格。









《唐古歹》三阕, 句法稍有参差, 皆不出规範。

海天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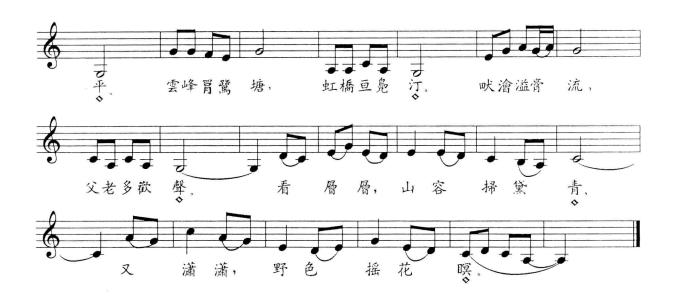


好精神



農樂歌













《海天晴》至《白苧歌》以上六阕,考元人套中極少,惟劉伯亨撰《朝元樂》套中,有此數體,較此句法皆同。











竹枝歌









《竹枝歌》首阕為正格。次阕句法相同,惟末二句拈异,考元曲此體居多,乃為近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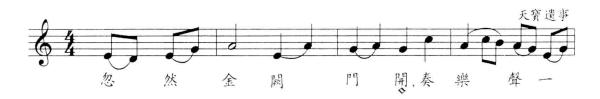
蝶戀花

(一名鳳栖梧 一名魚水同歡)





萬花方三臺











間金四塊玉







减字木蘭花

(一名減蘭 一名木蘭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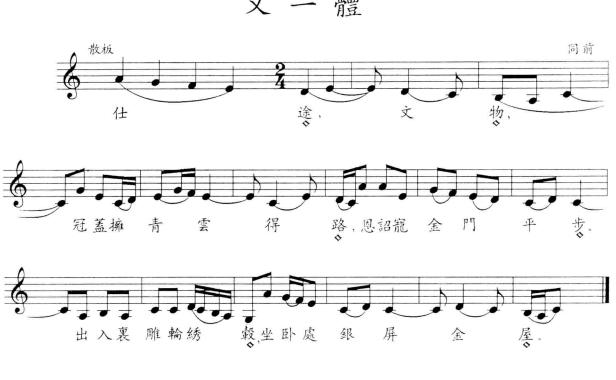


金娥神曲

(一名神曲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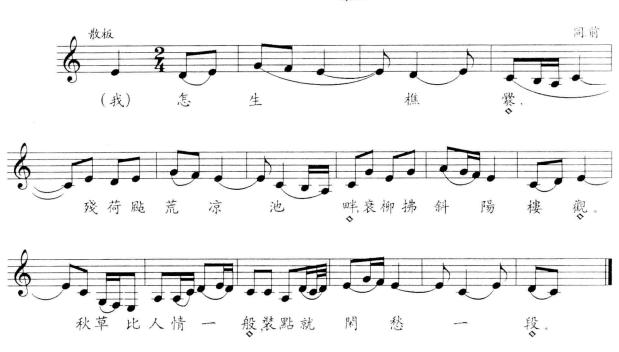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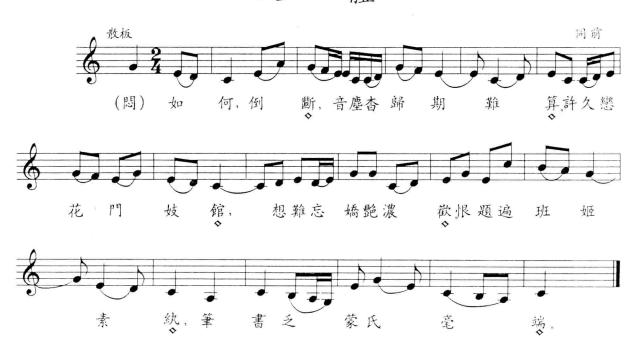














按此曲與《神曲纏》本系一體。首至四閱,元杜善夫撰;後四閱,元曾瑞卿撰。舊譜止收杜 由一閱,題作《金蛾神曲》。將曾曲四閱合為一閱,名《神曲纏》。今查《廣正譜》載杜曲四閱較 曾曲不無少异,則曾曲亦當分為四閱無疑也。

腕,腹 中愁

堆

垛

瘖,

病

釧鬆冰



舊譜及《廣正譜》皆收楊景輝小令《生查子》作《捣練子》。今考《元人百種》此曲注《捣練子》,較彼句不同,必系前人偶誤無疑矣,今改正。

一緺兒麻









《一綱兒麻》舊譜失收,《廣正譜》注缺。今考元吴昌齡撰《西天取經·胖姑兒》劇,有此體,與此屬句法相同,今補入。

楚雲深







此體舊譜題作《捣練子》,非。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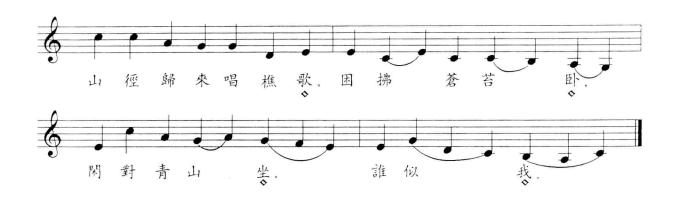


















此《快活年》與黄鐘調《快活年》迥异。首闋第二句較後四阕少异,餘者皆同。



大德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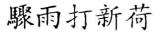


十棒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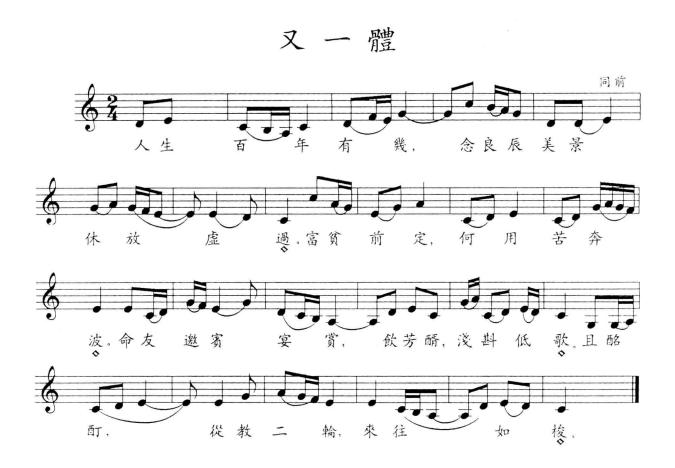


此曲系元人小曲, 起作四字四句, 以下凡作一七、一四句者四追, 其七字句, 随意叠字, 變作長句, 不拘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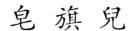


《驟雨打新荷》系元遺山小令,舊譜止收前闋,且改易字句,今按詞譜考正。





此曲舊譜末句作"不見蝴蝶來,蝴蝶來。"竟似视"不見"二字。按文義,"不见"二字不愈作视,則"蝴蝶來"三字亦不應作叠,今刪去。



(皂一作酒 與越角不同)





枳郎兒







《枳郎兒》句法似商角《浪裹來》,元人套中并無他曲可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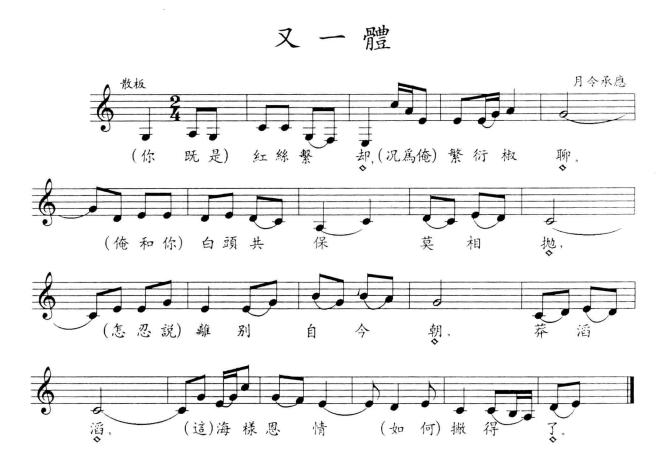
此曲諸譜皆注元康進之《黑旋風負荆》。查《元人百種》刊本未載,無從考正,始存之以備一體。

存之以備一體。

華嚴贊







《荜嚴赞》首関即《荜嚴經卷》末尾赞,故以為名,此為正體。次関句法相同,惟末句少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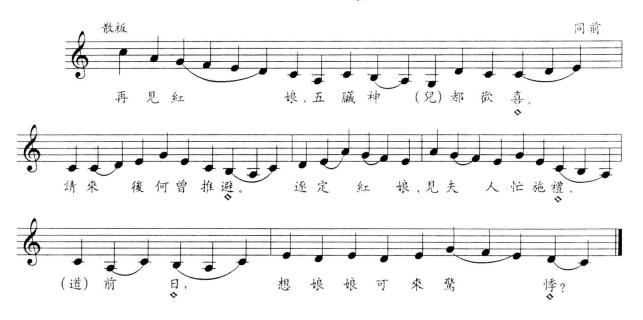


按此関與詞《玉樓春》同體,舊譜注大石角,亦注雙角。審其音應入雙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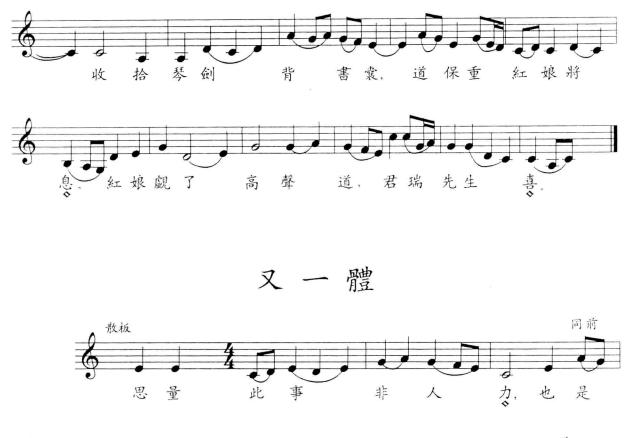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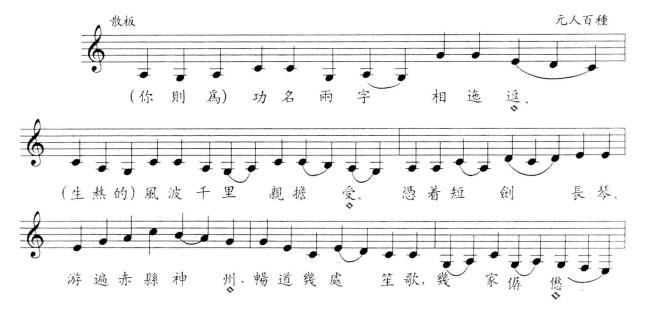




以上《惜奴嬌》至《御街行》数阕、諸譜不載、今錄入以廣其式。

鴛鴦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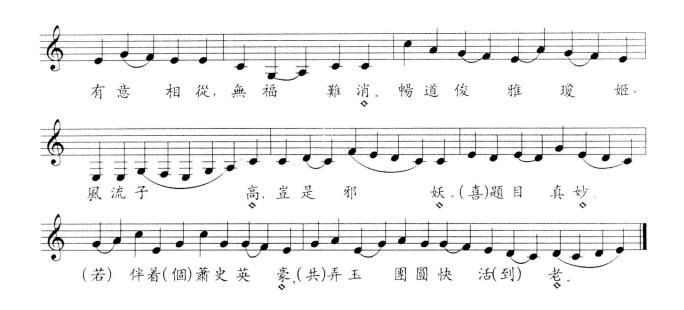




























《鴛鴦煞》十阕, 首閱至第七阕, 前半段句法相同, 皆在"暢道"後逐渐變换。第八阕"暢道"移至第三句, 以下句法漸异矣。第九阕、十阕, 惟首末相同, 中間句法參差不一, 另成一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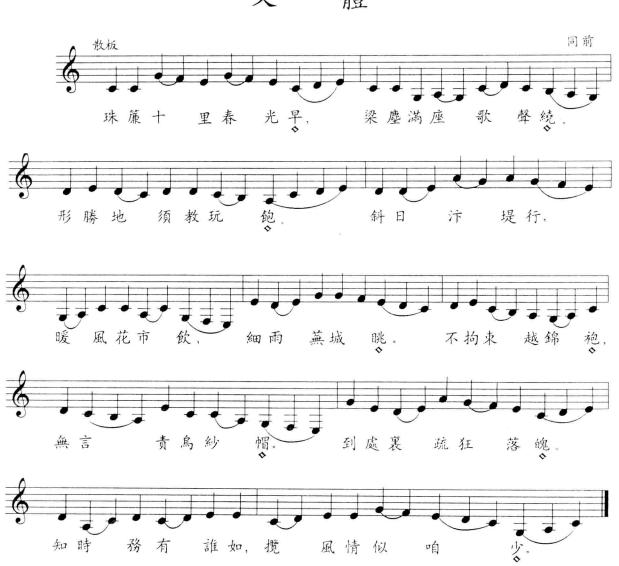














《離亭宴煞》六阕, 句法各异, 亦復各成其體。

歇拍煞



離亭宴帶歇拍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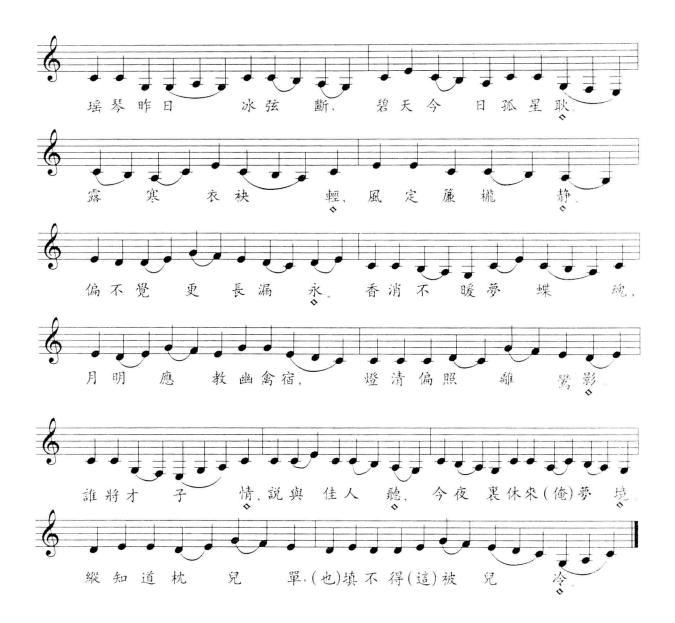












鴛鴦帶雜亭宴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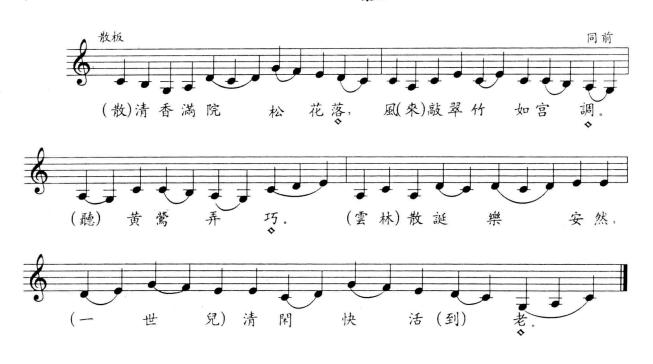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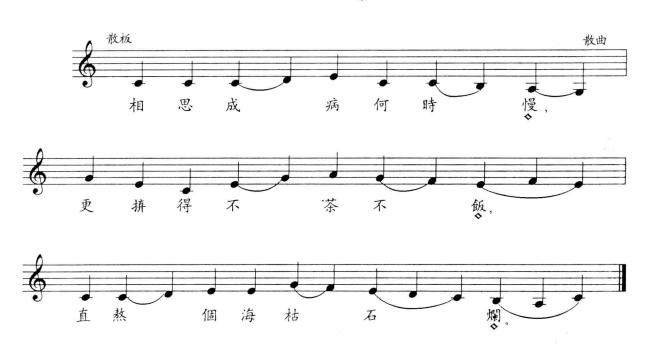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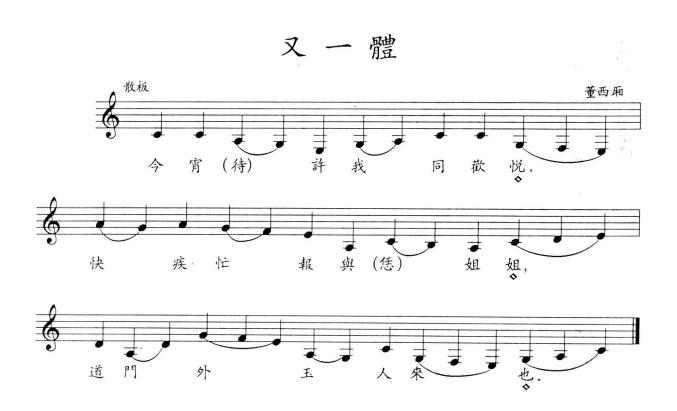
此二関僅見於諸小套,而《元人百種》大套內,未嘗有也。













又一體







按《煞尾》第一用《鴛鴦煞》首四句末二句合成。第二用《鴛鴦煞》首尾各二句合成。第三、四阕用《離亭宴煞》首尾合成。刊本名《轉調煞》。第五、六阕與前體不同,此第二句皆用上三下四句法,却與南雙調《有結果煞》相同。以下三阕為增句格也。

[附録]



此曲減去叠句, 與南詞句法無异, 將本調幾廢矣。斷不可為法。

撼動山



此曲據《北詞廣正》云: "《漢東山》即《撼動山》。"及較高宮之《漢東山》又不同。與南詞自家名號《活閻羅曲》亦少不同。《牧羊記》亦作《凱歌》,度作北腔。相沿已久,今從時尚,始 存附錄。

水仙子带太平令





此曲查《孤兒記》原題《窣地錦》、《八義記》原題《鋪地錦》。北調宮譜并無是名、今依《北詞廣正》為《水仙子帶太平令》、句法雖有少异、然不出規範。

水仙子带折桂令





沽美酒带太平令





此《沽美酒》末句,系又一體格,但《太平令》首二句,與本調有變,不可為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此曲雖句法稍合, 第嫌句韵夾雜, 終不可為法。

浪淘沙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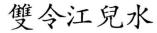








《浪濤沙》本南词, 唱作北腔已久, 故收入。前二曲末作叠句, 系演劇者之作意, 非主格也。 後二曲系南唐李後主詩餘全関, 分作二曲。









醐,

醍

燈

下

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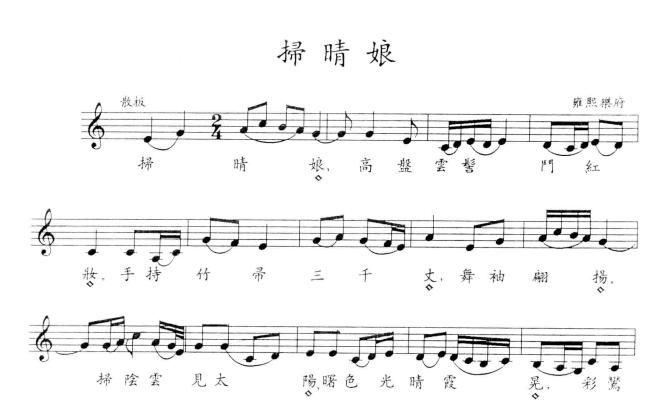
時節)

(這

毹,



《雙令江兒水》, 本系南詞, 不知始自何人將此首句及十一、十二句具作叠句, 唱作北腔。由來久已, 決雜復古, 今從時尚姑存之。













此曲見於《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編。較句法, 前四句即《殿前徽》, 後四句却似《山丹花》, 今附錄於雙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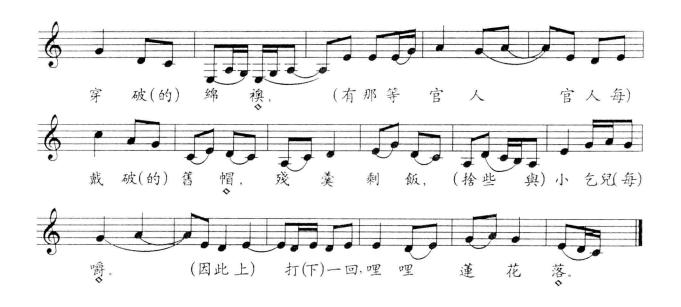




坊本談刊,故相傳皆訛為《沽美酒》,按此一段,實《雁兒落》三関也。今為考定。







此段前四句系《雁兒落》全阕,"最苦是冷雜熬"至末乃《梅花酒》之又一體也。







醉太平



蓮花落









蓮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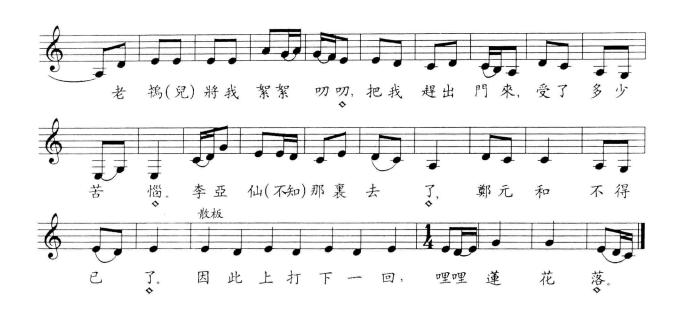




蓮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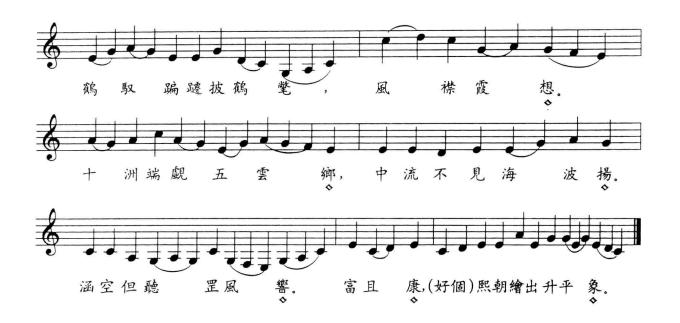
此一段實數唱調,全用排句,時行度作仙呂調《青歌兒》聲調,至收結仍轉入本調。此亦度 曲轉變,既不合格,故聲調亦隨其便也。

[按以上自《三轉雁兒落》數曲,昆曲《綉襦記》唱作小工調 (D調)今依其聲,故為 D 調。]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六十七

雙角套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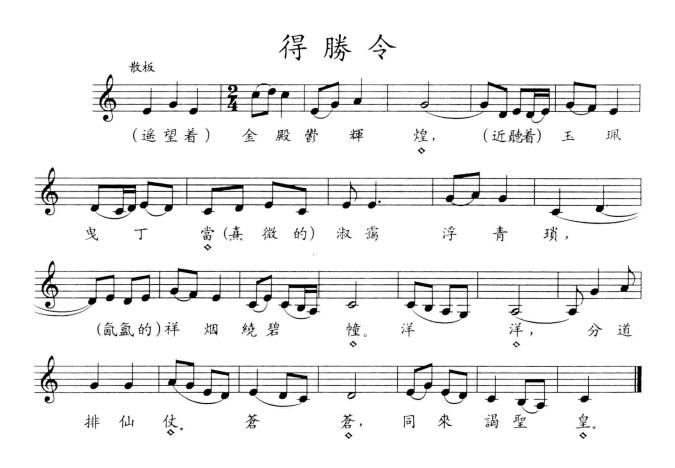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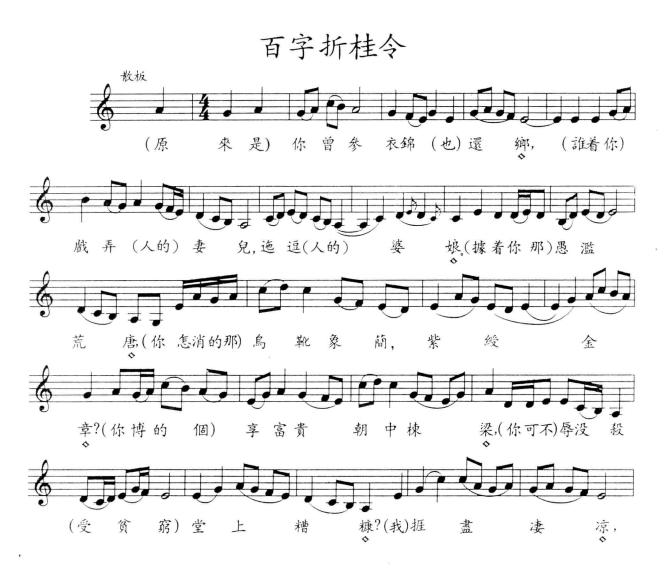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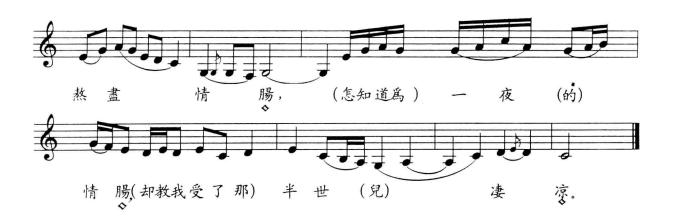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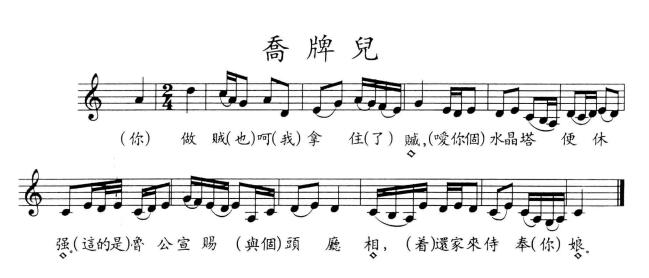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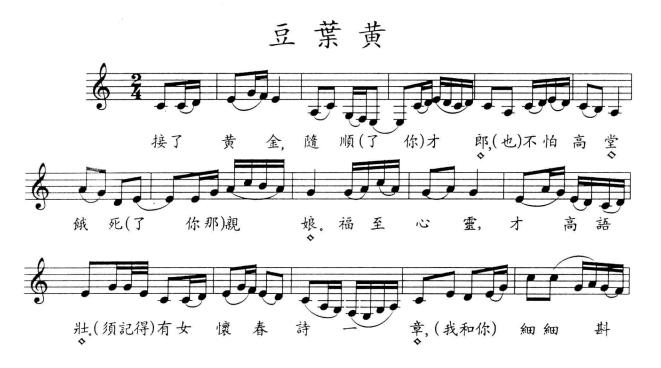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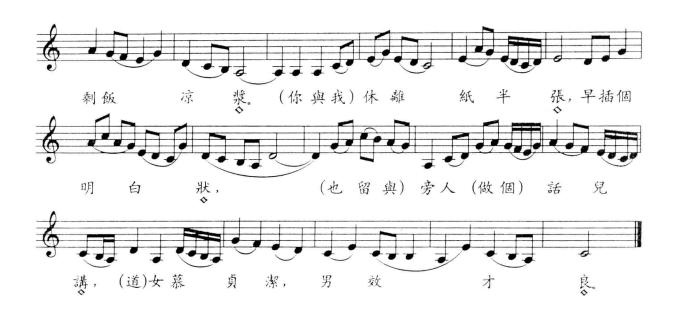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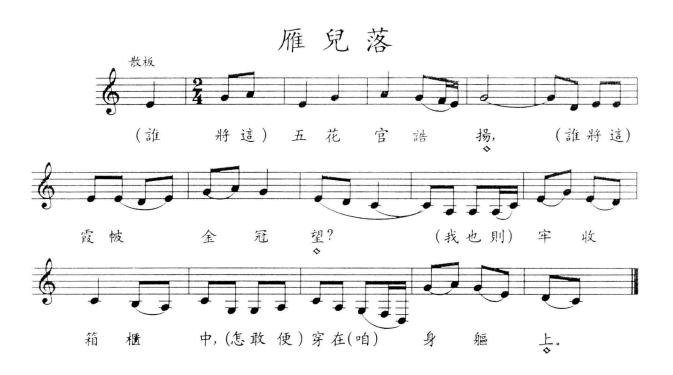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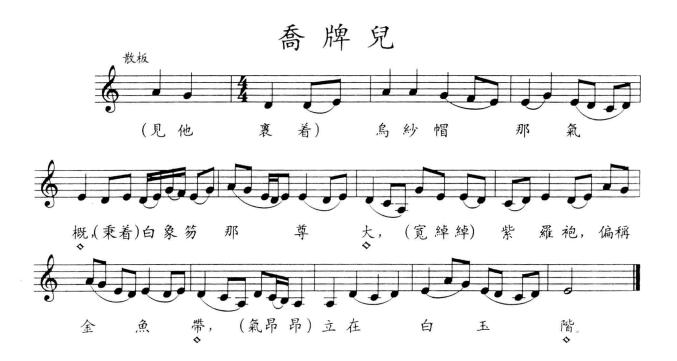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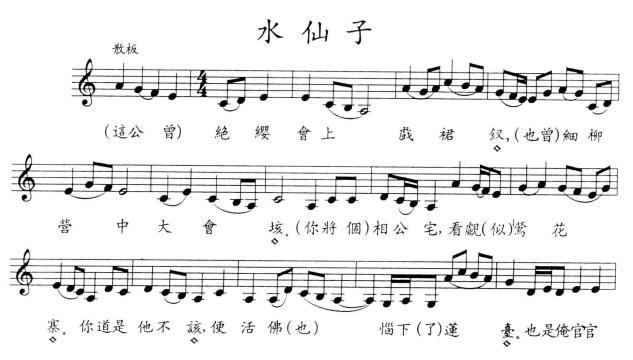
《鴛鴦煞》第七、八句或作四字一句,三字一句,或作四字二句,或并作七字一句,體式不一。此則作三字二句,格式又復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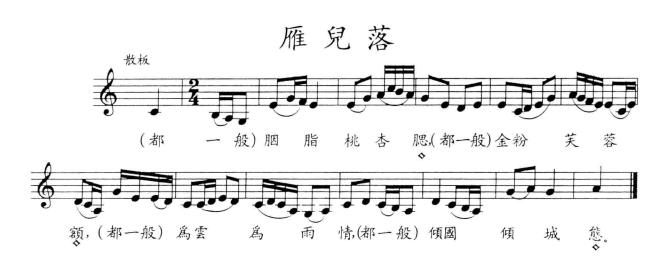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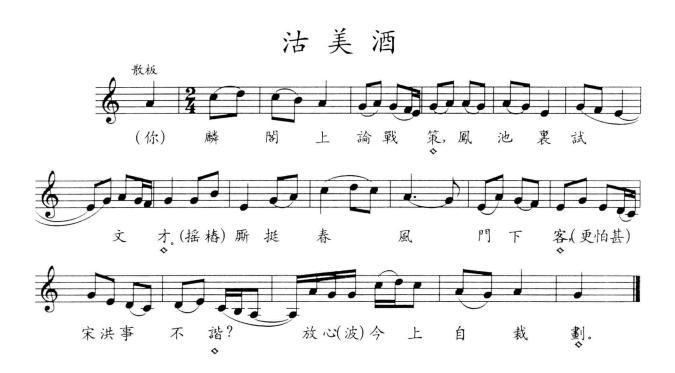


















此調元曲中極少,惟王實甫《西廂》注越雙角,作《小結煞》,據《弦索譜》云:"在某宮調即隨某宮調唱法。"僅見此套之尾,餘未之見。前《滴滴金》脱去中間四字二句,體式少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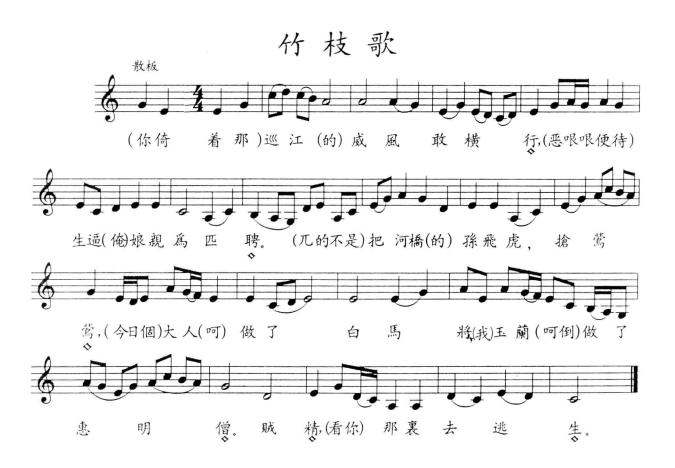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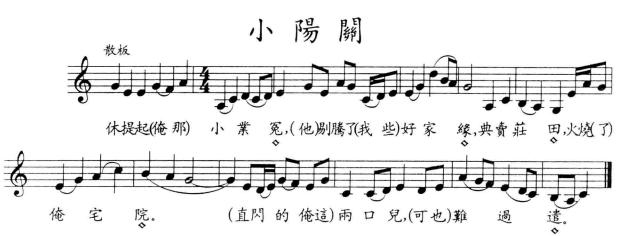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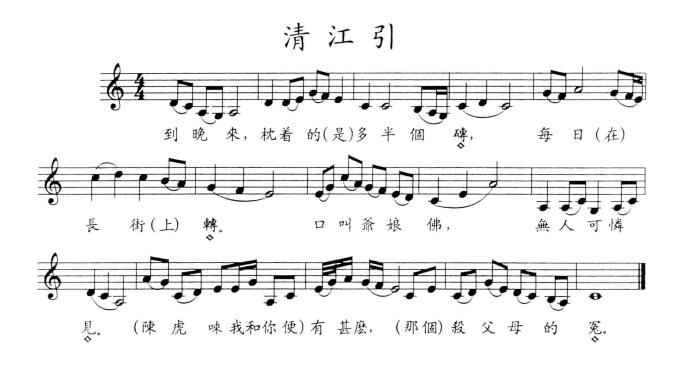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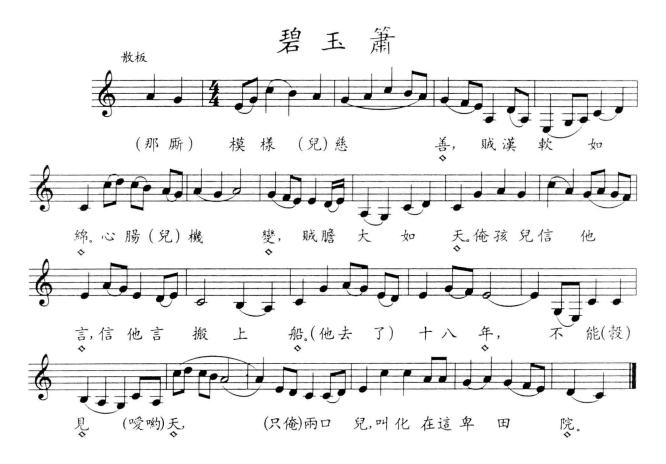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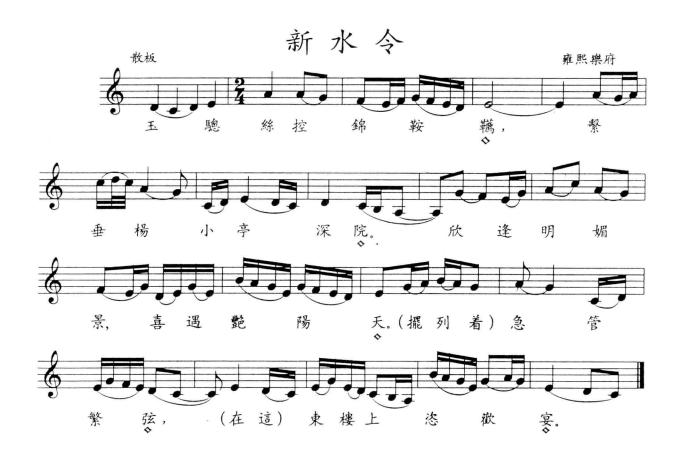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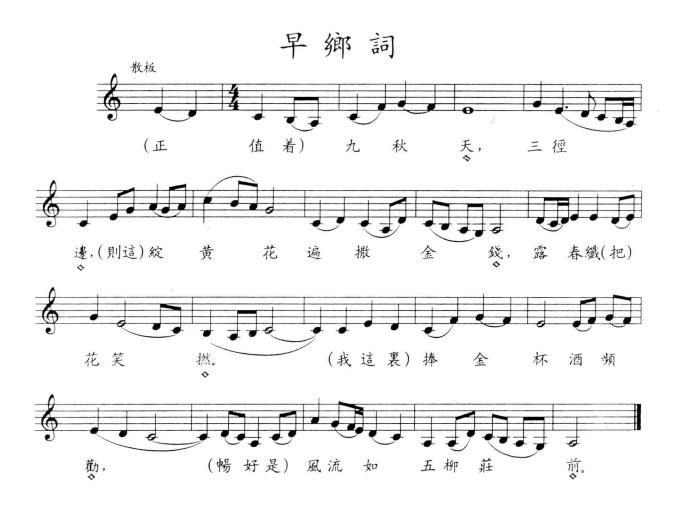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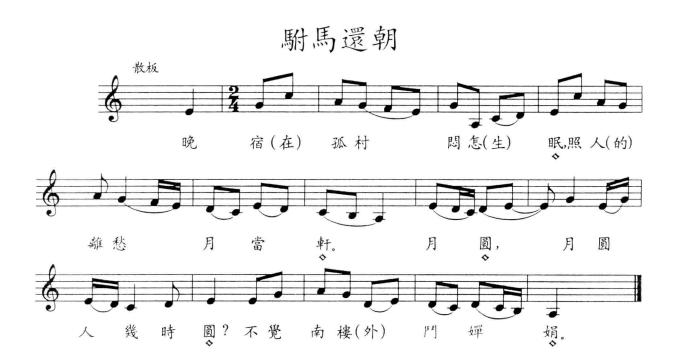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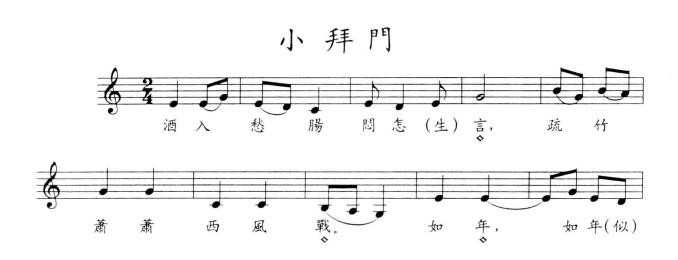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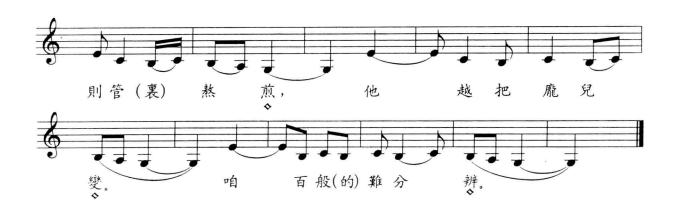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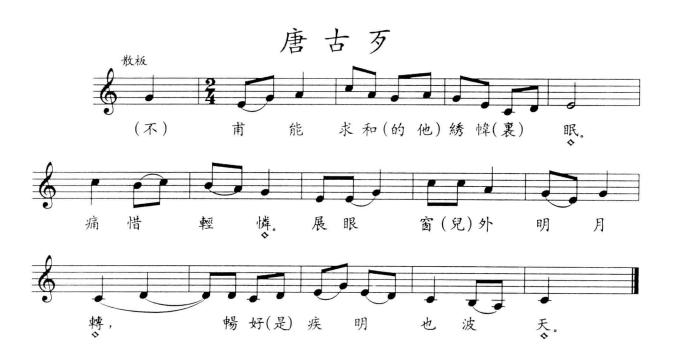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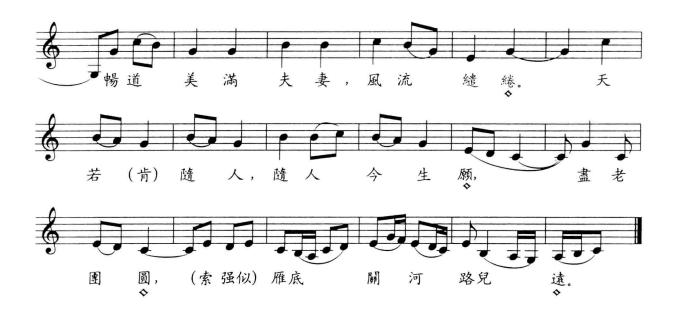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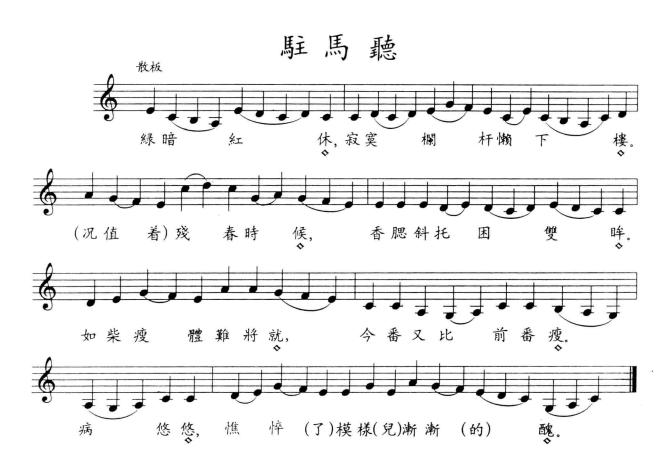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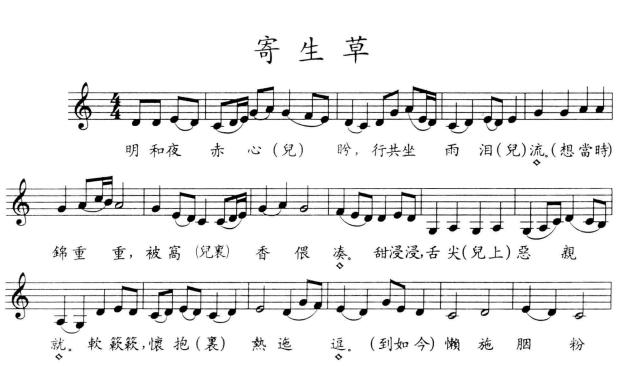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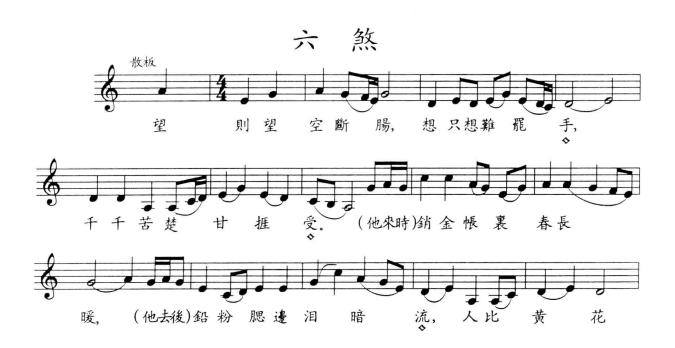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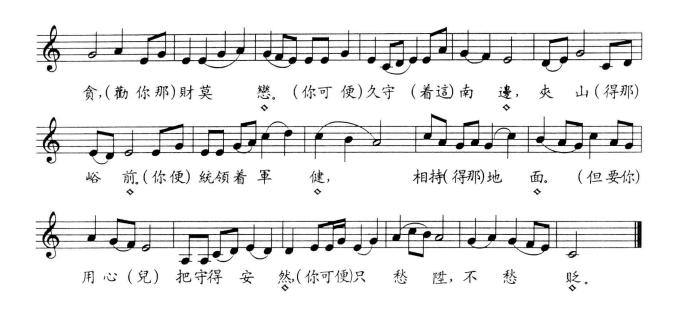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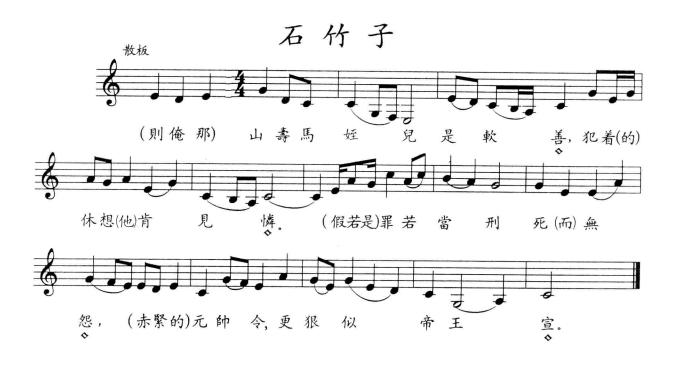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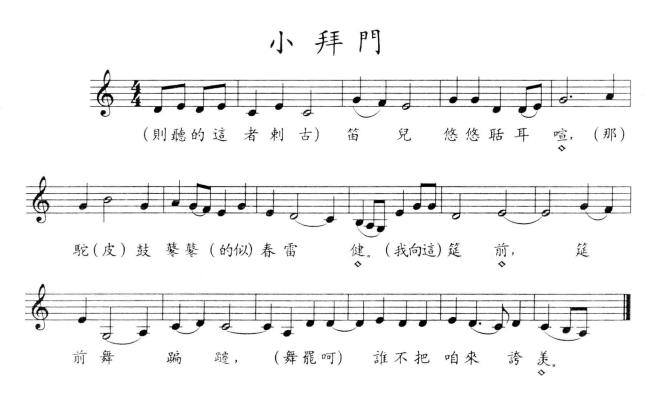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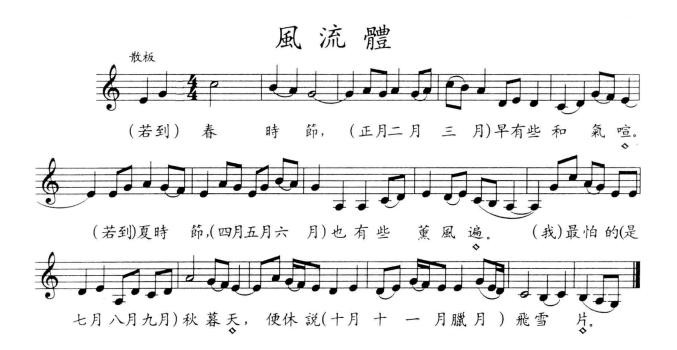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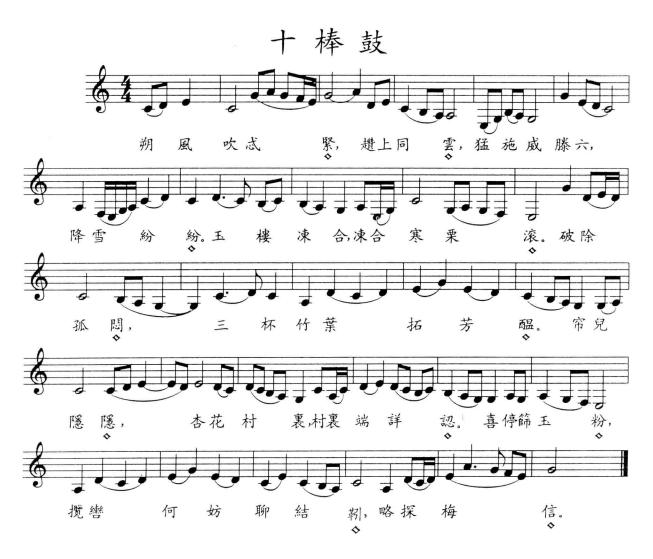


此套《小喜人心》、《月兒譽》、《風流體》、《忽都白》四閱,考《北詞廣正》句法與《元人百種》有异,及考《詞林摘艷》所收此套,句法亦與二本少不同。疑臧晉叔翻刻《元人百種》未免 將原文改易,故與諸譜所載各异,此四體照《北詞廣正》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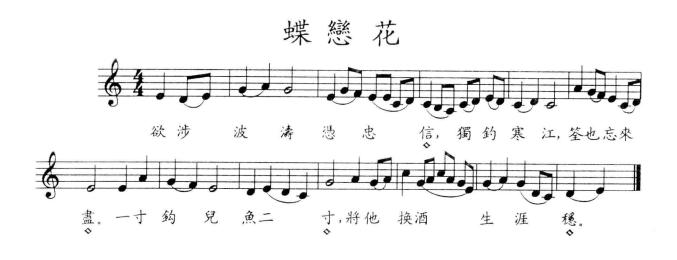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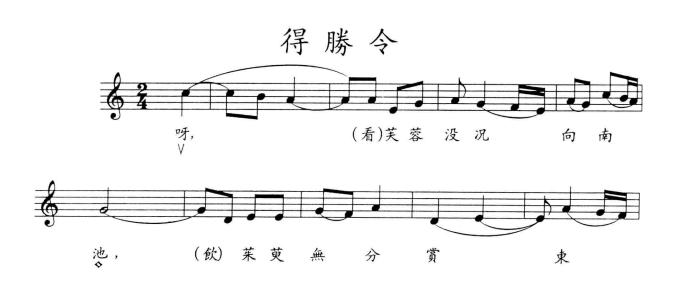


































此套系元人瞽者劉伯亨所撰,系琵琶調,其《沙子兒》、《攤破清江引》、《海天晴》、《一機錦》、《好精神》、《農樂歌》、《動相思》、《白苧歌》等曲,止有此套。元人諸曲中,并無對格者可較,諸譜所載,互有异同,今依《北詞廣正》、細為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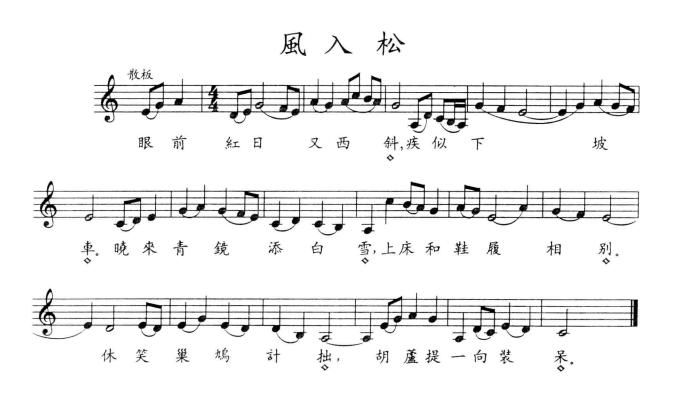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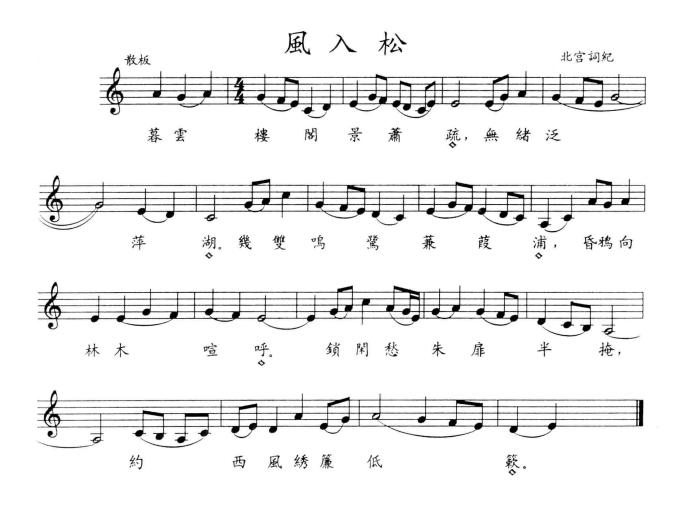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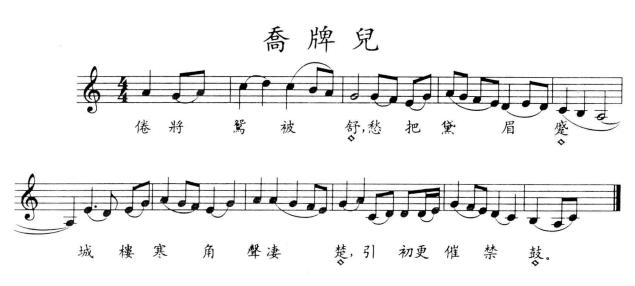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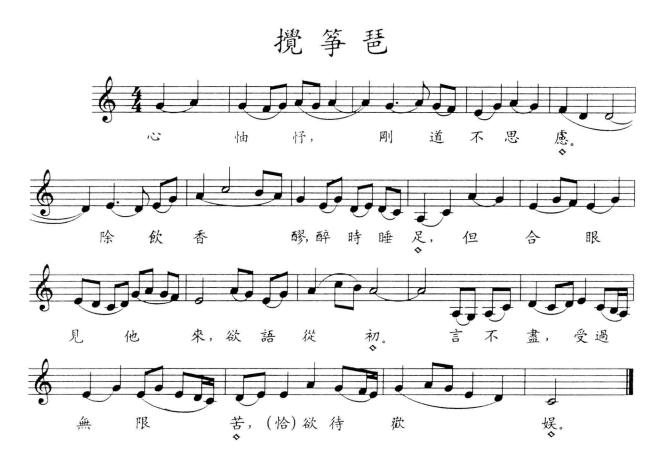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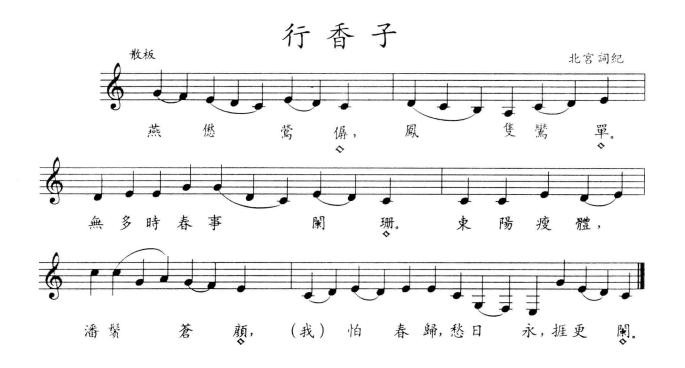






鴛鴦帶離亭宴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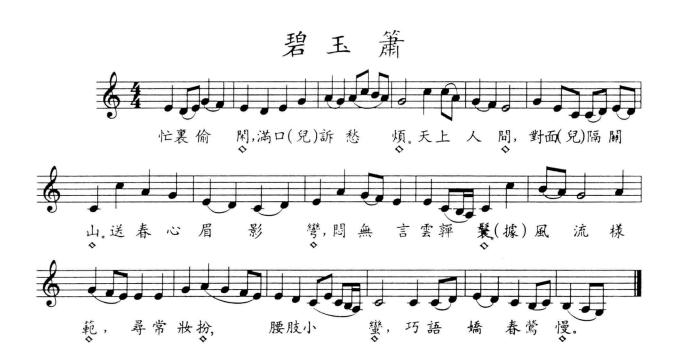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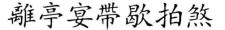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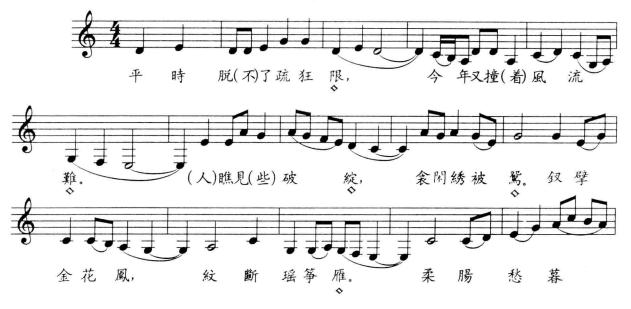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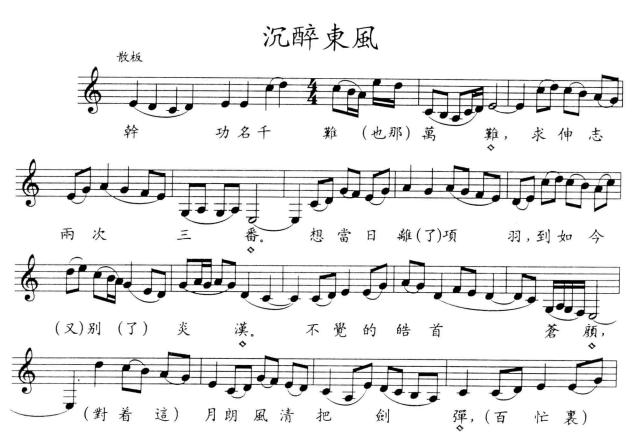


前《錦上花》又一體,舊譜與作《小陽關》。按元人套曲中多有用《錦上花》二閎者,此何獨不然,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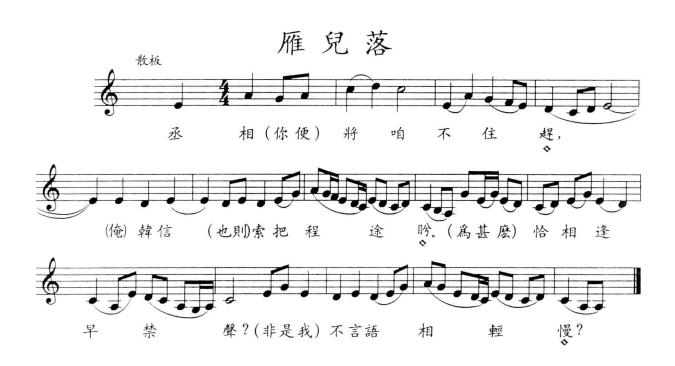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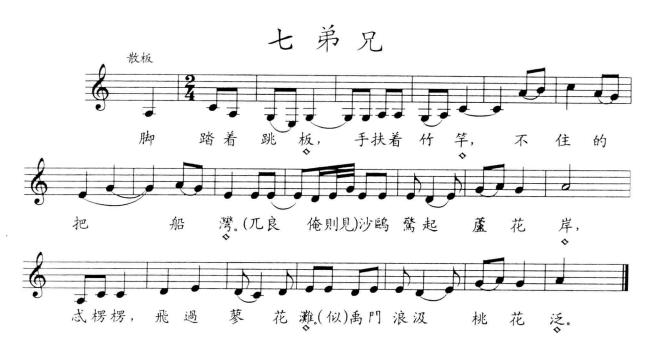






















《收江南》第四句, 時尚有作叠唱者亦可。《梅花酒》之首句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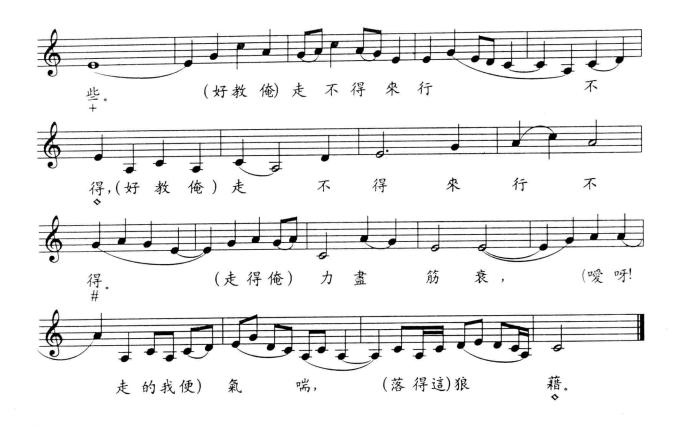


前《雁兒落》末二句作上三下四七字句, 與諸曲不同, 乃又一體也。《川撥棹》第五、六句颠倒句法, 末句拈异。

(按《納書楹》收此套題為《胖姑》,今昆曲仍沿此题。又《納書楹》以首曲《豆葉黄》"其言不雅",而未收錄。)

























此套非吳昌齡所撰,據《廣正譜》注無名氏撰。《唐三藏》劇,原本已失,無從考證,度其文義,必是元人之筆。此曲相傳已久,向無題。《廣正譜》雖分句段,牌名即《豆葉黃犯》、《春閨怨犯》,皆為牽強。今細為分析,重定牌名。惟《豆葉黃》多第七七字一句,與正體少有不同。餘體皆合,按格考定。

(按此折正為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記》劇,《九宮大成》作者因將楊景賢《西游記》劇與 《唐三藏西天取經》劇相混淆,故致此誤。)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六十八

雙角合套

北新水令



南江頭金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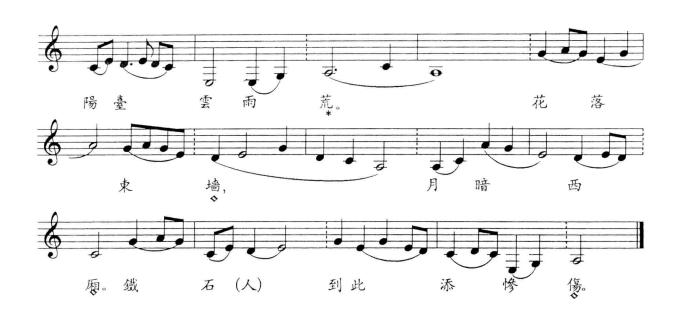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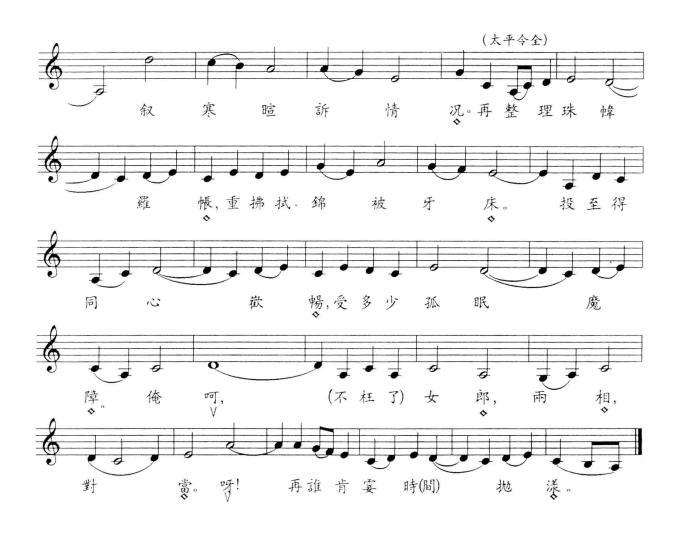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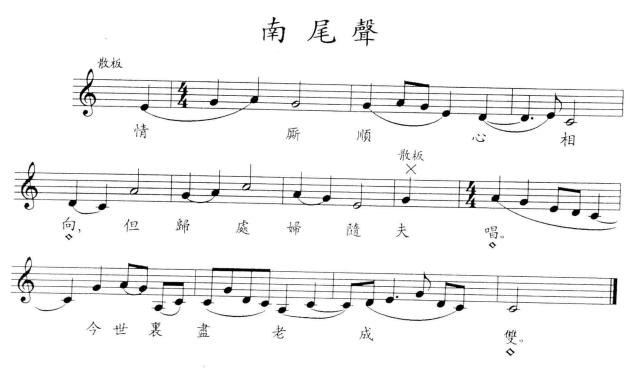
南孝南枝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







北新水令



南雙令江兒水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





南曉行序



北川撥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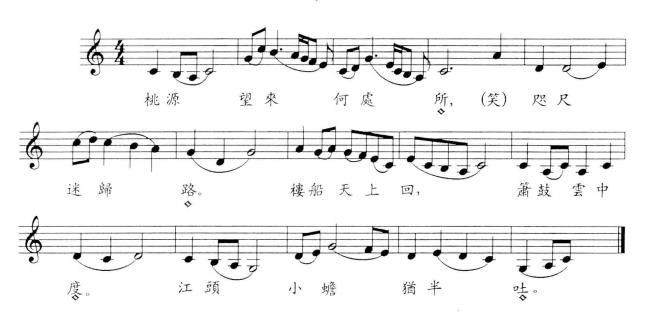


南孝南枝





北清江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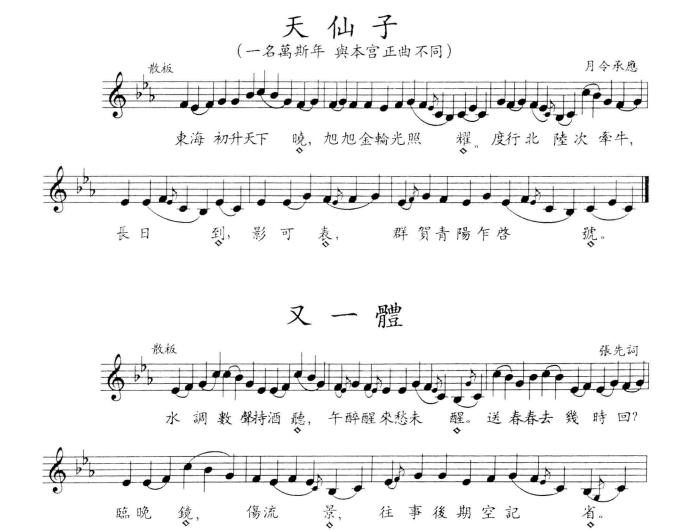


南有結果煞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六十九

黄鐘宫引





《天仙子》首闋系半闋,次闋系全闋,二體備錄,以廣其式。







《點絳唇引》第一系半闋, 第二系全闋, 各具一體, 以備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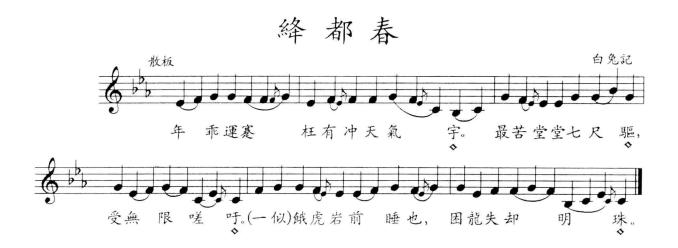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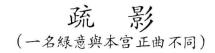
《玩仙燈》四阕, 雖句法長短不一, 亦復各成其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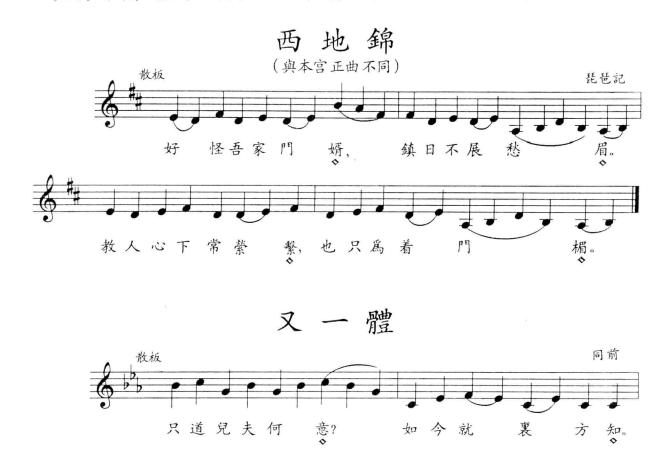








《疏影》首関為正體, 第二関惟末三句, 四字句變作七字一句, 六字一句, 此為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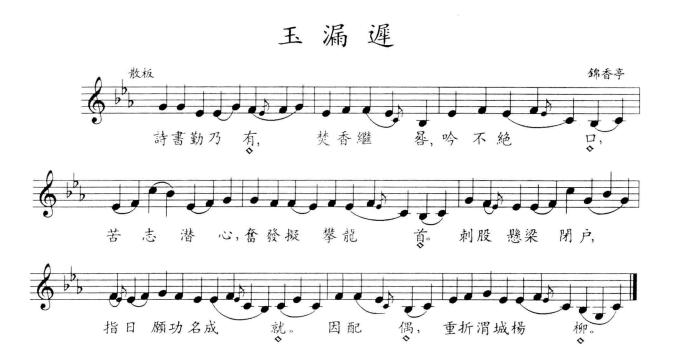


《西地錦》三関, 前二句皆同。後二句各有參差, 并錄入以廣其式。





《女冠子引》首関為正體,次関較首関脱第六四字一句,第八六字一句。末句首関為八字雨 截句。次関變作六字二句,此為又一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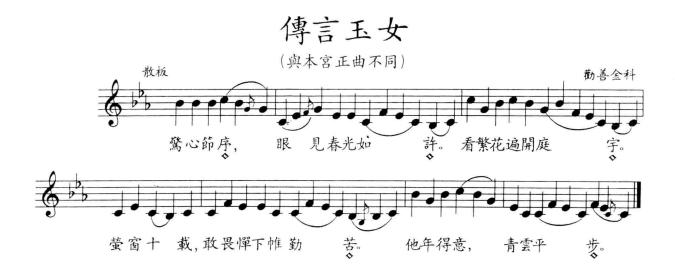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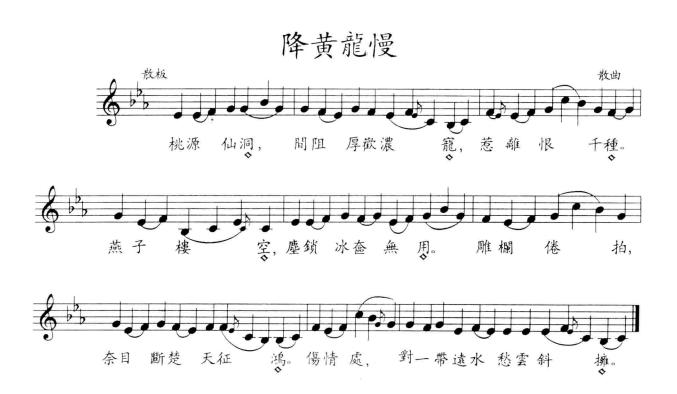


《瑞雲濃》一閱句法大同小异,皆另自成體。按前人另有《西廂》,其全帙失考,僅傳"月下聽琴"一套,即《瑞雲濃》、《絳都春序》、《出隊子》、《鬧獎樓》、《滴滴金》、《畫眉序》、《啄木兒》、《三段子》、《滴溜子》、《下小樓》、《耍鲍老》、《尾聲》數閱也。其詞載於《雍熙樂府》、《南音三賴》及摘采於《啸餘》、《南詞定律》等譜, 賞音者謂是元人手筆, 蒼老處自非後人所及。《南音三賴》注為《古西廂》,今仍其舊名,以有別於《六幻西廂》也。





《傳言玉女》首関計七句,次関計八句,二體并錄,以備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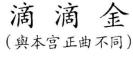
















《滴滴金》第一系全阕,第二乃半阕。或用全阕、半阕,填詞家審其所當。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

黄鐘宫正曲





































《絳都春序》十阕,體式各异,凡四字起句者,為正格。二字起句者,舊名《换頭》也。末二阕诸谱皆入集調,惟蔣譜歸入正曲。其合頭"鼻中"二字下,有"只覺"二字,作四字句者,非。仍依蔣譜歸於正曲,為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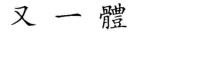
















《書眉序》首二関五字起句者, 時尚通行, 第三関三字起句者系古體, 第四関變作六字起句 乃南北合套格, 雖有不同, 皆為正體。







《疏影》首関為正體, 次関二字起句者, 舊名《换頭》也。





















《啄木兒》首二閱為正體,第三、第四閱首尾句法與前體同,中問各有參差。第五閱較正格惟末二句拈异,餘皆同。第六、第七閱考《南音三翰》、《詞林逸響》、《吳歈翠雅》等篇皆為集曲,據《曲譜大成》云:"此系古格,元人套中極多,句法大异前體。"查《雍熙樂府》亦作正曲,今從之。

三段子













《三段子》首閱為正體,第二、第三閱惟結尾滅作七字句,餘句皆同正格。第四閱與前體不同。按《詞林逸響》、《吳歈》等篇,皆作集曲,但本調第二、第四句具系上三下四句,此作六字 雨戒句,當為《三段子》之又一體,第五閱《金印記》曲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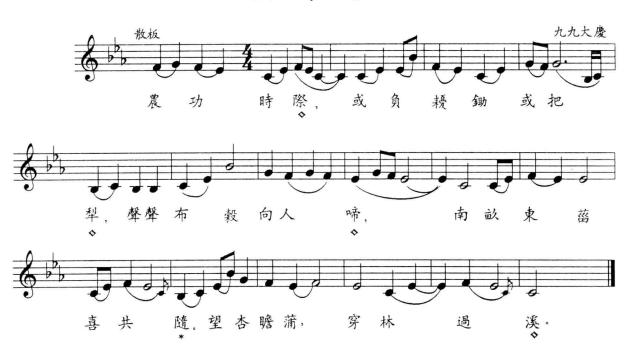






《歸朝欲》前二関惟第八句一作八字句,一作九字句,徐皆同。第三関較首関,第三、第七句俱減作二字句,是為又一體。

出隊子











《出隊子》首閥為正體,次閥末句增二字,作上六下四十字句,惟此小异,與首閥同。第三 閥第二句本上四下三七字句,此作六字折腰句,末句本八字雨截句,此作上四下三七句,體格有 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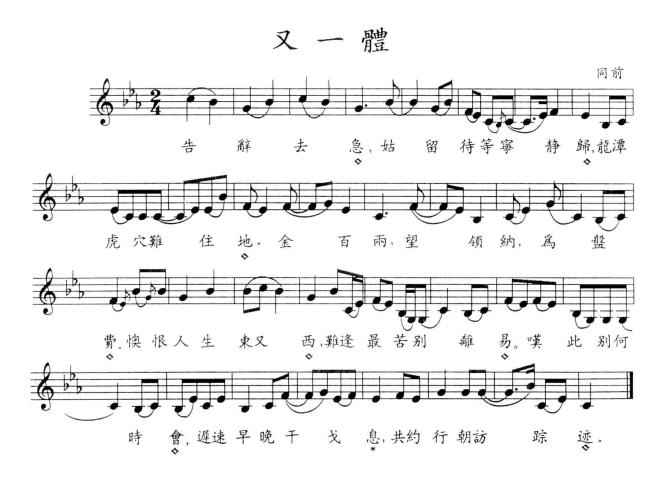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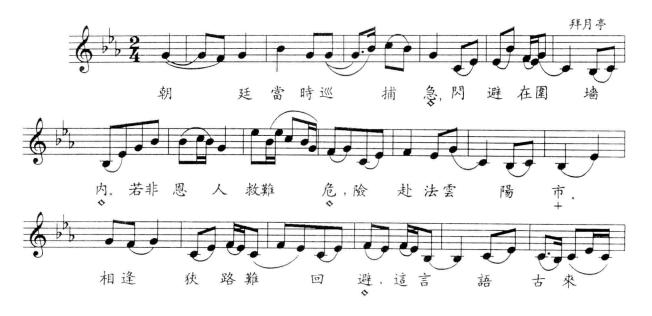




《鲍老催》前三閥惟次閥結尾增一字,作上四下三句,餘者皆同。第四閥多結末兩句。時尚 通行,將末二句改作尾聲,非,今照刻本改正。第五閥較首閥多第二七字一句,第三句減一字作 六字句,乃變體也。























《耍鮑老》首閥為正體。第二閥末句應六字兩截句,此作上二下四句,小异耳。以下四閥句 法多寨變換不一,皆系變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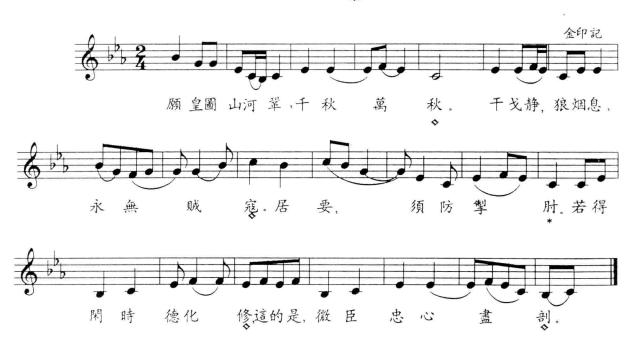
滴溜子



又一豐





























《滴溜子》首閱為正體,次閱惟第九句滅作三字句,餘與前格同。第三閱較次閱惟末句稍异。 以下五閱句法較正體大异,皆為變格。其《牡丹亭》由,原本少末一句,後續"仰仗天威,殄滅 房首",補成全閱。恐失其舊,今仍錄原體存之。











《鬧獎樓》首闋為正體,次闋惟末句增三字作十字句,徐與首闋同。第三闋前半闋與正體同, 後半闋有异,且中閒脱去一句,是為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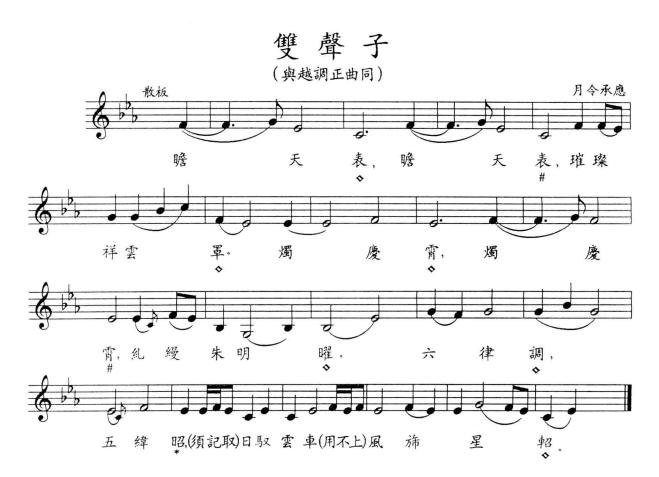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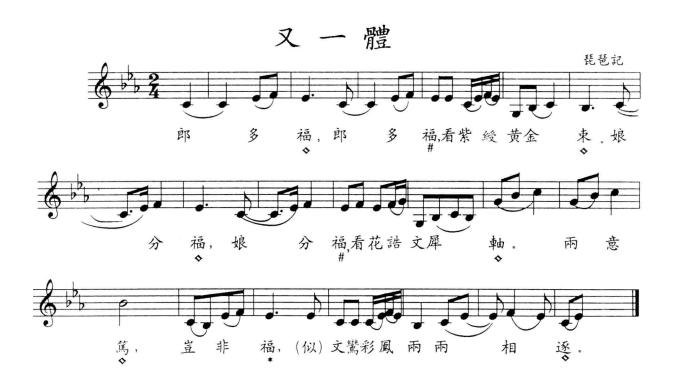


以上四闊, 首、次関為正格, 第三、四関句法較前曲稍异, 乃又一體。









《雙聲子》二阕,惟第三句及第六句一作五字句,一作六字句,然皆系正格也。









《雙聲叠韵》即《雙聲子》古體,惟多第七、第八三字二句,論格用叠句方合。第三関逐句之上皆增二字,且多第十一四字一句,乃變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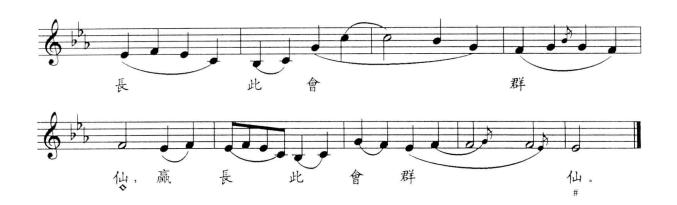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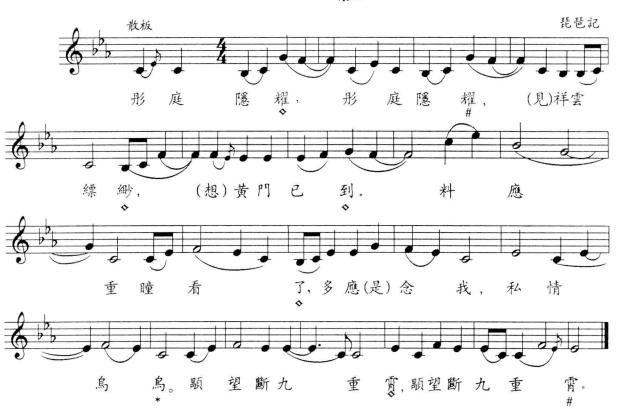


《門雙鶏》七関句法各有不同,皆另自成體。末三関《雍熙樂府》誤作《鬧樊樓》,今改正。























《神仗兒》作叠句者,乃古體。不作叠者系近體。前三闋具系正格。第四闋第四句較前體拈 异。第五闋與正格迥別,此調僅見。第六闋亦系古體,惟少第六八字一句耳。









《賞宮花》三闋同體,惟第四句第一陽、第三闋皆作三字句,第二闋作五字句,惟此异,餘 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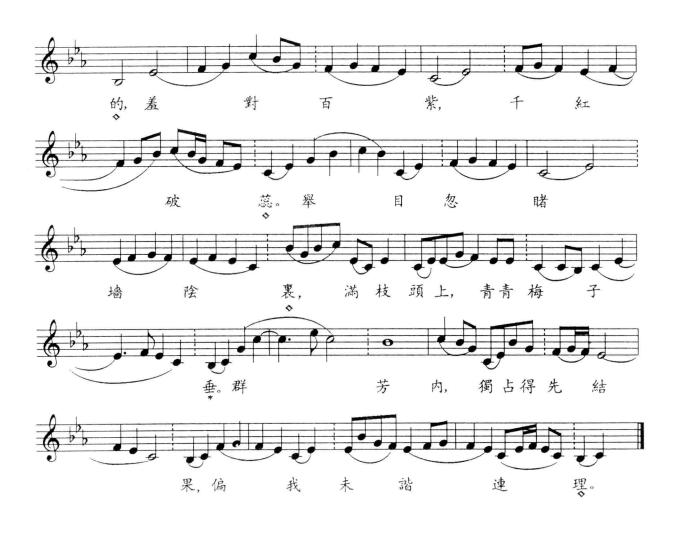
















《水仙子》四阕, 體式不一, 并錄入, 以備其格。





《刮地風》二阕體式相同,惟末句一作五字句,一作六字句,小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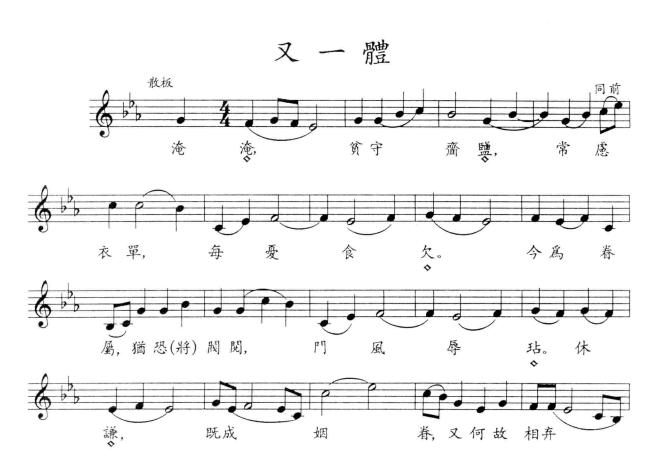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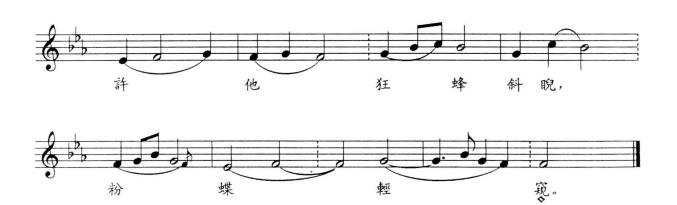
























《降黃龍》十阕,凡四字起句者,俱系正體。二字起句者,舊名《换頭》也。其《拜月亭》、《荆釵記》及《琵琶記》等曲,句法雖有參差,皆不出規範。其《明珠記》與《西廂記》曲,減易字句,格式各异,乃另一體,終不可為法。



























又一體



《黃龍哀》首閱為正體。次閱惟第四、第五句與前閱稍异,亦不失為正格。第三、四閱句法 較次閱同,惟首句不叠,刊本作《衰遍》,亦有作《金龍哀》,但無別曲可考,當作《黃龍袞》又 一體為是。以下六閱字句增減變換不一,皆屬變體也。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一

黄鐘宫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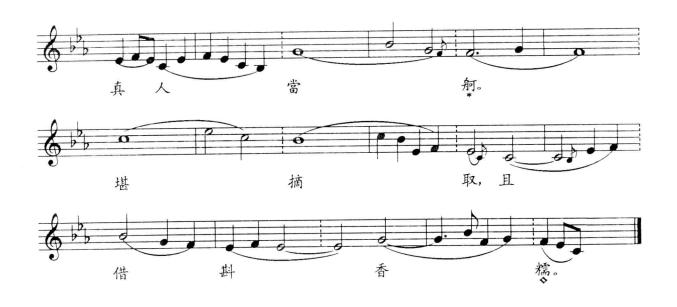


















《玉漏避序》前四関同, 為正體, 惟末句首、次関系七字句, 第三、四関作五字句, 小异耳。 第五、六関末句變為六字句, 且第五句滅作六字句, 乃又一體也。









(此曲"聽"字工尺原失)。

























難

度

窘

貧

家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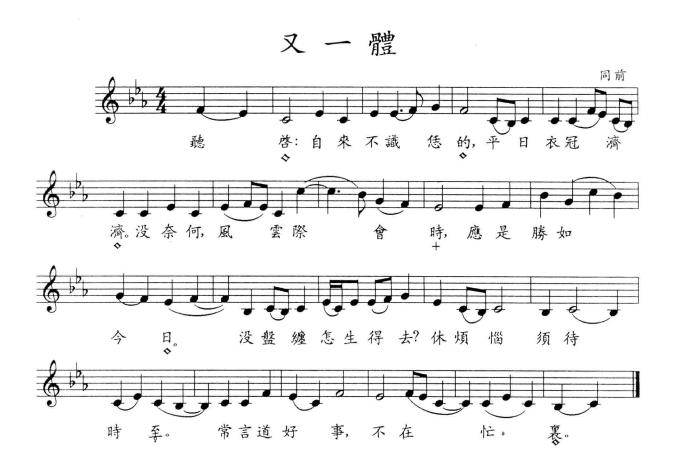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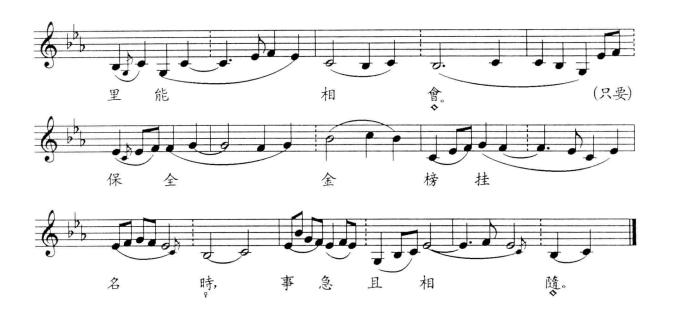


《狮子序》凡二字起句者, 舊句《换頭》也。共收十三阕, 體格各异, 并錄入, 以備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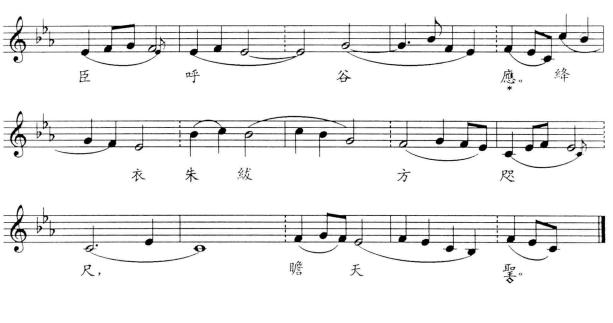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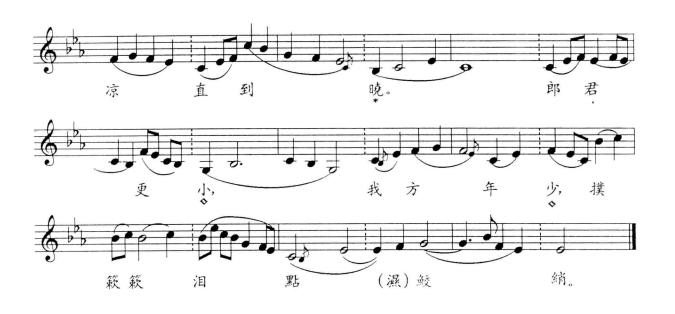
《茶蘑插金鳳》二曲同體, 惟第四句, 一作七字句, 一作六字句, 小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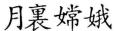


















《月裏嫦娥》首、次闋同體, 第三闋惟第四句及第七句較前格稍异, 然亦不出其規範。















《恨更長》二阕中間句法雖有小异, 然皆屬正體。





(本卷内諸詞,《碎金詞譜》皆標為小工調,即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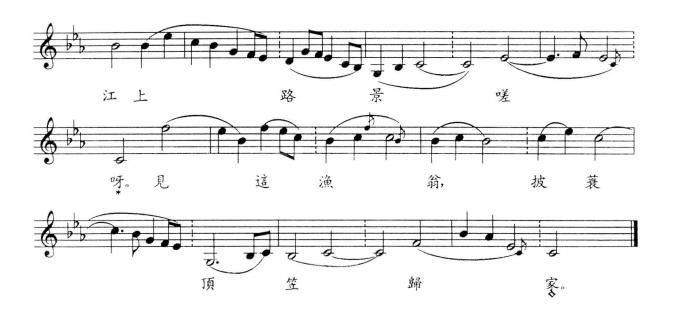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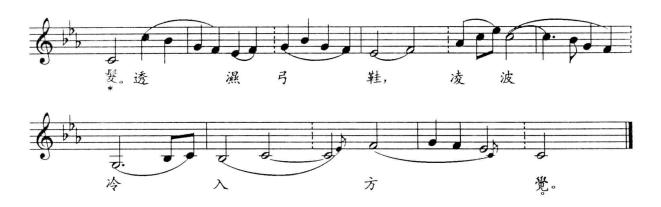












《賞宮花序》諸譜皆不載, 唯《南詞定律》有此體。較本宮《賞宮花》全然不同, 第一、第 三関為正格。第二、第四関起作二字句, 舊名《換頭》, 不作起調。







此曲前二阕同體,第三阕之第四句減一字作五字句,末句亦減作五字句,乃又一體也。









《鑼鼓令》諸譜未載,惟《曲譜大成》收入仙呂宮, 易名《迓鼓令》。審其聲調應入黃鐘宮。 二曲唯第三、第五句各异,餘句皆同。















《解紅序》首閱為正格,以下三閱乃又一體,其句法稍有參差。此曲連四閱為套式,不當單用。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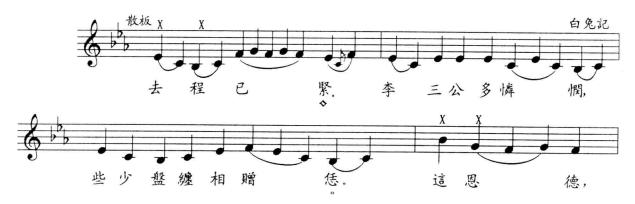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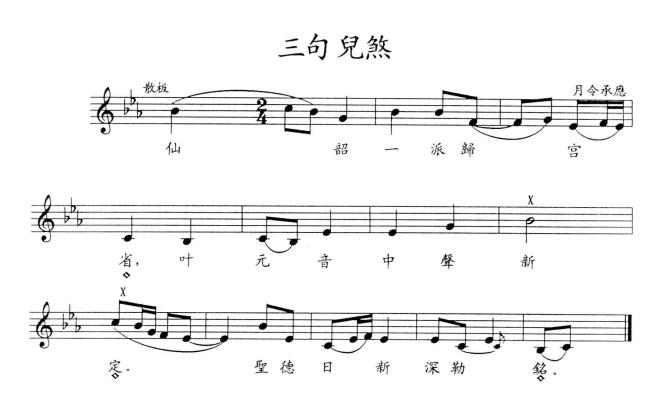


連枝賺





此曲末句用叠句亦可。各宫之赚, 句法不一, 惟末句格式仿佛, 用單句叠句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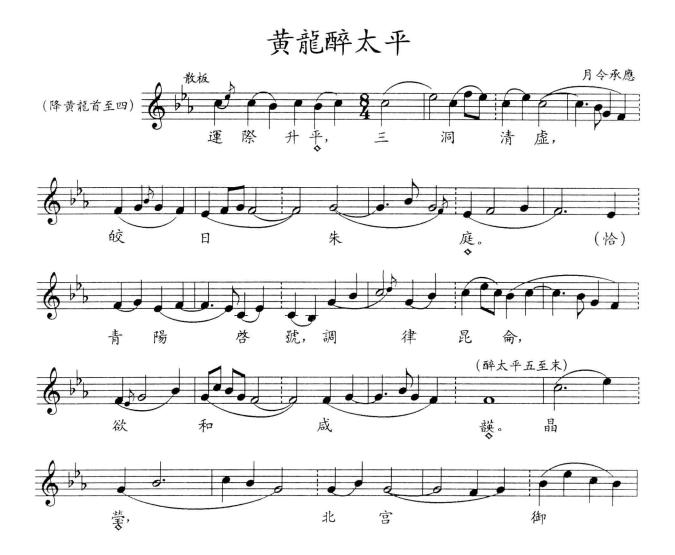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二

黄鐘宫集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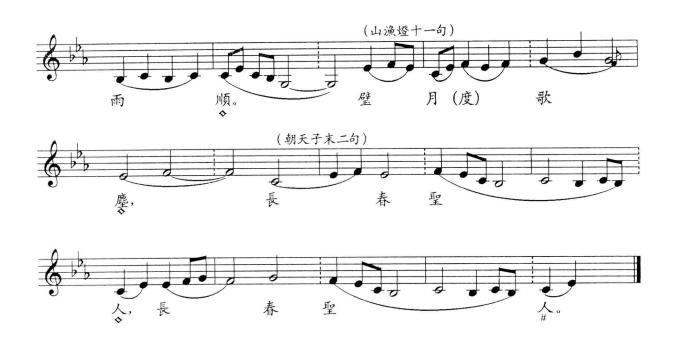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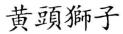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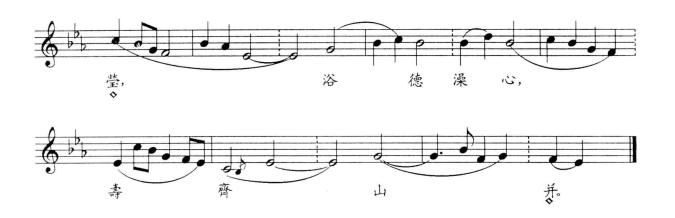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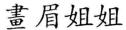




畫眉上海棠











畫眉臨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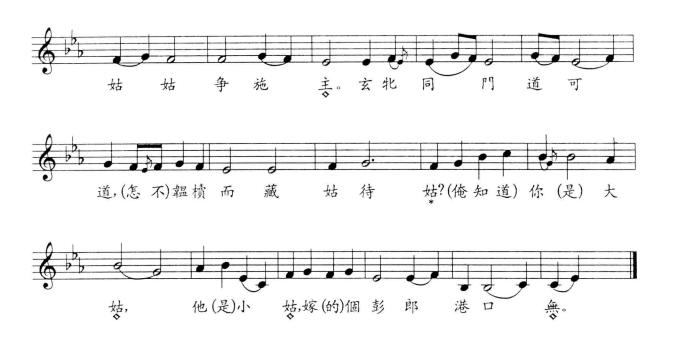
畫眉畫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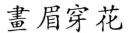






















滴溜出隊





滴溜神仗









又一體



















出隊神仗





出隊猫兒



出隊滴溜





神仗滴溜



神仗雙聲



霓裳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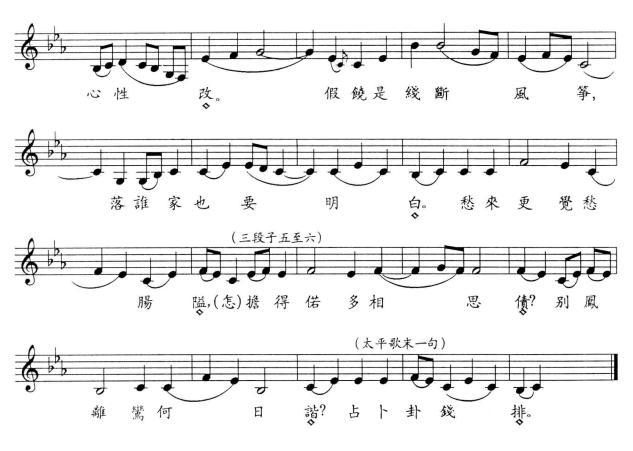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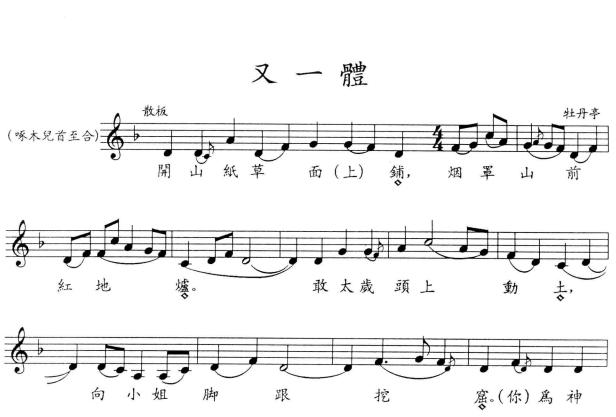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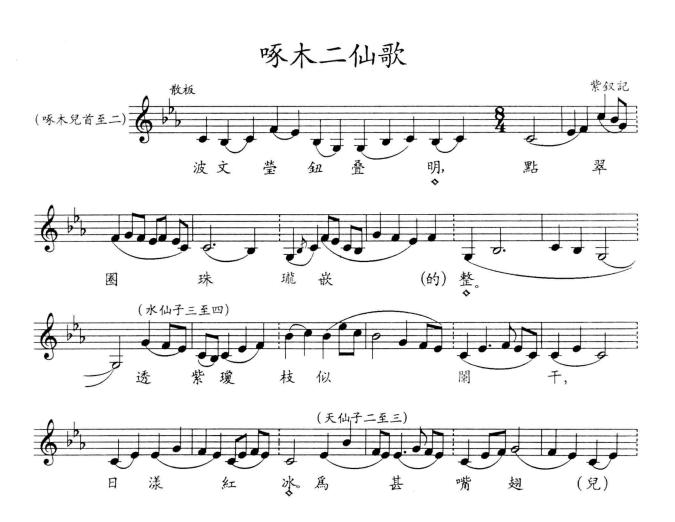
《霓裳六序》舊譜皆無,惟《南詞定律》收入。中間所集《梁州序》之第八句,本上四下五九字句,此滅作五字句,但本調此體却無,終不可為法,填詞家當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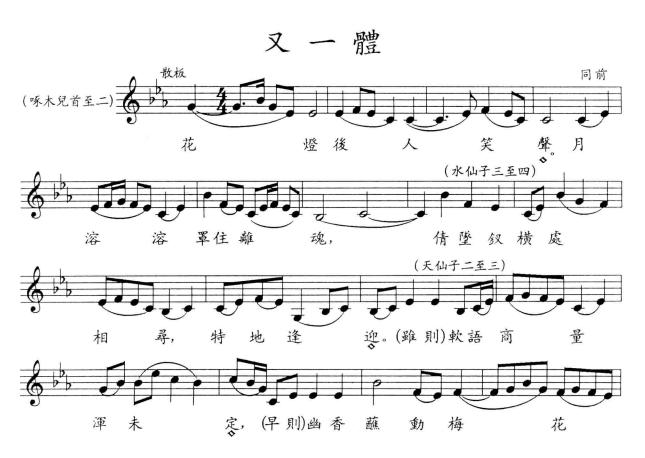
























《啄木鸝》二闋同體,但首闋第三句應作上三下四七字句,此句法有异,第四句亦應七字句, 此減一字作六字句,與本調稍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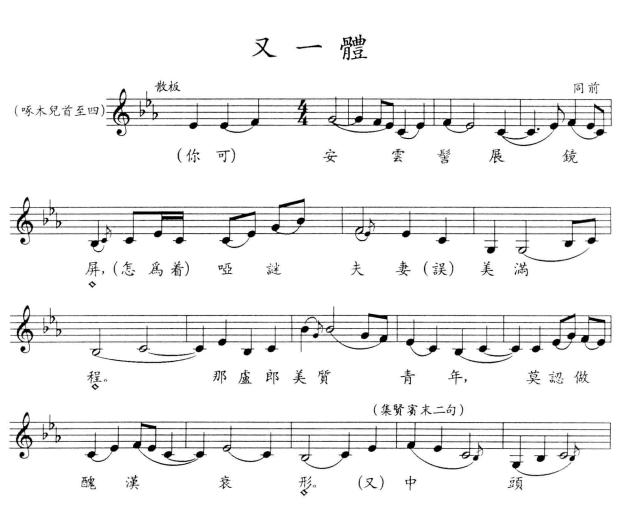














啄木江水



啄木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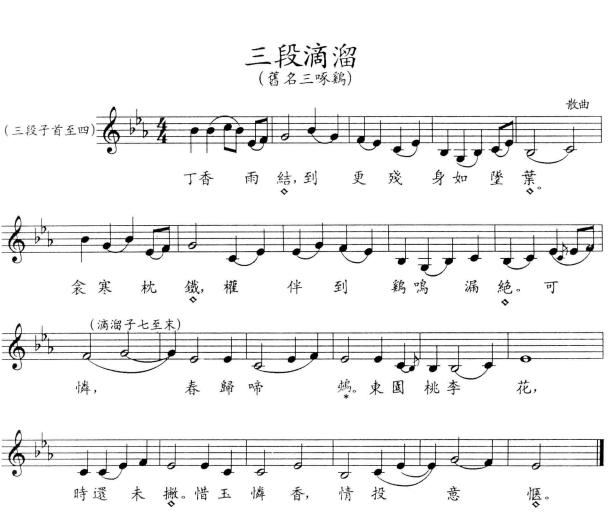




此関所集《啄木兒》之第四句,本上三下四句,此減作六字句,與本調稍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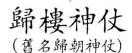
三老節節高



歸朝出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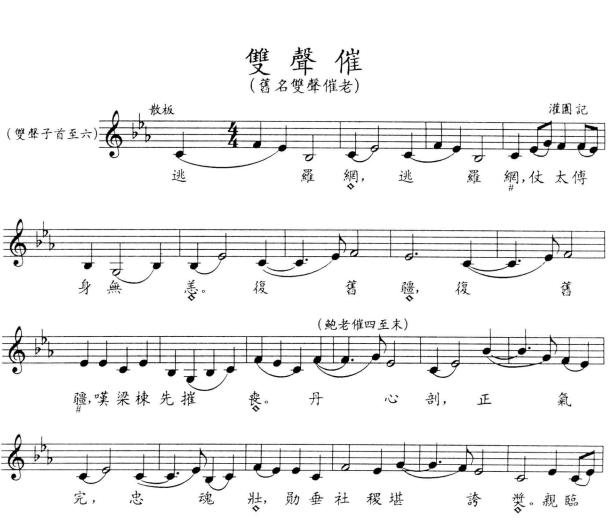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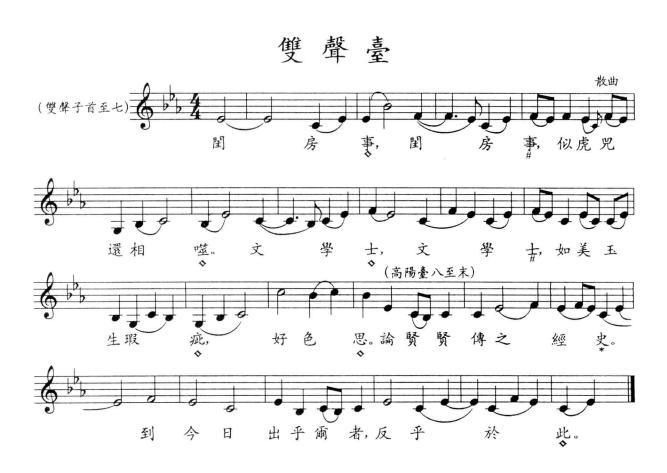
















燈月照畫眉





此閥《燈月交輝》首至三詞句與《玩仙燈》同,惟聲調別之,所集者《畫眉序》亦可作《仙 燈照畫眉》,但《吳愉萃雅》原本作《燈月照畫眉》,故仍其名。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七十三

黄鐘調隻曲

醉花陰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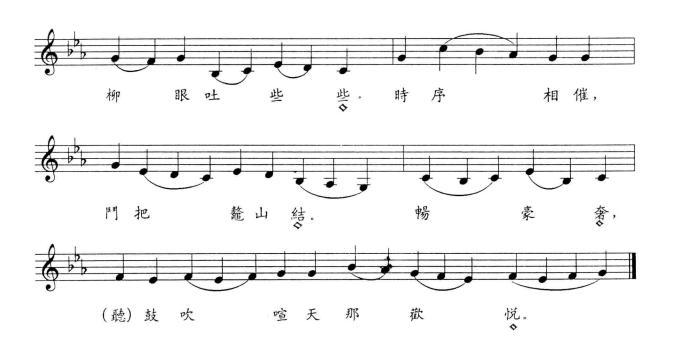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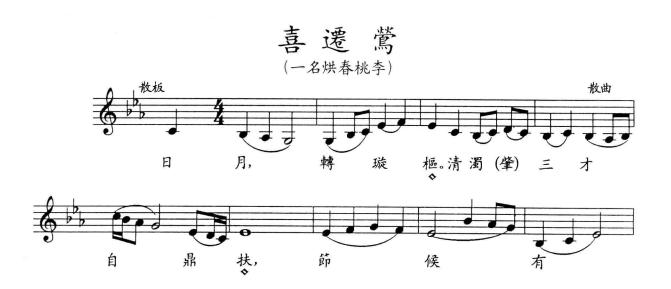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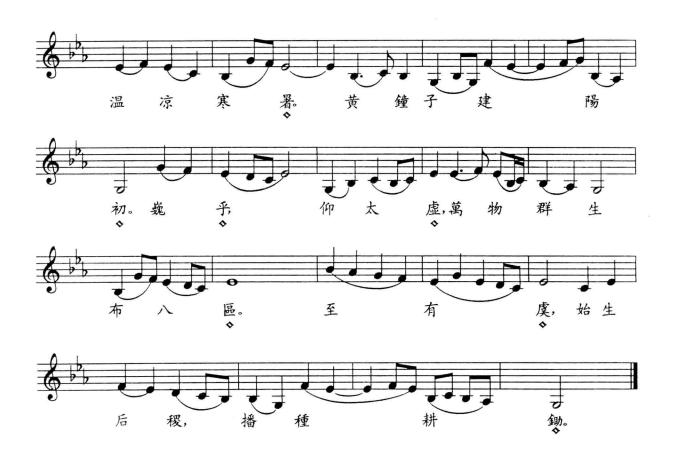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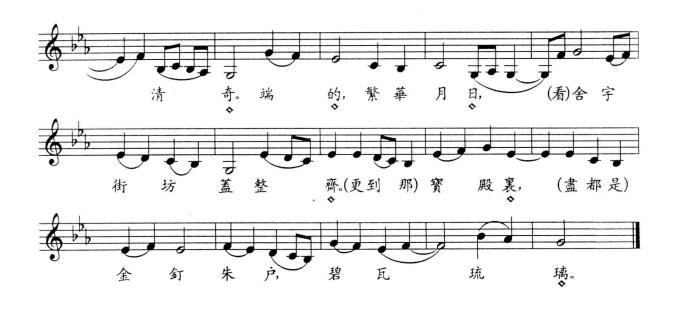


按《醉花陰》古格止五句,即首闊、次闊是也。第三闊、四闊增末三句,共八句,此系近體。末三句即下曲《喜遷鶯》古格之首三句,蓋因《喜遷鶯》緊接《醉花陰》,故有誤連下文作一闊,訛傳即久,即元人亦以八句者為正格。如第三闊末三句,文義相貫,決移不下與《喜遷鶯》作首者,近體所由始也。古格幾廢。今兩收之,不失其舊。第五闊第六、七句本三字兩句,此減一字并作五字一句。第六闊減去第六三字一句,為又一體。

















《喜邊鶯》首次閱句法少有不同,皆系古格。首三句即與《醉花陰》近體之末三句同。第三 閱、四閱較古格滅去首三句,是為近體。第五閱句法與近體相同,惟首句及末二句皆增三字,概 作上三下四七字句,首尾作叠句,非格也,乃度曲之意,此體最為時尚。









《喜邃萦纏令》,諸譜不載,今見《董西廂》所注黃鐘調,今為備列,以廣其式。



















《出隊子》首闋為正體。次闋句法與正體相同,惟末句少异。第三闋與次闋同用在一套內,惟起二句有异,舊名《幺篇》。第四闋第二句,較正格本五字句,此破作六字兩句,餘句之上概增三實字,與《牡丹亭·圓駕曲》同,是為增字增句格。第五闋第三、四、五句變作上五下四九字句,押韵有异,乃另一體也。第六闋第二句變作上四下三七字句,與南詞無异,餘句皆同正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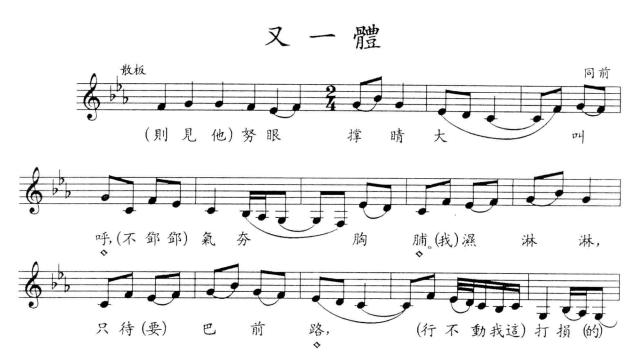




























《刮地風》、《雍熙樂府》諸本及傳奇聯套,多將《四門子》首二句連作此曲之尾,或將此曲尾二句截作《四門子》之首,往往混淆,致使二曲正體不能畫一,今細為更定。首閱共十二句為正體。次閱第十句、十一句本三字兩句,此減一字,并作五字一句。《廣正譜》作正格,今為減字格。第三閱第六句下增四字兩句,減去兩三一四三句,未句之上,兩三字句各增二字,作五字句,此另為一體。第四、第五閱為增句格。第六閱末二句,即《四門子》之首二句,較文義貼實,此曲作結,決移不下與《四門子》作首也。末句作叠,不在格例。第七閱與前體同,末句即不作叠。第八閱句法漸异,且增字太繁,另成一體。第九閱句法與正體相同,但末句減一字作三字句,此體僅見《董西廂》,今為備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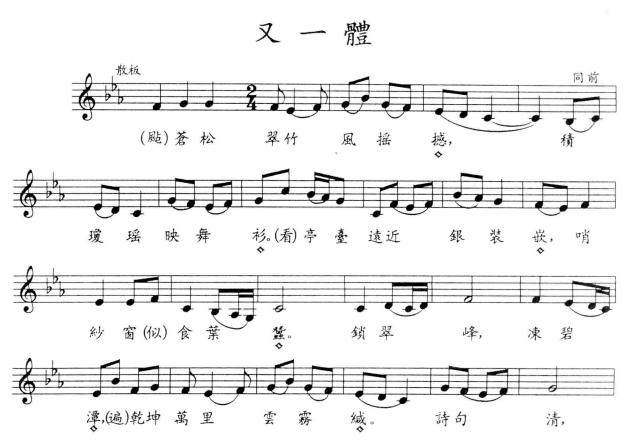




黄鐘調套曲中本有用商角《挂金索》者,惟此止集《挂金索》首四句,以下仍用《刮地風》 後半閱作結,此亦僅見。



























《四門子》,《雍熙樂府》諸本及各傳奇聯套,多將《刮地風》末二句移與此曲作首,或將此曲首二句截與《刮地風》作結,故使二曲首尾混淆,文義不貫,終無畫一。今將二曲定為二體,度其文義,應歸《刮地風》作結者,即為滅句格,應與《四門子》作首者為正體,方始文理貫串,聲調妥協。首閱首二句與第三、四句作對仗句法,此為正體,次閱亦然。第三閱末句較正體本四字句,此作六字句。第四閱句法與前體相同,惟末句拈异。考元曲此體居多。第五閱截去首二句,與《刮地風》作結,是為滅句格。第六閱前半段句法較正體有异,後半段相同。第七、八閱與前數體皆不同,系另成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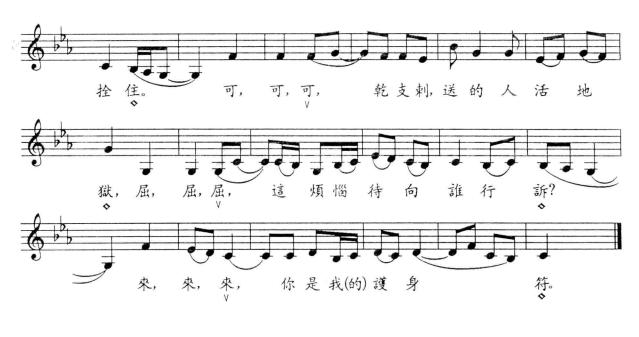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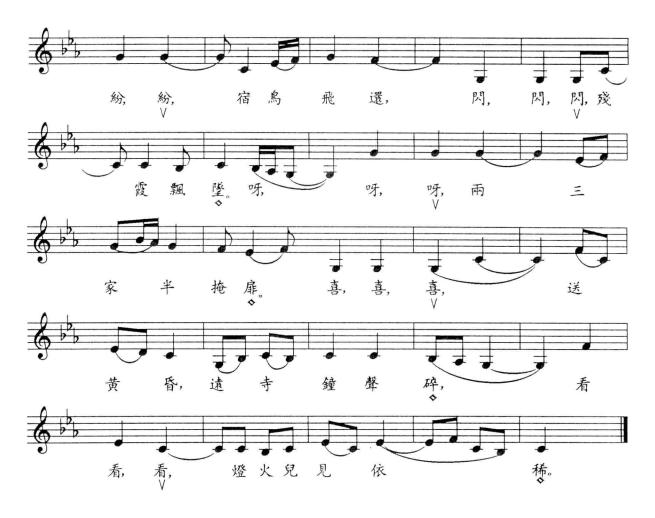












按《古水仙子》正體共九句, 首闊是也。次閱句法少有不同, 每句之上, 增叠字法, 如"他, "他, 他","呀, 呀, 呀"之類俱從此格所化。前人偶然, 今定為格。第三闊首句減三字, 或增三叠字, 作六字句。以下諸體句法皆大同小异, 或增或減, 俱為備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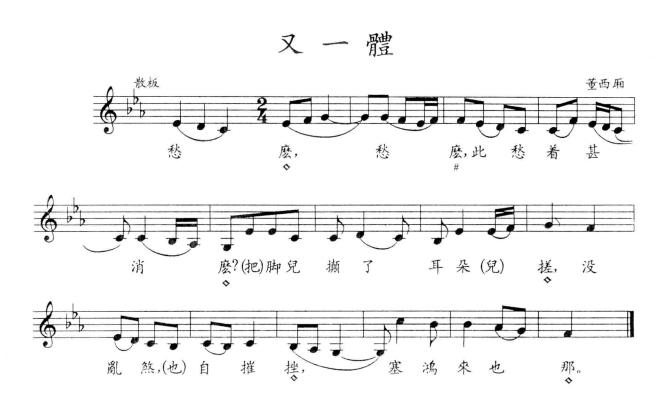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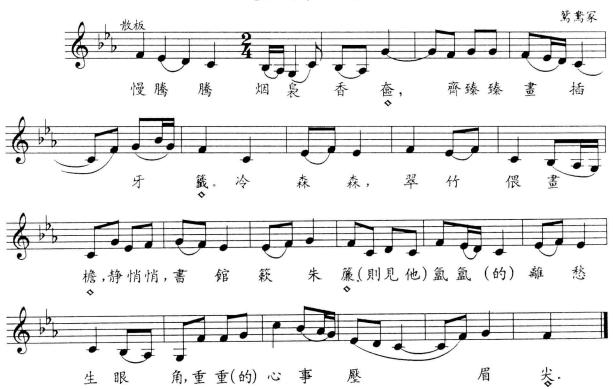






《古寨兒令》十一閱,其异處惟在首二句。首閱至第九閱,各有不同,考之自明。第十閱首二句,變作六字一句,本調幾廢矣。第十一閱第五、六句本三字兩句,此并作四字一句,為減句格。《廣正譜》誤作《塞雁兒》,今依《元人百種》刊本及諸套曲體更定。





《塞雁兒》上此一阕, 無他曲可較。《北詞廣正》注作《寨兒令》。又云《正音譜》誤名《塞雁兒》, 及查《正音譜》未收此曲。再《曲譜大成》云:"《塞雁兒》與《古寨兒令》本一體。"亦不收此曲。今細考元人《古寨兒令》與此曲句法迥异, 斷是兩曲,并非一體,故仍《塞雁兒》之名。

古神仗兒







又一體

















《古神仗兒》首闋次闋句法相同,次閼惟多襯字。第三阕首二句應四字句,此作六字一句, 七字一句,為增字格。第四、五阕第三句減一字作三字句,五阕之第二句以叠代實,皆為又一體。 第六阕末三句,應一七,兩三三句,此變作一五,一七兩句,乃另成一體。第七阕首二句,皆增 作五字句,餘句悉同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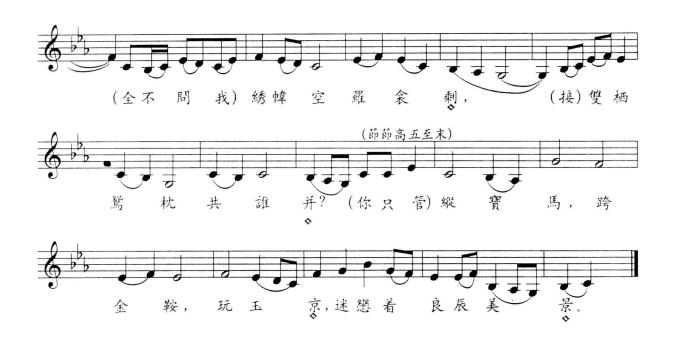












《節節高》首閱為正體。以下四閱, 句法互有不同, 皆為又一體。其《塊玉節節高》因其相類, 故附錄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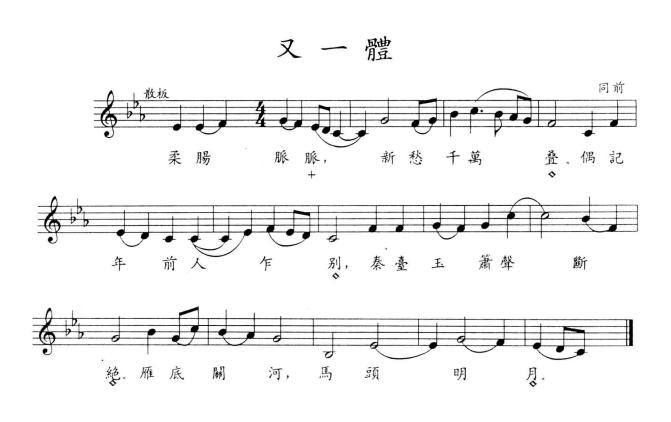




《者刺古》次阕較首阕句法皆同,惟末句滅一字,作五字句,少异。













《侍香金童》首三阕同格。第四阕惟第四句及末句小异,餘句皆同前體。













《降黄龍哀》首闋與次闋同格、三闋、四闋較前二曲皆減一句、且句法參差、各成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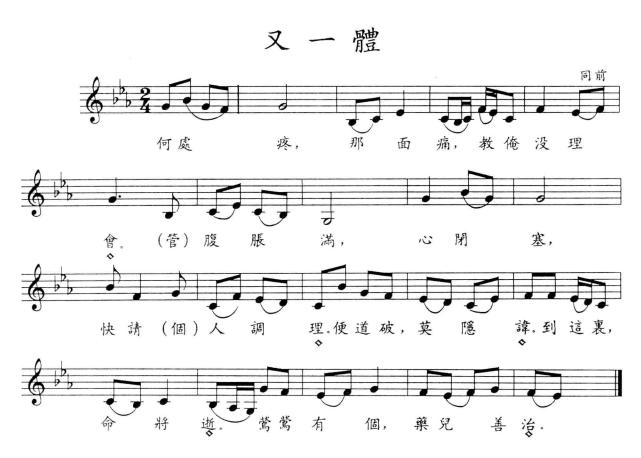




《整乾坤》首阕為正體。次閱《董西廂》注《整金冠令》,較句法與《整乾坤》相同,今為又







《雙聲叠韵》首闋與次闋同體,惟末二句,首闋作一三一四兩句,次闋作四字二句,尤合南曲體式。

九條龍





《九條龍》句法與仙呂調《上馬嬌》相似,舊譜第三句作"白日且由閑","閑"字失韵。末句作"拋持煞人也呵","持"字貲解,今依《曲譜大成》改正。





《雙鳳翹》即《女冠子》, 與《花草粹編》無名氏詞同體。舊譜併作一関, 且第三句下訛字脱句, 今按本調改正。第一閱為正體。第二閱首二句較正體有异, 系《幺篇》也。







《典隆引》首関為正體,次関句法稍异,應為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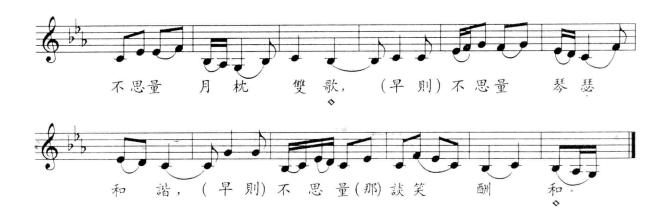
快活爾纏令



此《快活年》,《正音譜》載雙調,然雙角小令《快活年》與此絕异。今考《董西廂》注黃鐘宮,較此句法相同,應歸本調。舊譜未收,今補錄入。《快活爾纏令》與《快活年》相類,故為接錄。

柳葉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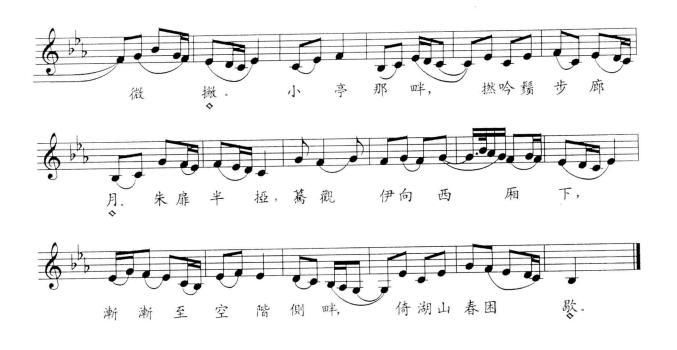


此體與仙呂調《柳葉兒》不同,首関為正體,次関、三関句法與首関迥异,皆為又一體。































按舊譜止有《啄木兒煞》, 而無《啄木兒》曲, 今見《董西庙·寺宿》套, 以《啄木兒》一阕, 間他曲一阕, 名《閒花啄木兒》, 共九曲, 雖句法參差, 互有异同, 亦復各成一體。









按《六幺令》與仙呂調句法不同,次関較之首関,惟第七句滅一字,作五字句,餘句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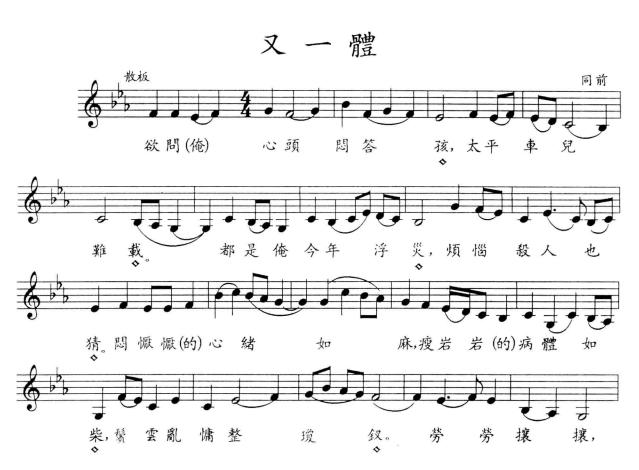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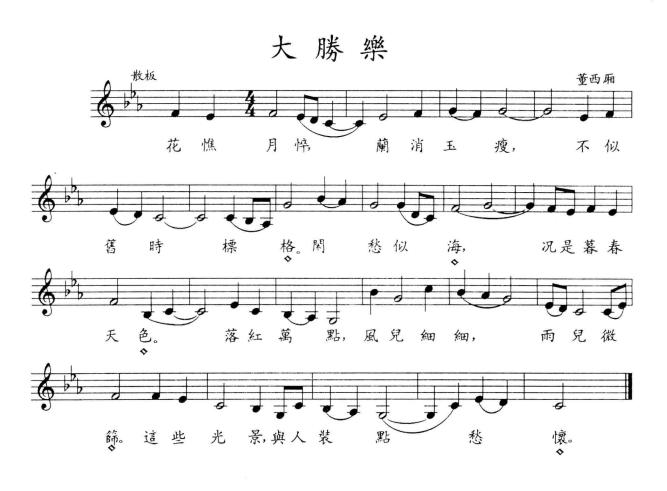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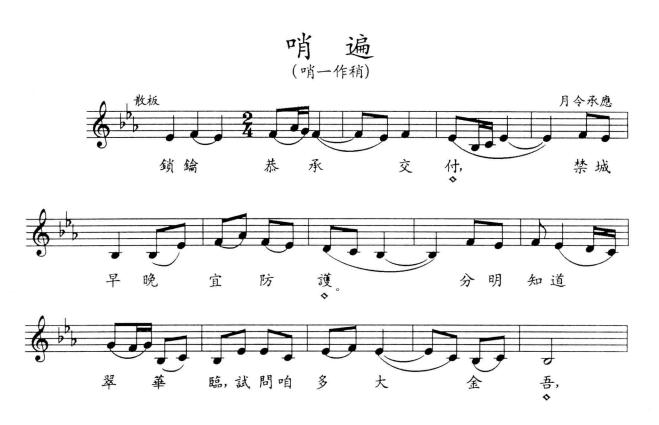








以上《解紅》、《憑欄人》、《美中美》、《大勝樂》皆系一正體,一《幺篇》。按《董西廂》本注 道宮,今歸本調。













又一體









按《哨過》本般涉調曲,今皆并入黃鐘調。首闊為正體。以下四闊,句法皆大同小异,各成一體。











《臉兒紅》首閱次閱同體,三関四関較前體惟首四句各減一字,作五字句,小异耳。







《牆頭花》首闋為正體。次闋起作六字三句,系《幺篇》體,舊譜誤作《急曲子》,句數雖同,而句法實异也,今為改正。







舊譜誤收《牆頭花》幺篇為《急曲子》,今歸正。選第一曲冠首,為正體。第二曲首三句各減 一字作六字句,末句增一字,作上三下四七字句,較正體稍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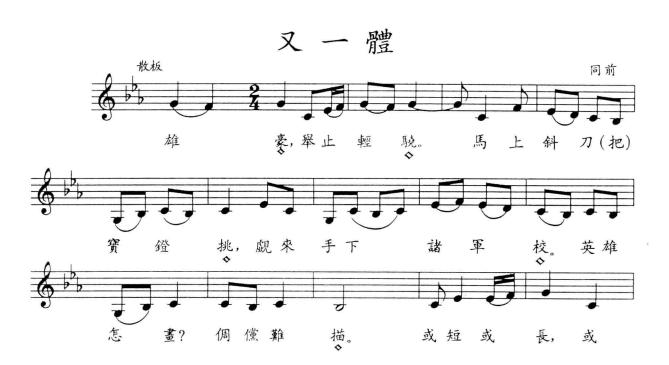




《瑶臺月》首阕與第三阕同體,皆為正格,第二阕與第四阕舊名《幺篇》,較正體句法稍异。

沁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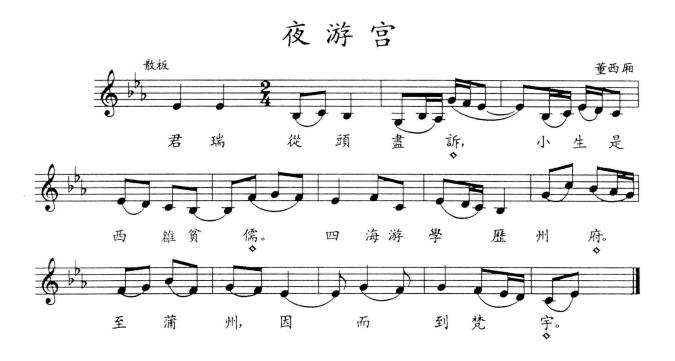




















柘枝令





《沁園春》、《長壽仙》、《夜游宫》、《蘇暮遮》、《柘枝令》皆系一正體、一幺篇,諸譜不載, 今考《董西廂》皆注般涉調,今歸入本調。





《金字經》與南呂調曲句法相同, 因詞見黃鐘調套內, 今補錄入。















一 煞























































按《耍孩兒》多用在高宫、中召、雙角大套之後,以作收煞。煞則可多可少,多至十餘陽少即一、二,無一定之式。起作三字兩句者,為正格,起作五字、六字兩句者,系變體也。以上數體變換增減各异,考之自明。末閱首句及第四句作叠,系度曲之意,非格也。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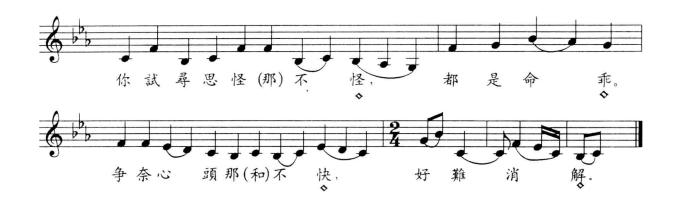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此《三煞》非《耍孩兒》之《三煞》,是另一牌名,與南呂調之《三煞》亦不同。用在《瑶臺月》小套後作結,或一或二俱可。《廣正譜》誤同《耍孩兒》之《三煞》為一體,今考定。







按《賺》北調極少,獨見《董西廂》有此。《廣正譜》亦收此曲於道宮,但字句少有改易。今依董解元原本考訂。套曲中亦有此體,彼即照《廣正譜》體格,當為又一體。

本宫尾









《本宫尾》即《黄鐘尾》,亦名《隨煞》,諸宫調所用《三句兒煞》即此體。前三闋句法雖有參差,皆不出規範。第四闋為增句格也。





啄木兒煞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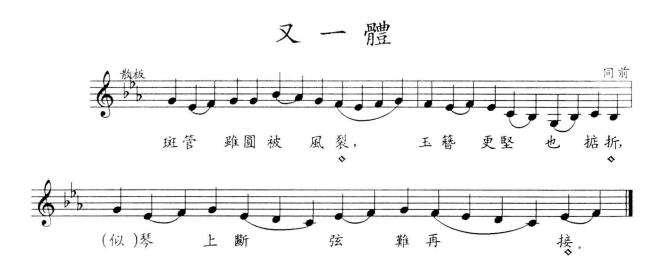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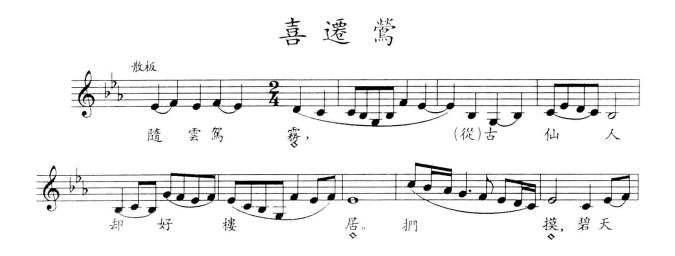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七十四

黄鐘調套曲









刮地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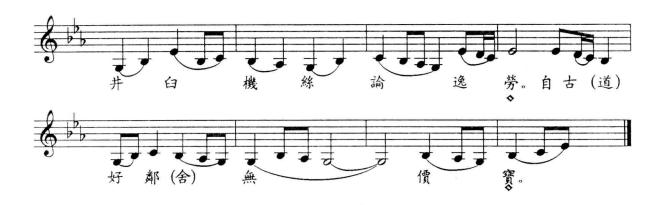


















(莫待)淡白東 方(連着) 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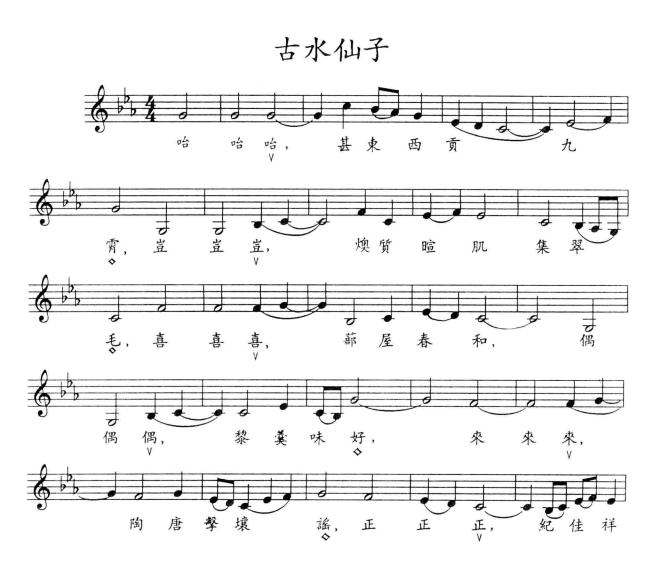


























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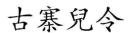


















古神仗兒





尾聲













古神仗兒







此系《楊妃出浴》小套。《雍熙樂府》誤將南呂調《楊妃梳妝》套《梁州第七》從第四句起至末及《三煞》、《二煞》、《煞尾》接於《醉花陰》首閱之下,蓋因用同一韵,以臻張冠李戴,今為考正换轉,此曲止五句系古格,第四句不用韵,照詞體也。《古神仗兒》又一體末句本三字雨句,此增一字,并為上四下三七字一句,是為又一體也。

醉花陰



興隆引



又一體







































挂金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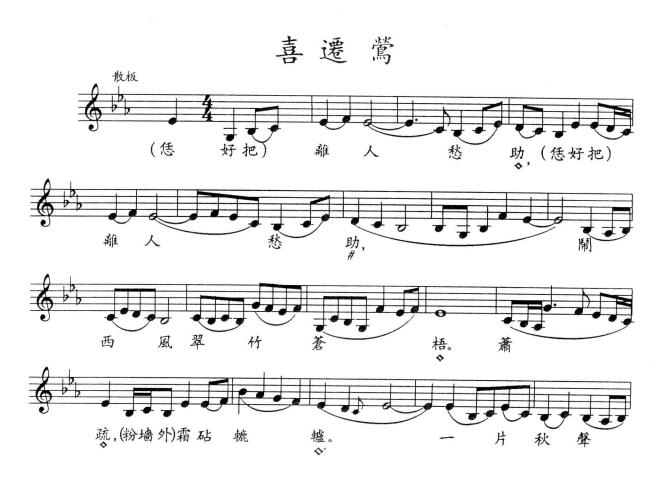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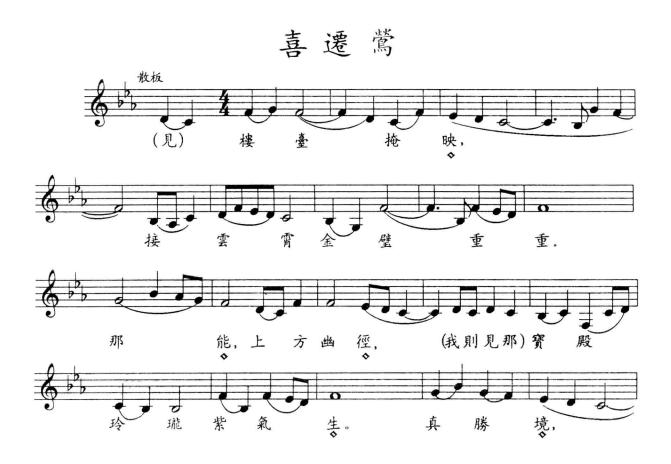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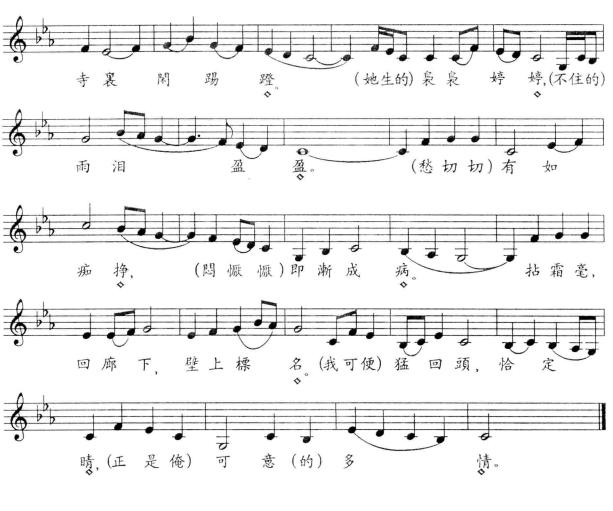


出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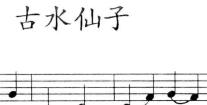












泪



罷

絶

覷

雨









(恰便似)

者刺古















此套《醉花陰》之第六、七句各增二字,作五字句,系增字格也。《九條龍》、《雍熙樂府》等 編,刊作《神仗兒》。細查句法與《神仗兒》迥异,却與舊譜所收《九條龍》相類,惟少末句之 上一字句耳。當名《九條龍》之又一體,考隻曲可證。

醉花陰



出隊子



刮地風







古水仙子





尾聲



《出隊子》起作叠句,系時尚唱法,非格式當然。如後曲《刮地風》內之"心腹貪饕"亦如是也。前人於第二句下誤增"都是鵙梟"句,欲作"喜還鶯"唱,殊不知至後段,仍唱作《出對子》,增句究為無益,今為改正。按《醉花陰》後接《喜還鶯》,固為正格,此套接以《出隊子》,亦套曲之變體也。按此套內《刮地風》、《四門子》與正體有异,亦系變體。

凭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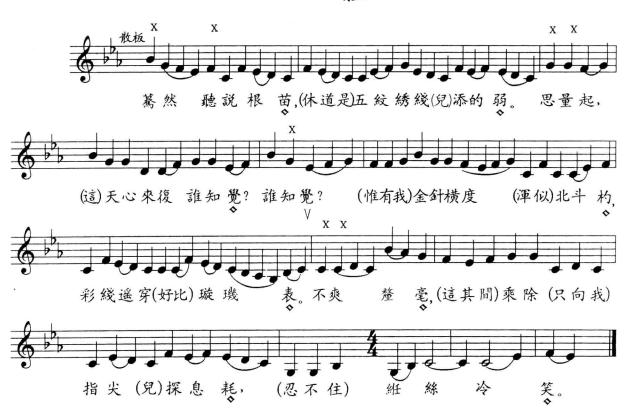












美中美







大勝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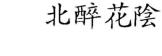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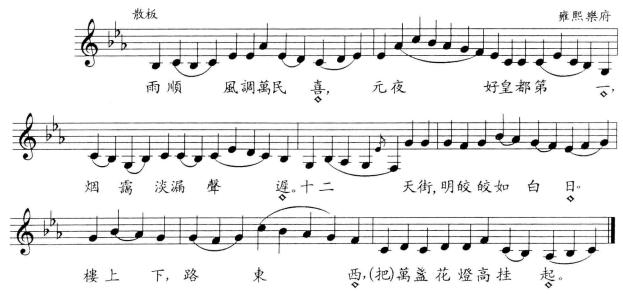
慶 餘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七十五

黄鐘調合套





南畫眉序





北喜遷鶯





南畫眉序



北出隊子





南神仗兒



北刮地風





南耍鮑老



北四門子





南鬥雙鷄



北古水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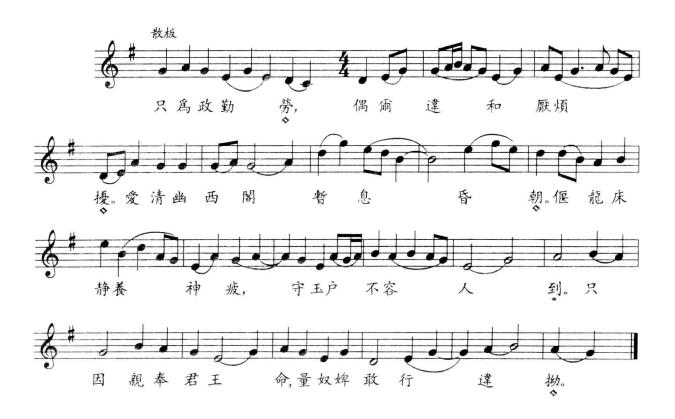
南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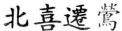


北醉花陰



南畫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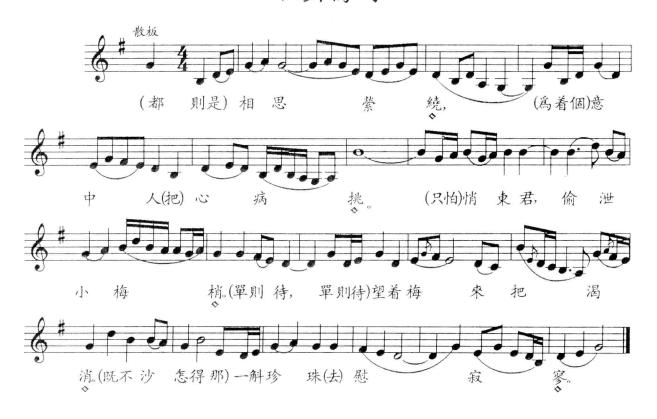




南畫眉序



北出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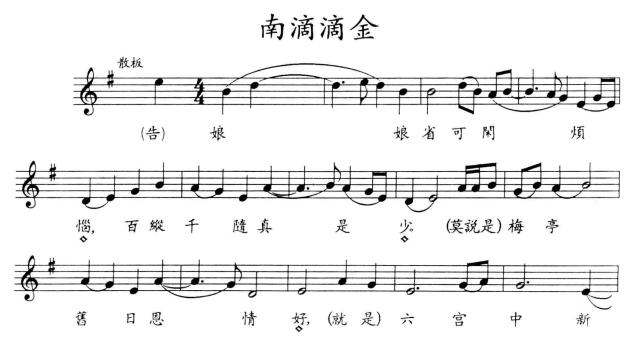
南滴溜子



北刮地風













南鮑老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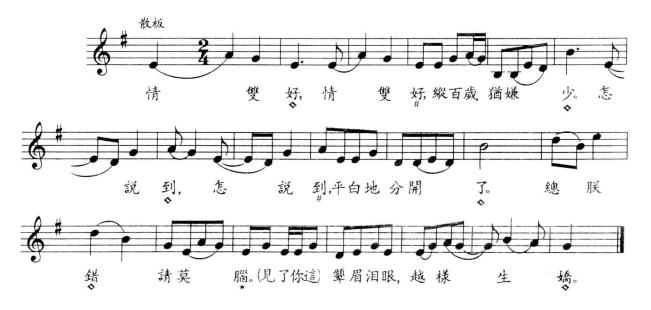


北古水仙子





南雙聲子



北 隨 煞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六

羽調引

桂臺仙引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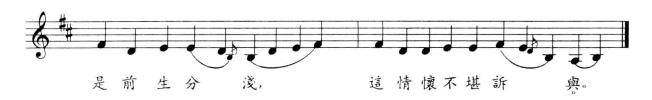
于 飛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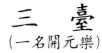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本卷所錄之詞,在《碎金詞譜》中皆標為六調,即F調。)









誤桃源









憶餘杭







洞天春



慶春時











喜相逢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七

羽調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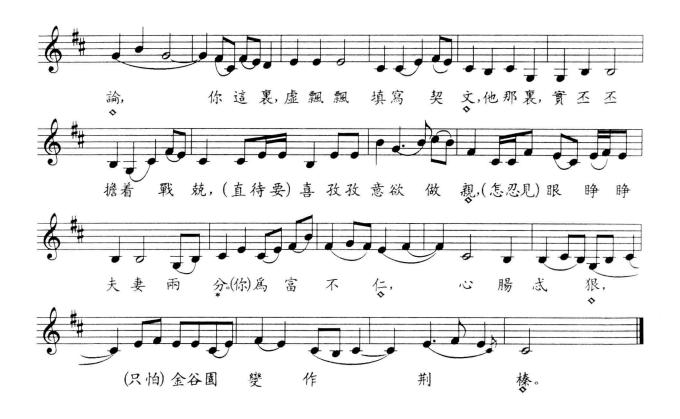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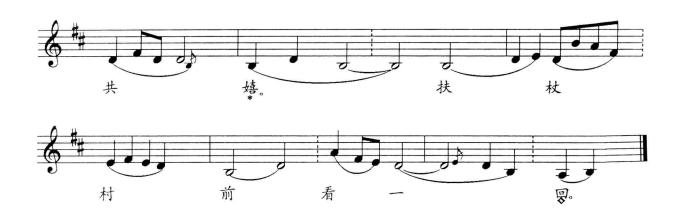














《四時花》首次閱體式相同,但第五句,一作上三下四七字句,一作上二下四六字句,小异。第三,四関較前體絕不相類。《賣水記》曲惟《南詞定律》收入,今亦備錄,以廣其式。

















《勝如花》前三闋句法相同,為正體。惟末闋第四句,減一字作六字句,且多第六、七六字 折腰雨句,結尾亦減一字作六字句,為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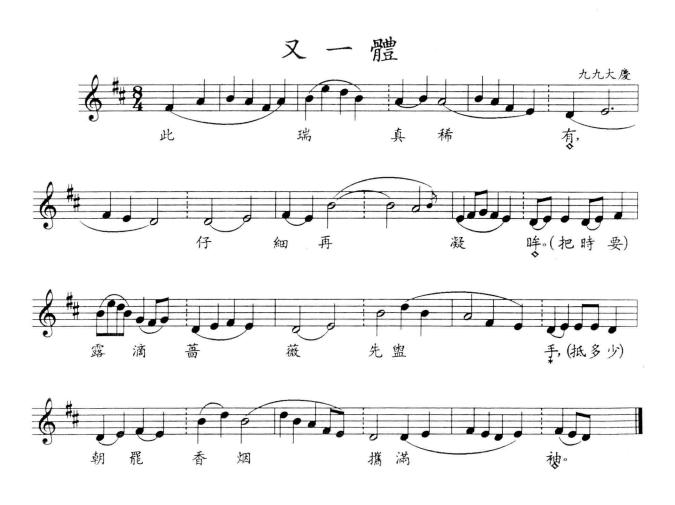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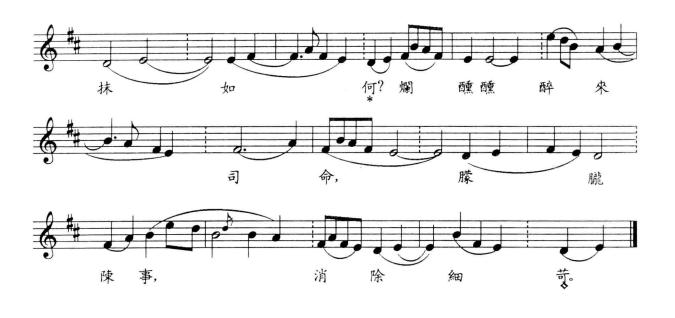






蔣譜所載《節孝記》、《慶時豐》曲,後半閱與《排歌》合至末分毫無异,絕似集調。《南詞定律》收《分鏡記》曲為正體,較《節孝記》曲止前四句耳。由是觀之,《節孝記》曲其為集調無疑矣。所以《南詞定律》以《節孝記》曲列入集調。今共錄四閱,第一、二曲首二句皆作七字句,為正格,第三、四曲首二句各減二字,作五字句,為又一體。











舊譜收《節孝記》、《馬鞍兒》曲,末後多《排歌》六句,似屬集調。考《南詞定律》錄《分鏡記》曲,結尾無此六句,以《節孝記》曲入於集調。分析甚明,當從之。首、次閱同格,是為正體,第三閱之首句、第三句及第七句與正格拈昇,乃又一體。





此曲諸譜皆作《馬鞍兒》之又一體,獨《南詞定律》分出,另名《馬鞍子》,細較句法,與《馬鞍兒》迎不相同,當依《南詞定律》為是。





按《道和》諸傳奇用此體,必緊接《排歌》,或後接《排歌》之合頭,或刊作《排歌》之又一體。故諸譜所載統名《道和排歌》,本調幾廢矣。今按體分清,其《道和排歌》另列集調可證。











此《三叠排歌》前四句與《道和》同,自第五句至第十句則异矣,後段六句,雖類《排歌》,實非集調,如中呂宮之《漁家燈》、《喜漁燈》之末,與《剔銀燈》尾相同,而實非集《剔銀燈》之類是也,當收作正曲。次閱刊本誤作《憶多嬌犯》,非。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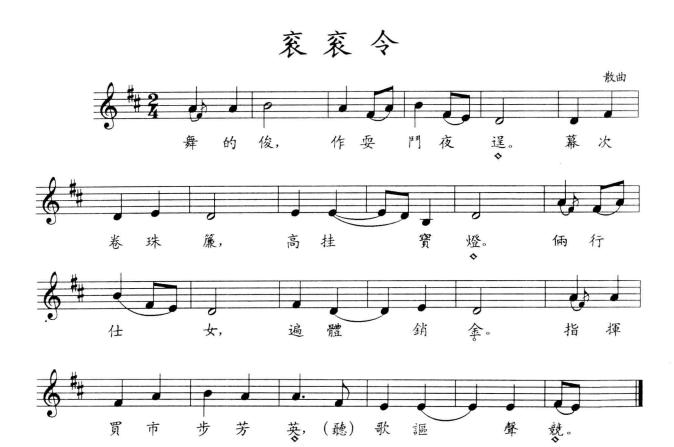




是曲舊譜名《羽調排歌》,與前曲《道和排歌》皆列於仙呂宮,考《南詞定律》俱載羽調,今亦從之。





















《五拗子》四阕,《曲譜大成》將首次二曲名曰《玉簫令》、《西河柳》,又曰:"《玉簫令》即《碧玉蕭》","《西河柳》與《西河柳引》同"。細較句讀,不甚相合,况此曲諸舊譜未收,又無他曲可對,何必又牽引別名,當仍作《五拗子》為是。





《拗芝麻》諸譜皆收"崎嶇去路赊,"第嫌用韵太雜,故錄此閱。各抄本九宮,分而為二,惟《曲譜大成》分作四段,第一段為《應時明近》,第二段為《雙赤子》,第三段為《畫眉兒》,第四段為《拗芝麻》,細查句法,與牌名不甚符合,况分四段似乎集曲,不若仍舊譜作《拗芝麻》一閱為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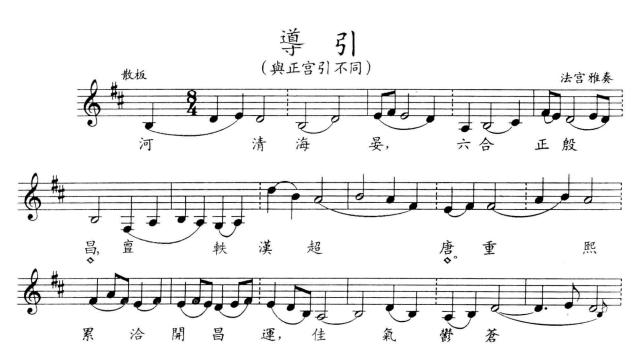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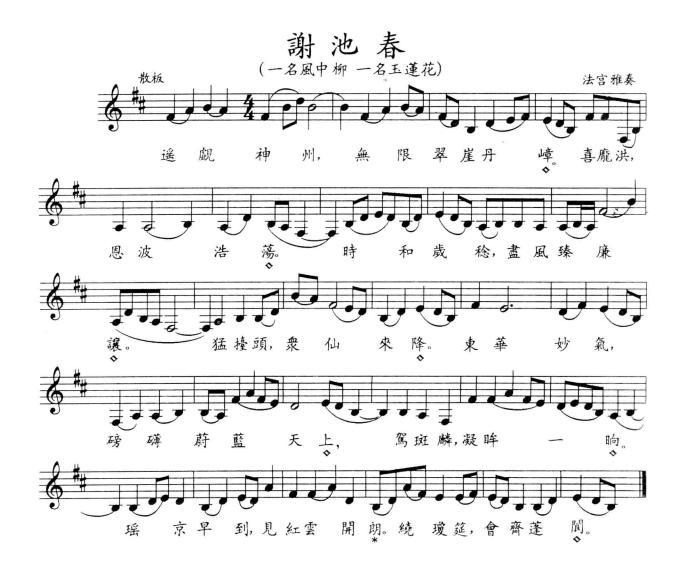


























馬也

驟,

限

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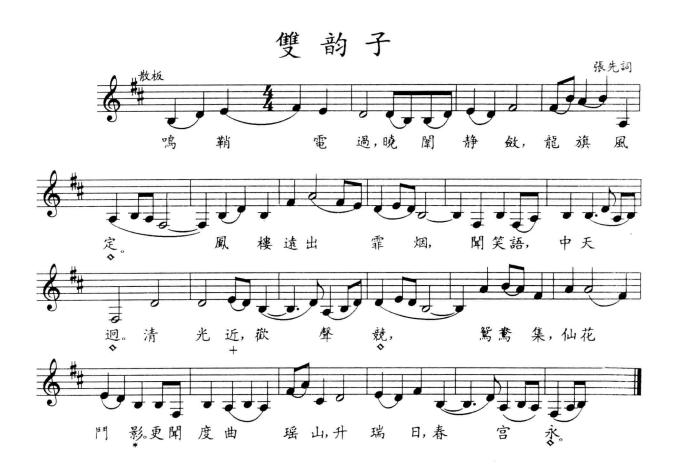
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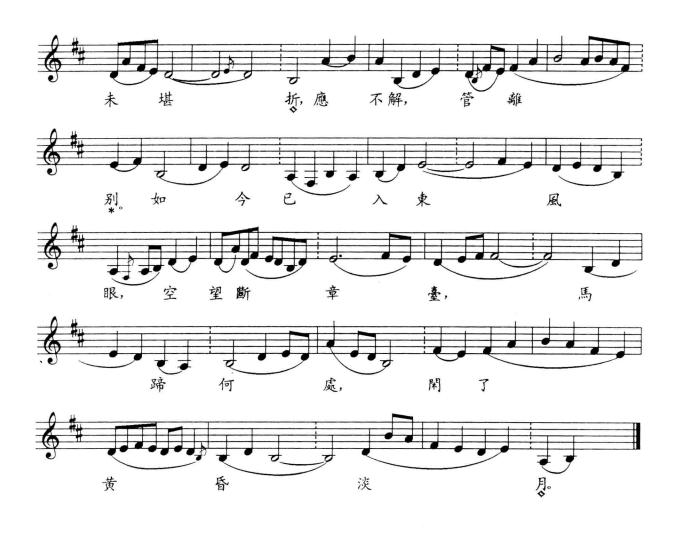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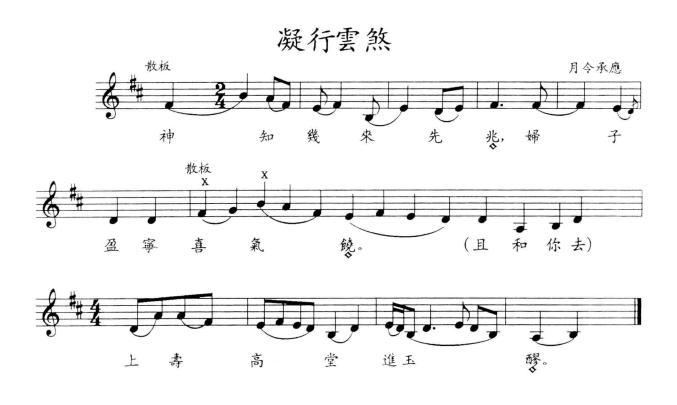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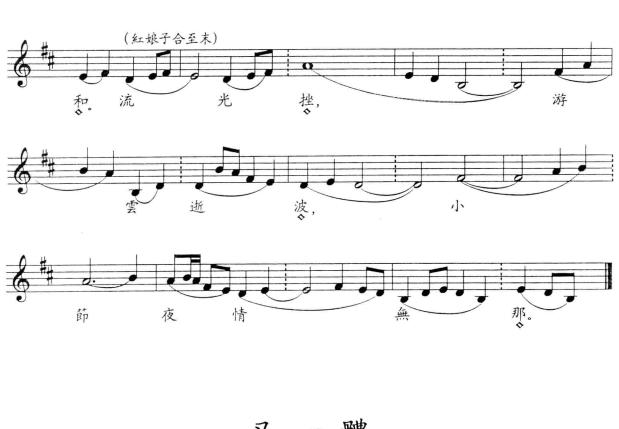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卷之七十八

羽調集曲







四季花盆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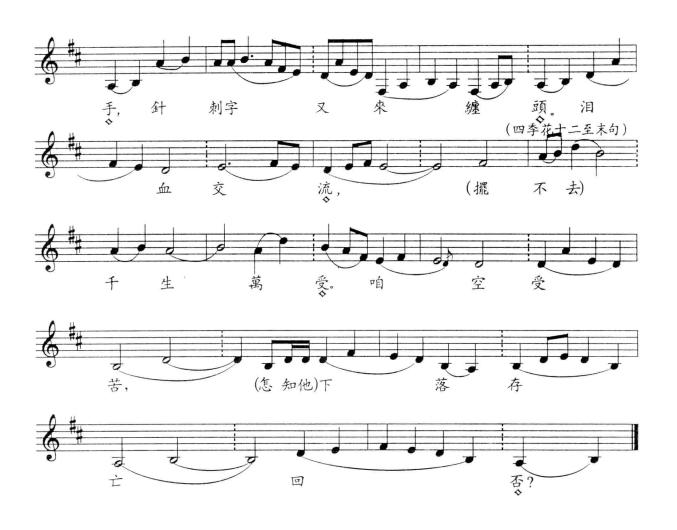
(舊名四季盆花燈)





花叢道和





道和排歌





金釵十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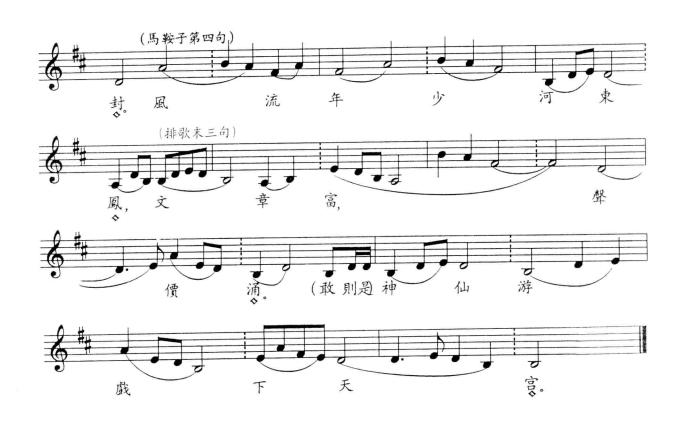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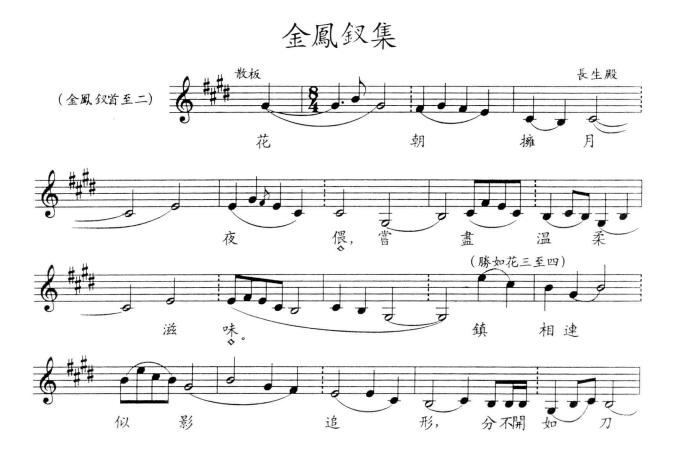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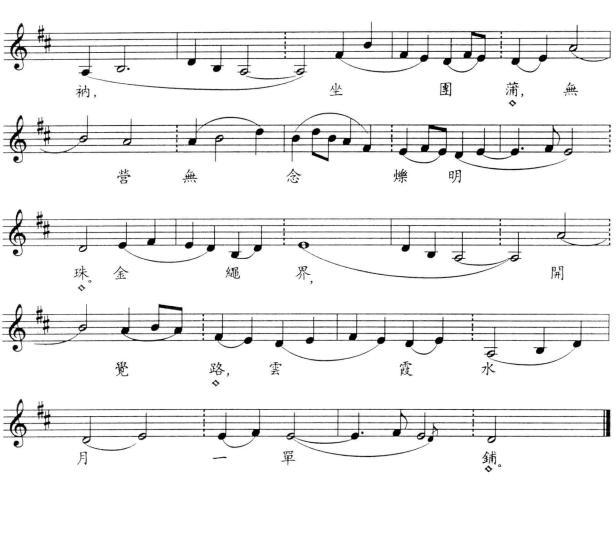






此《金鳳钗集》舊無此體,自此曲創始。考原本前段名曰《金鳳花絡索》,至《桂枝香》尾作結,後段另為《二犯掉角兒》。既成集曲,割裂何為?今并為一閱,統名《金鳳釵集》,其原集牌名,或有不協者,稍為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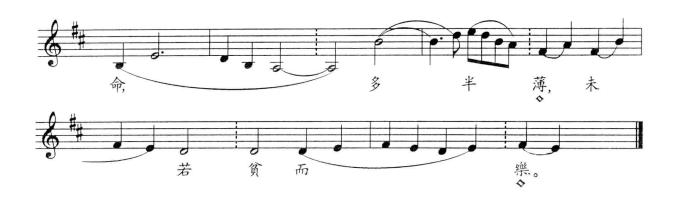


















馬兒三囑歌





此曲原名《馬鞍兒》,與正曲內《馬鞍兒》中段句法不同,况結尾處集《排歌》末六句。蔣、 沈二譜收作羽調正曲,《南詞定律》更名《馬鞍歌》,入在集調,其說近是。但用《馬鞍兒》全閱, 又蹈一頭二尾之弊。今以《三獨咐》第三句換出《馬鞍兒》之尾,改名《馬兒三屬歌》,始為妥協。



又一體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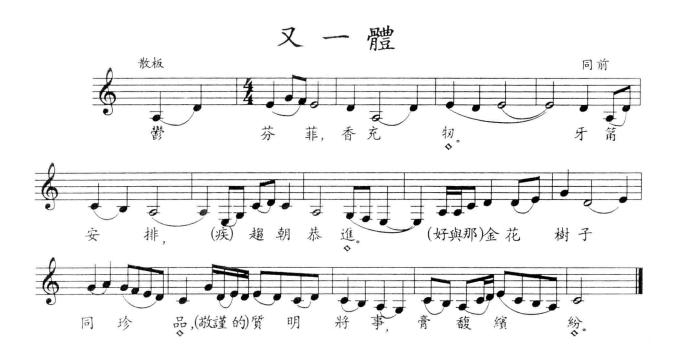
平調隻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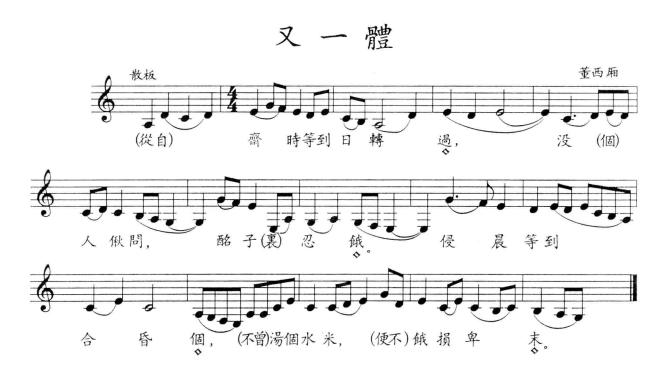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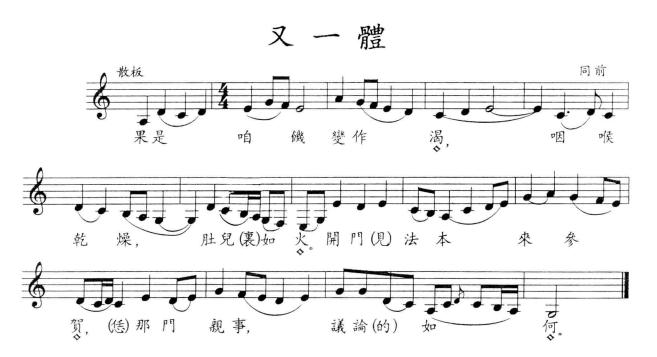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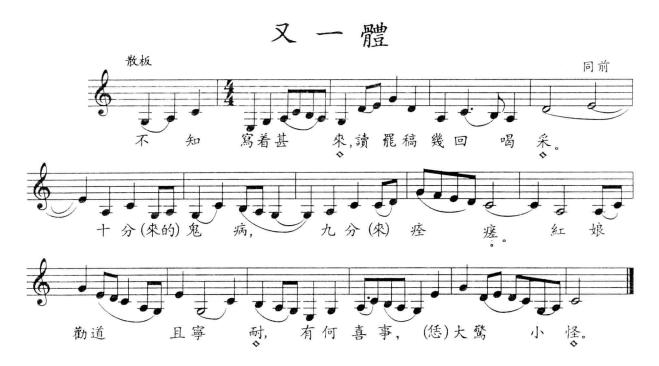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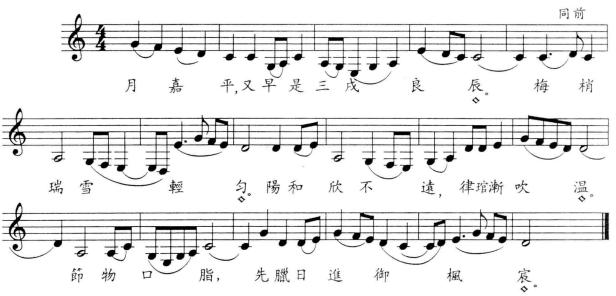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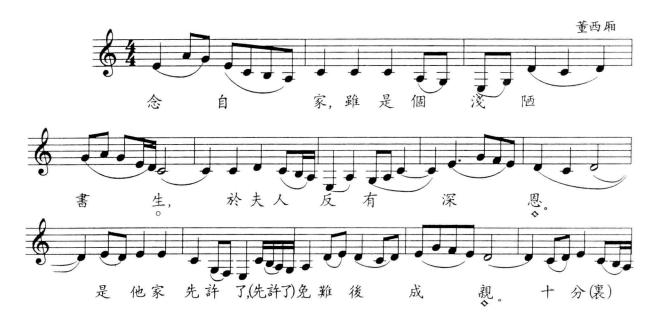
《木蘭花》體,考《董西廂》注高平調,今歸本調。首三閥同體,皆為正格。第四閥至第六 閥起處,較前體將首二句增一字,并作七字一句,是為滅句格。第七闥較正格起處,本三字兩句, 此變作一六一七兩句,為增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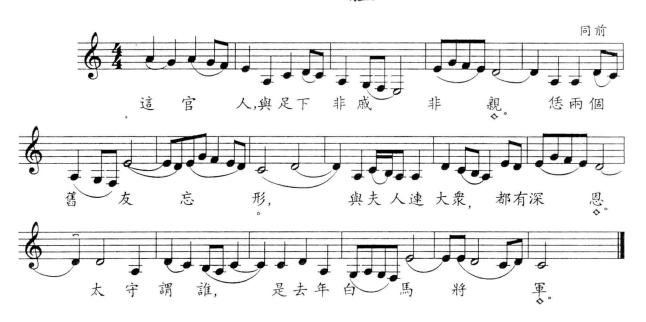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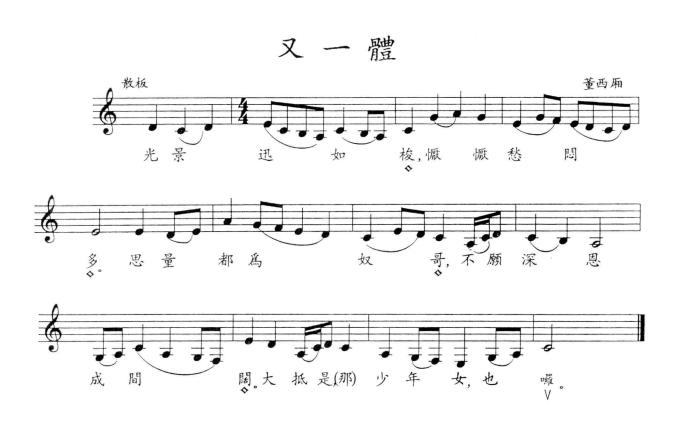




按《于飛樂》六阕, 較其句法皆大同小异,《曲譜大成》及《董西廂》俱注高平調, 今應收入 平調。











《糖多令》首閱系明代樂章,舊譜皆載於越角。今考《董西廂》注高平調,細較句法相符, 歸於本調。次閱、三閱惟末多"也囉"二字,餘句皆大同小异。

青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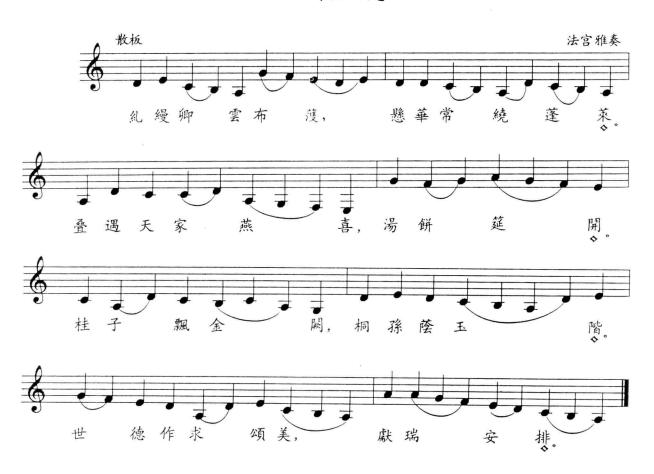






《青玉案》與小石角分別處,惟第二句下彼多"也麼哥"三字為格,此體則無。首閱起處作 五字句,首二字不叠。次閱起作七字句,通首皆作叠字,應為又一體。













《憶漢月》二阕, 次阕载首阕第六句滅一字, 末句增一字, 惟此异, 餘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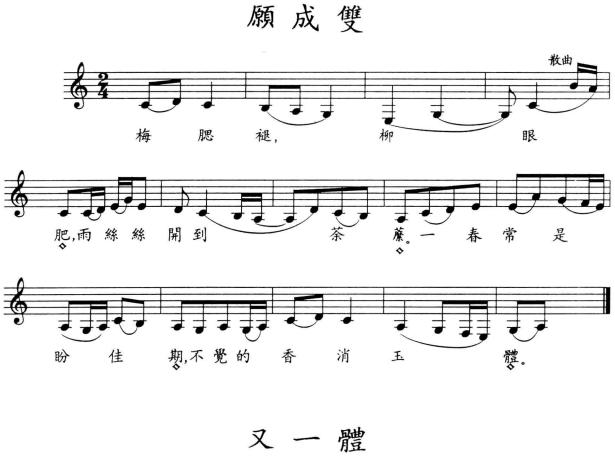






《文如錦》舊譜所收,首二陽合而為一,再後接《願成雙》二闊,混為一曲,多至四十餘句。 及《廣正譜》又將《願成雙》二闊分作三四《幺篇》,皆非,今俱按調分出。首二闊乃元王和卿散曲,首闊為正體,次閱舊名《幺篇》。以下四體,各有不同,以備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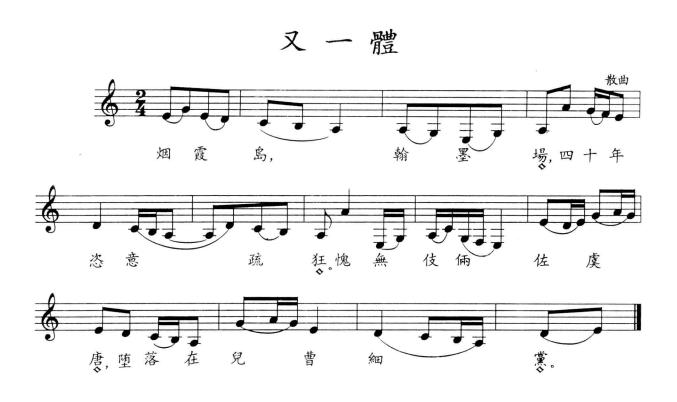




















《顾成雙》凡三字起句者為正體,七字起句舊名《幺篇》。末二閱舊譜與前《文如錦》混為一関,今分清。

玉梅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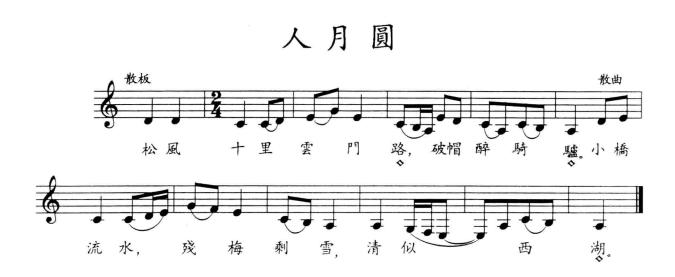








《晝夜樂》舊譜并為一関,今按體分作一正格,一幺篇,考《正音譜》所分句法續斷,今照 《廣正譜》所分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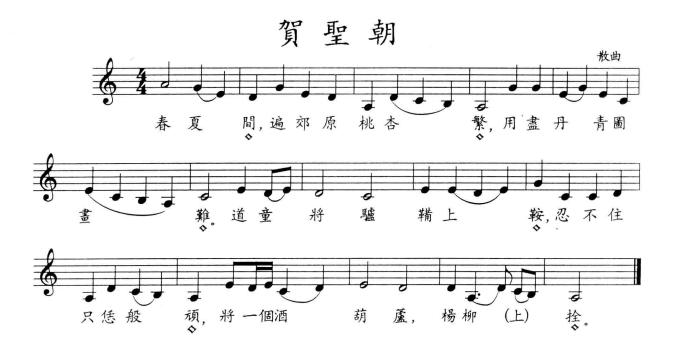
《傾杯序》四闋本合一套,其句法各有异處。與後曲《傾杯樂》大同小异。舊譜止收首闋,今將四闋并列,其异處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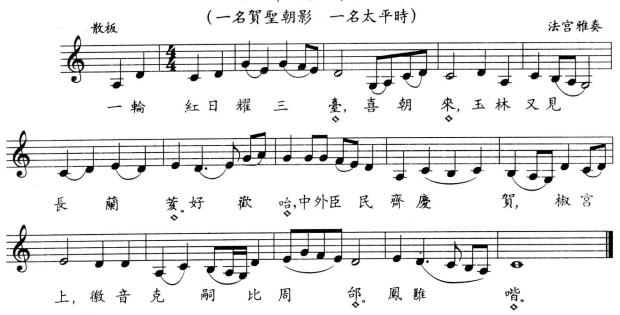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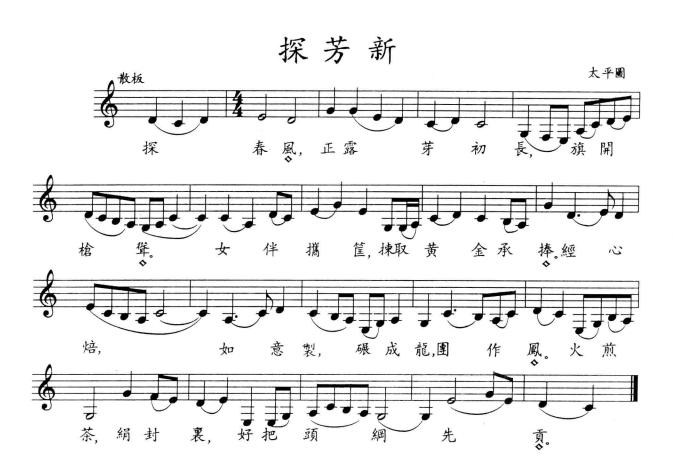
《傾杯樂》首闋為正體, 次闋句法少有不同, 舊名《幺篇》。



此《賀聖朝》較中呂調,商角曲皆不同,止此一體,別無可考,《曲譜大成》俱歸商角。今較句法既异,應歸平調為是。

添聲楊柳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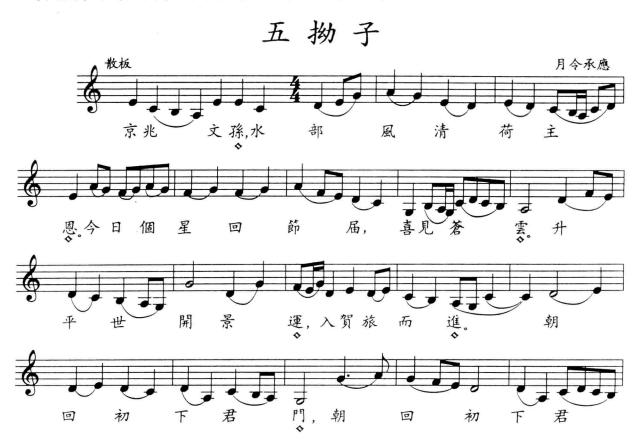
《探芳新》次関較首関, 起句增三字, 末句減二字, 惟此小异, 餘句皆同。







《采樓春》即《拋球樂》,首闋為正體,次闋句法迥异,應為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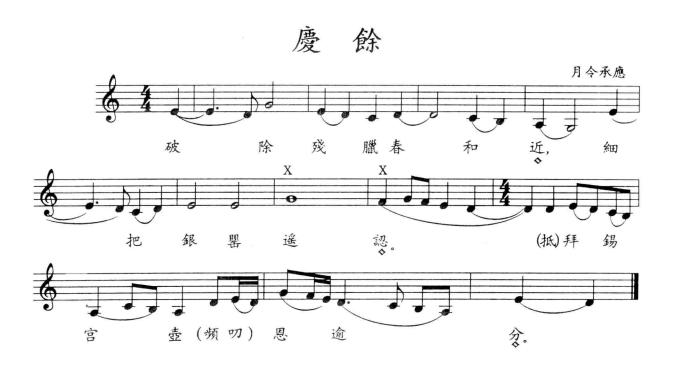
此《五拗子》體,與南詞《鳳友鸞交》對格,舊譜未載,南詞收在羽調,北詞應入平調。此章平仄合度,聲調平和,則借舊名,另倚新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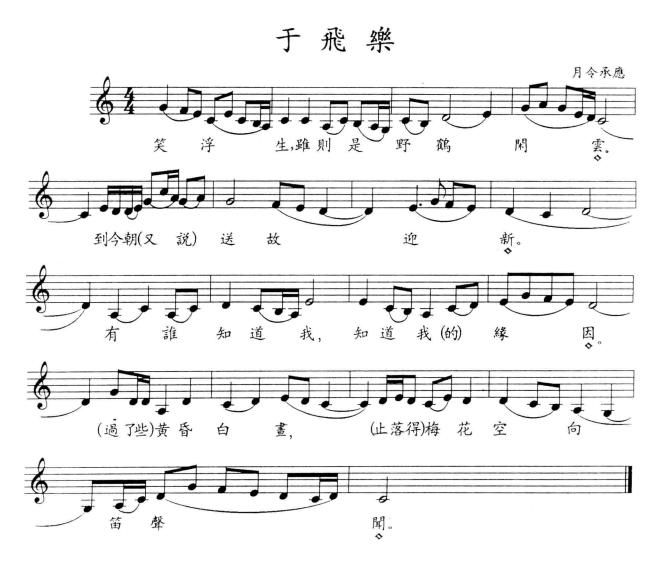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八十

平調套曲









糖多令





煞 尾



文如錦





煞 尾



糖多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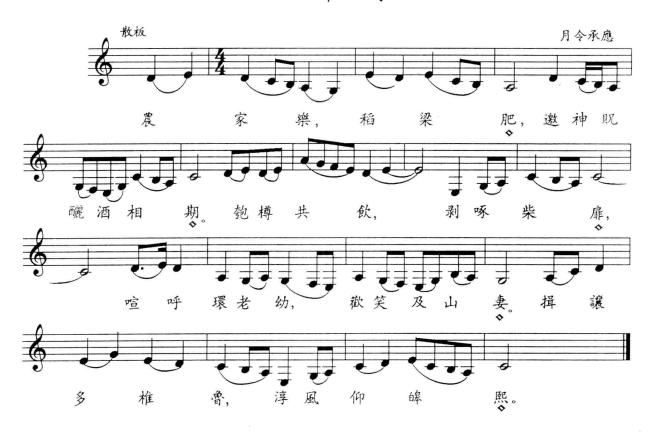
木 蘭 花







牧羊關







于飛樂







人月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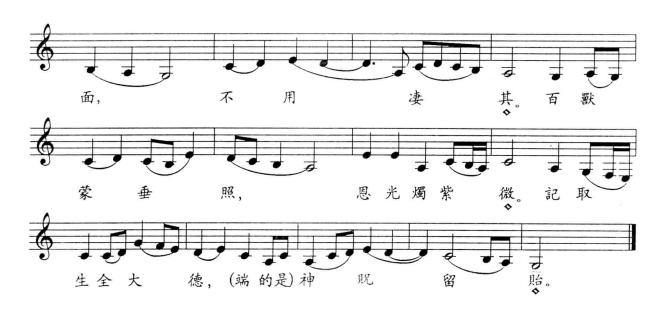


者刺古



雪花飛











青玉案



慶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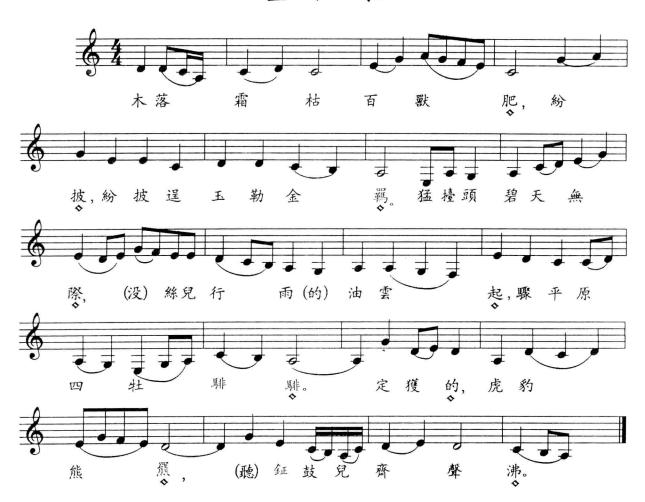








晝夜樂









糖多令





牧羊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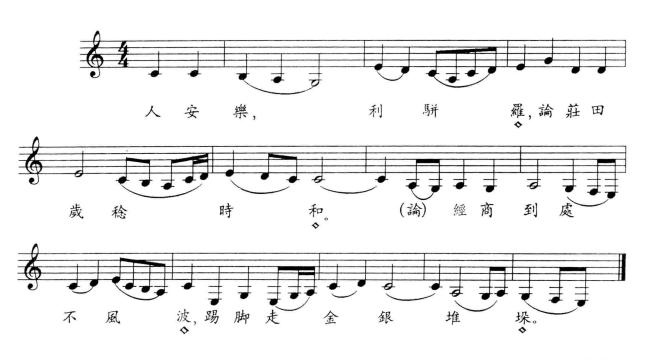


尾聲



願成雙





出除子



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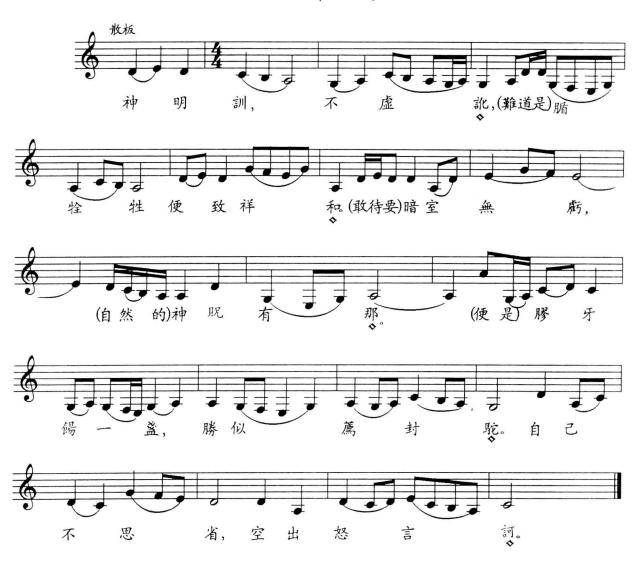


糖多令





牧羊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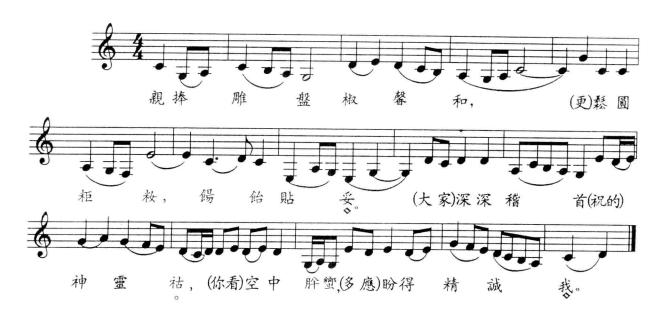


慶 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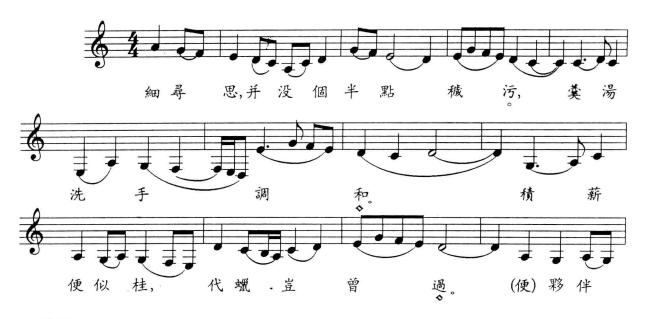
木 蘭 花





于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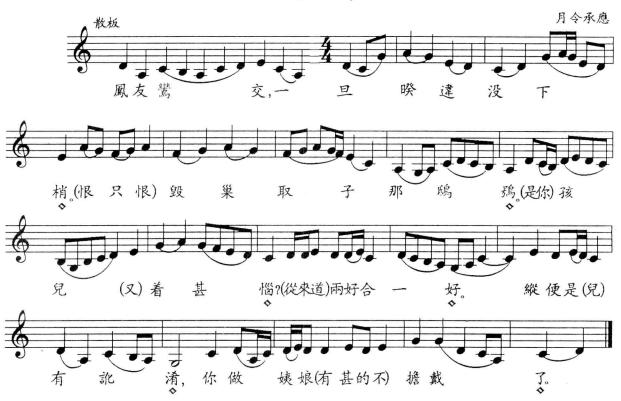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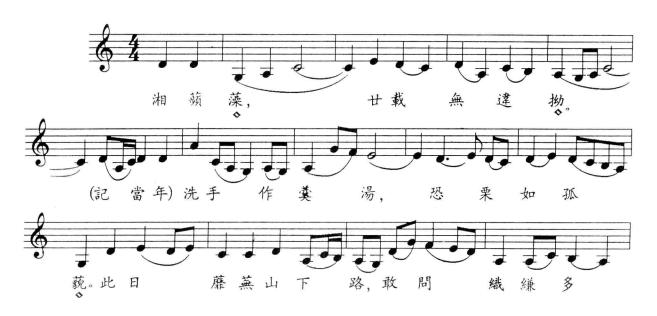


青玉案











又一體







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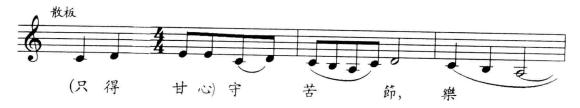


文如錦















木 蘭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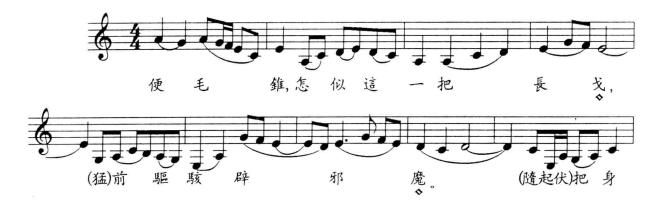






于 飛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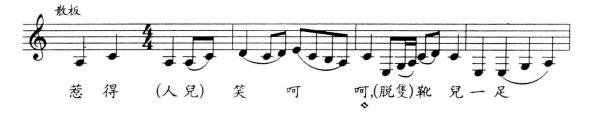
青玉案



糖多令









牧羊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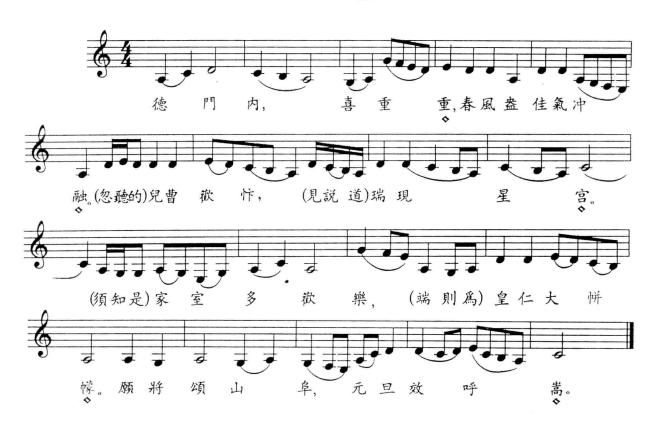


牧羊關









文如錦



古神仗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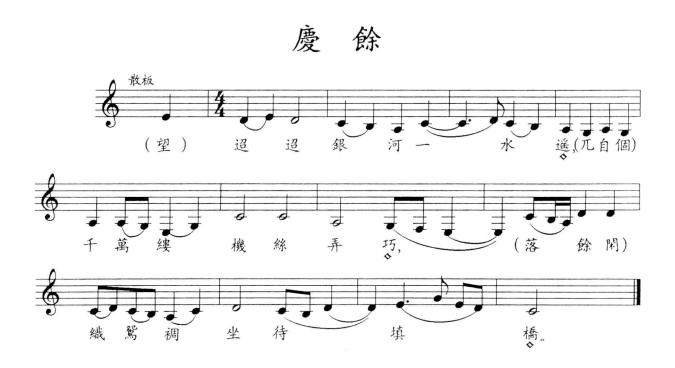
願成雙











此套內《古神仗兒》, 較正格首二句, 各添三字, 皆作上三下四七字句, 且減去第七, 七字一句, 是為另一體也。

彩樓春





尾聲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八十一

平調合套





南金鳳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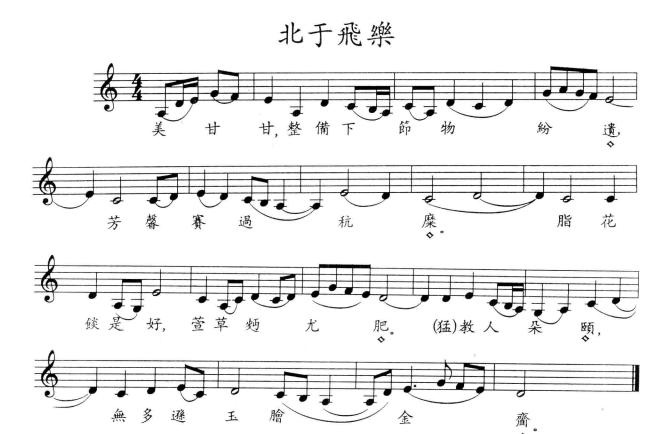
北願成雙



南馬鞍兒







南梧桐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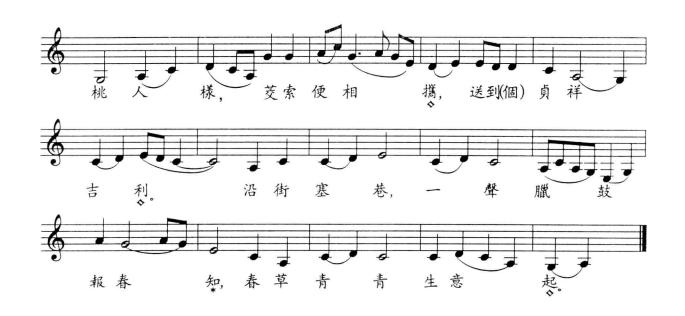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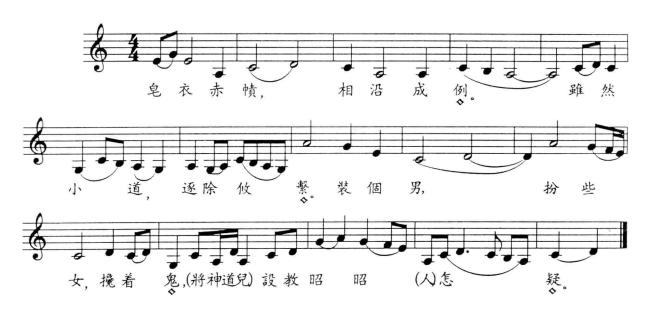
北人月圓







北節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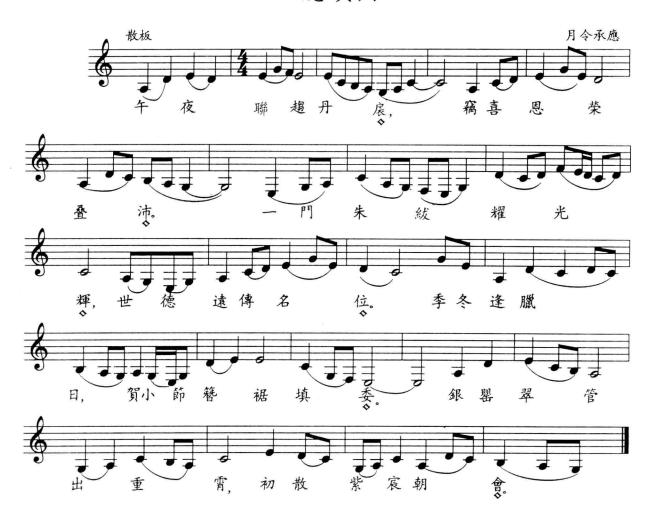
南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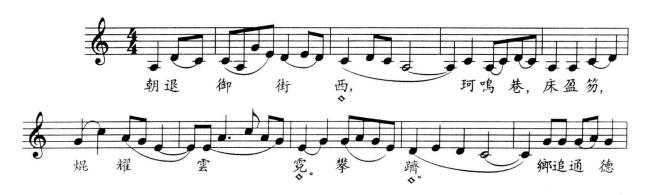




北憶漢月



南四季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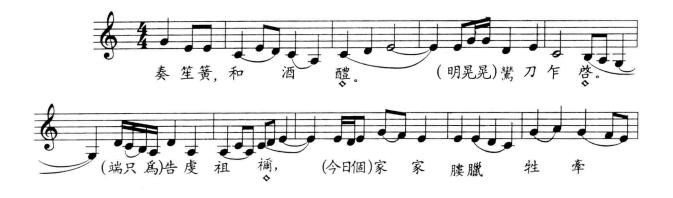




南花覆紅娘子



北木蘭花





南馬鞍帶皂羅



北玉梅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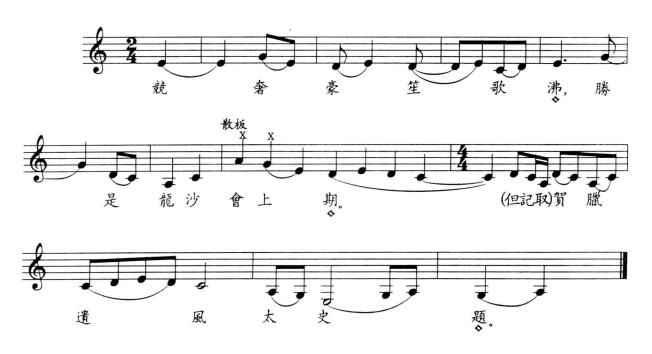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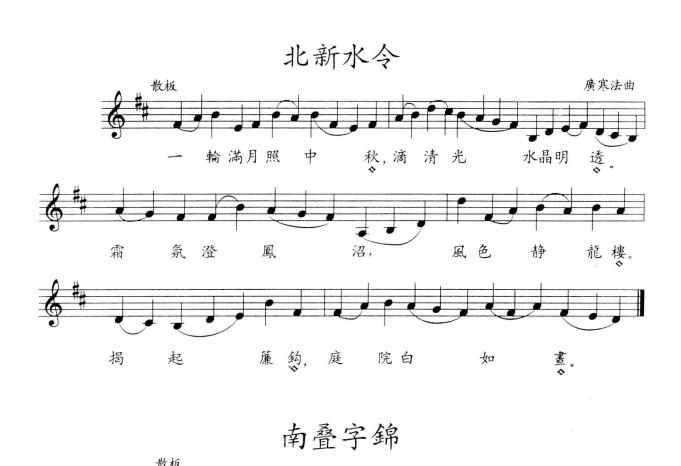


南凝行雲煞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卷之閏

仙吕入雙角合套



映十二畫 檻,清夜裏

游,

掩

映

掩





北折桂令



南醉扶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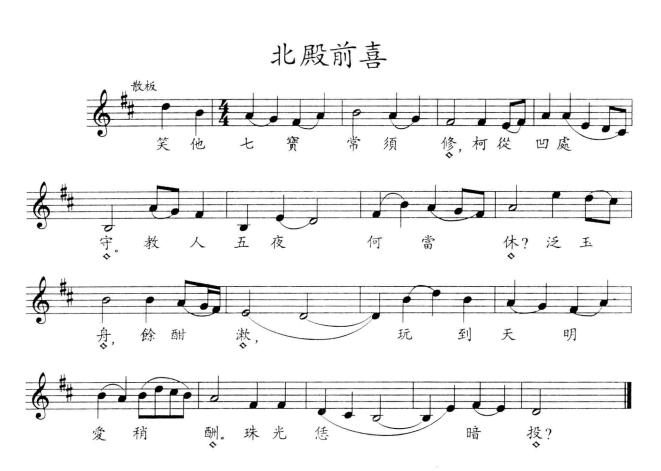
北步步嬌











南桂花遍南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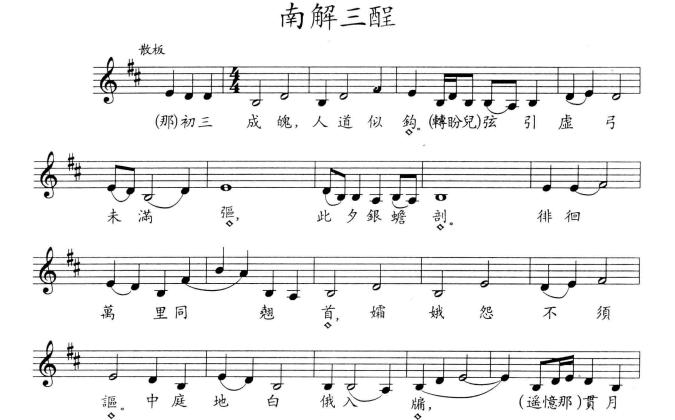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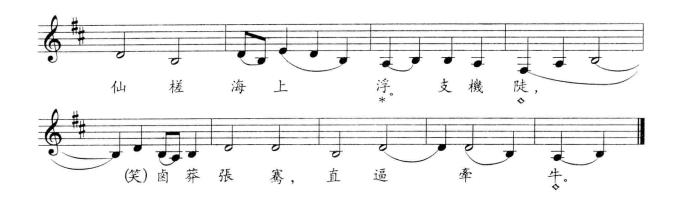


北小喜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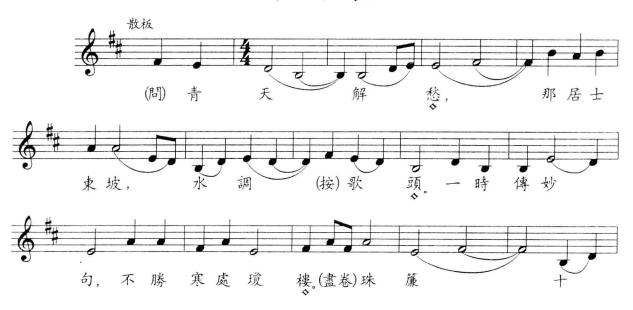




北大喜人心



南五供養





北小将軍



南三月海棠





北搗練子



南川撥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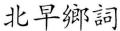




北離亭宴煞



此套之南曲體式,皆與正體有异,考諸傳奇,如此體式者盡有,今并填入套,以補將來之遺漏。





南惜奴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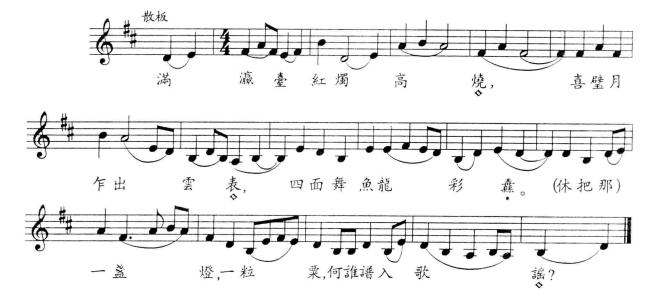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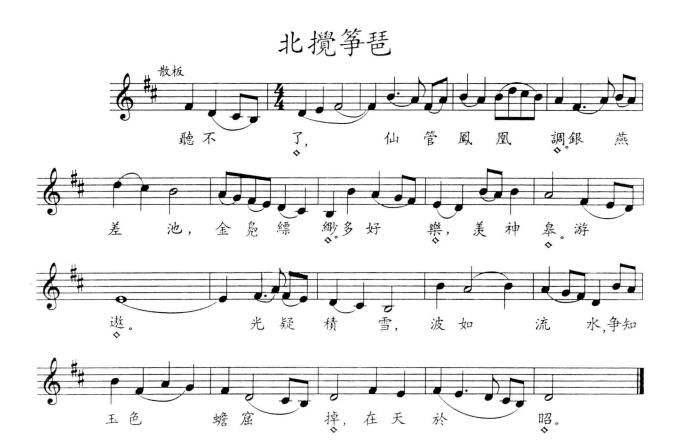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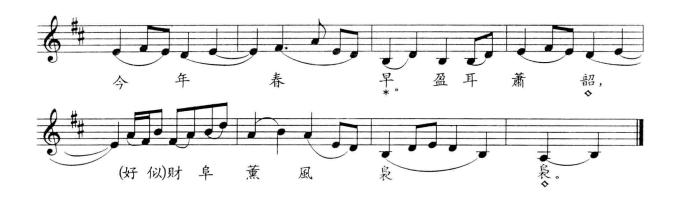


南忒忒令











南江兒水



北豆葉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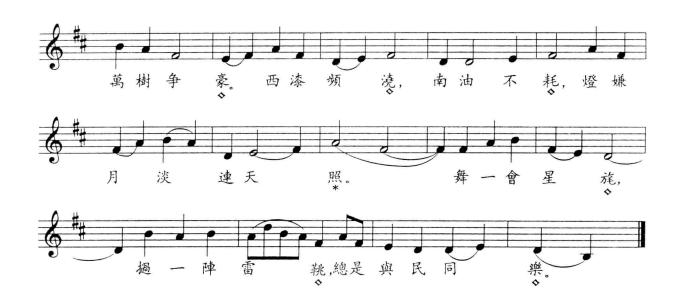






南錦衣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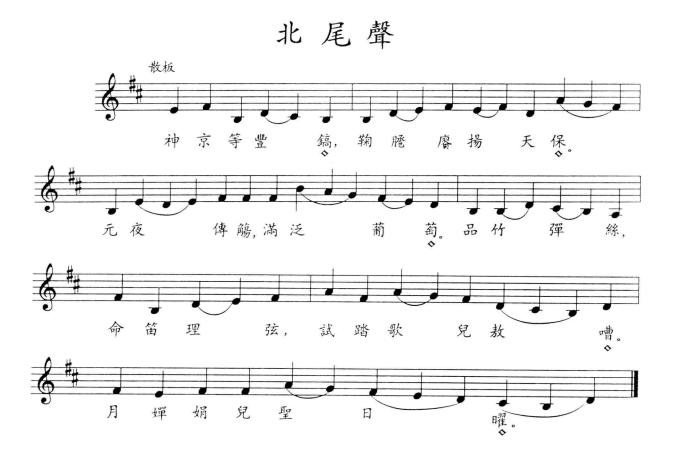
北慶豐年



南浆水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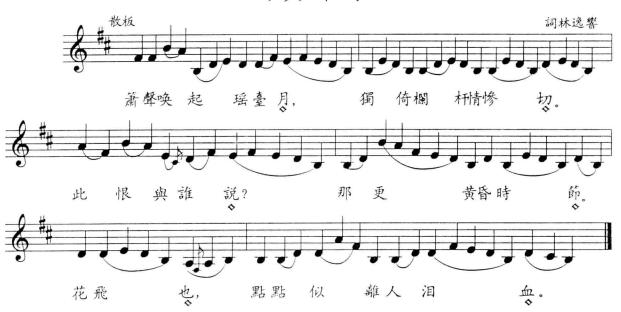






此套闪南调数體, 皆與正體少异, 考各傳奇中, 此體亦有之。今并填入套, 以廣其式。

南真珠馬





帕上,

曾把

新詩

年,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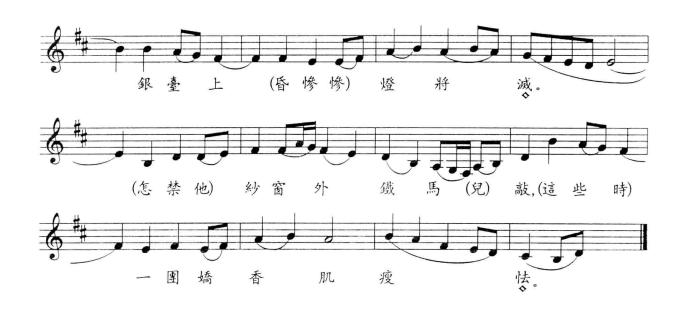
暗想

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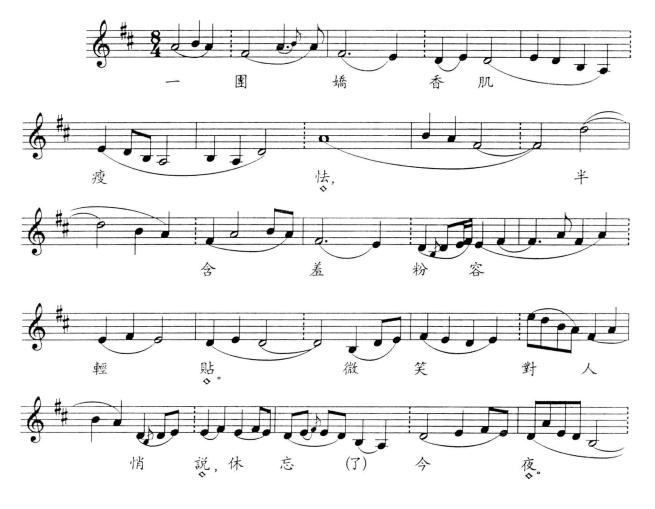


北雁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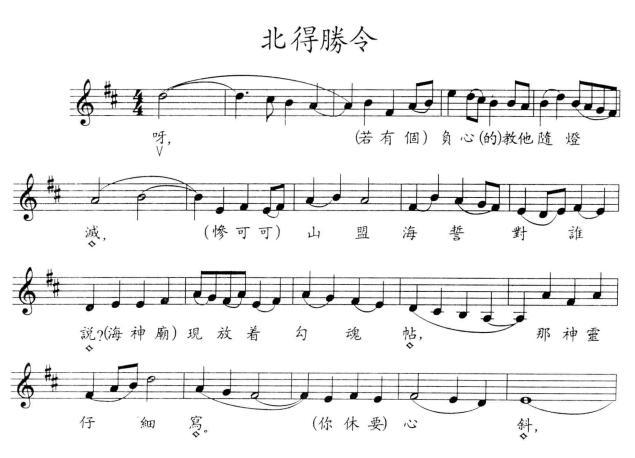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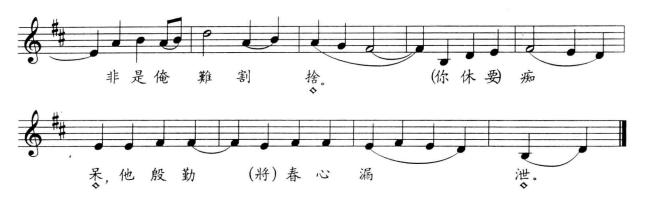


南沉醉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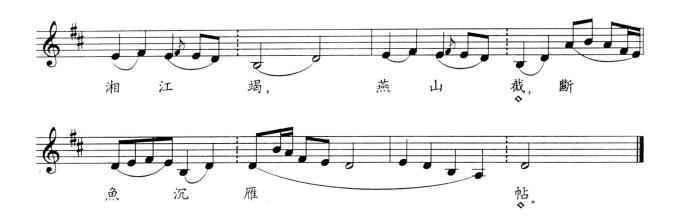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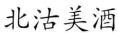
















北川撥棹



南桃紅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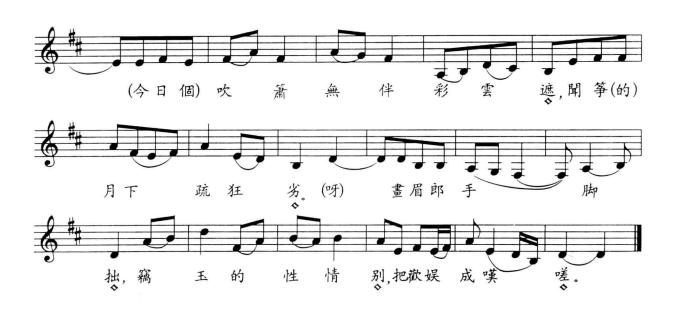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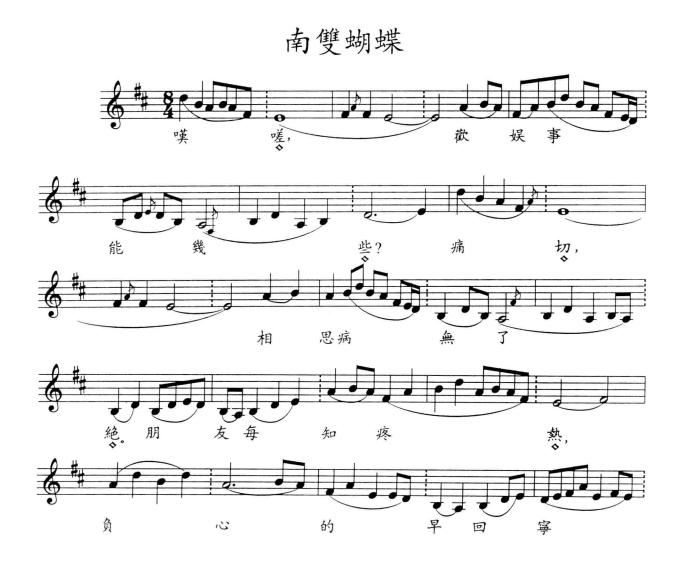


(好教我) 行

眠

明











南園林好



北夜行船



南川撥棹





北梅花酒



南錦衣香





北收江南











北有結果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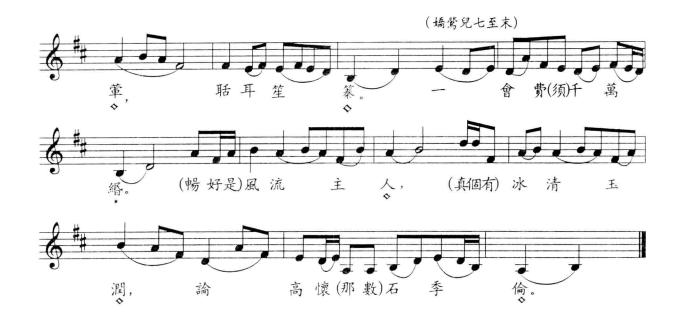
此套北曲體多有牽強推湊,因欲合下文作續麻體,以致結句皆與正體有乖。况與南曲迥然出乎二手。想後人因有南曲而作此以雜之耳。其《阿納忽》、《夜行船》二曲,《詞林摘艷》作《脱布衫》、《倘秀才》,句法既不相同,宫調又復各別,今改正。

北新水令



南雙令江兒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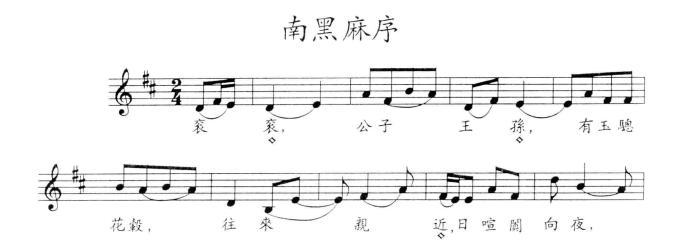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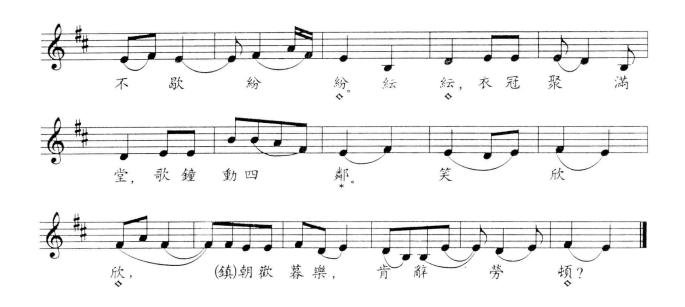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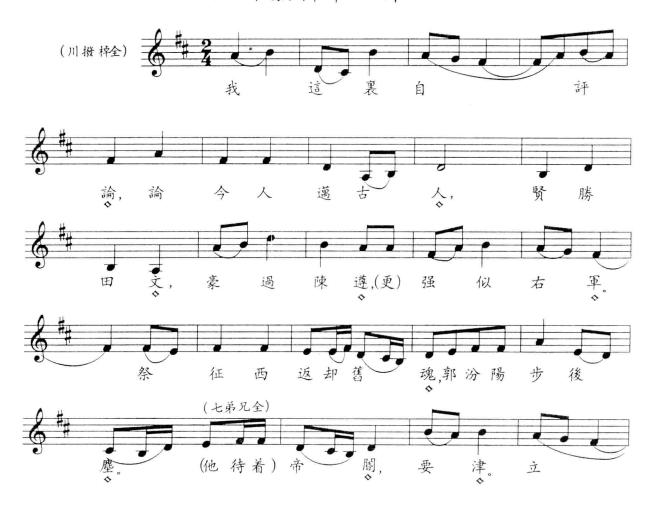
北挂玉鈎







北川撥棹帶七弟兄





南錦衣香



北梅花酒帶收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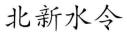
恁,

清

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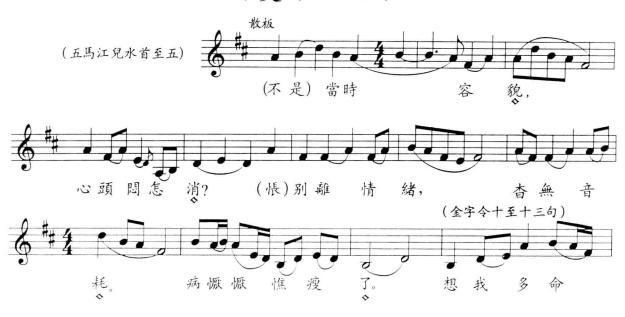
儿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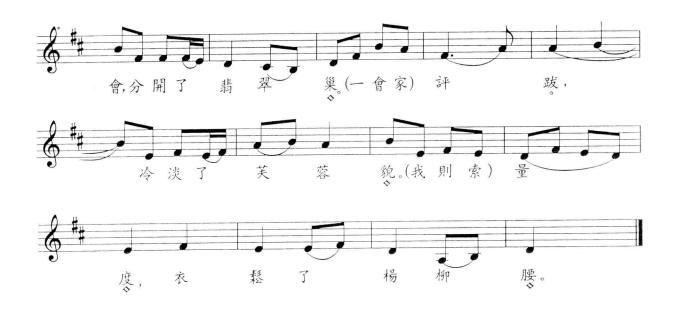
南雙令江兒水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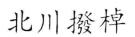




南漿水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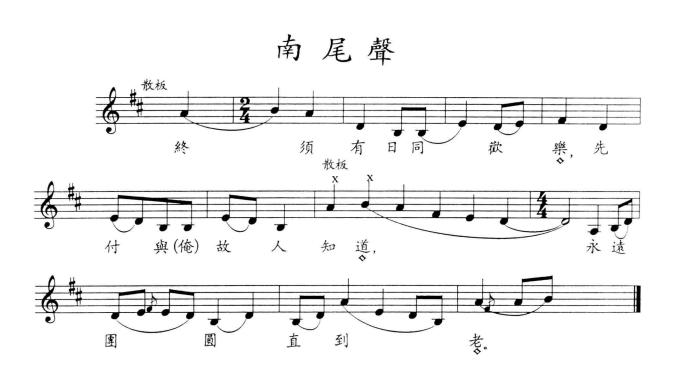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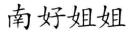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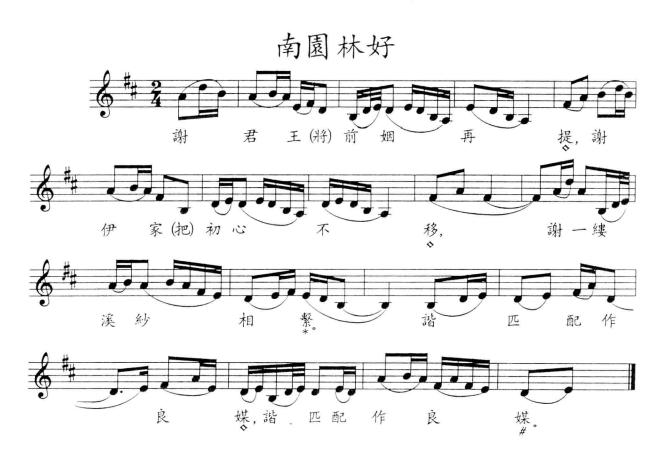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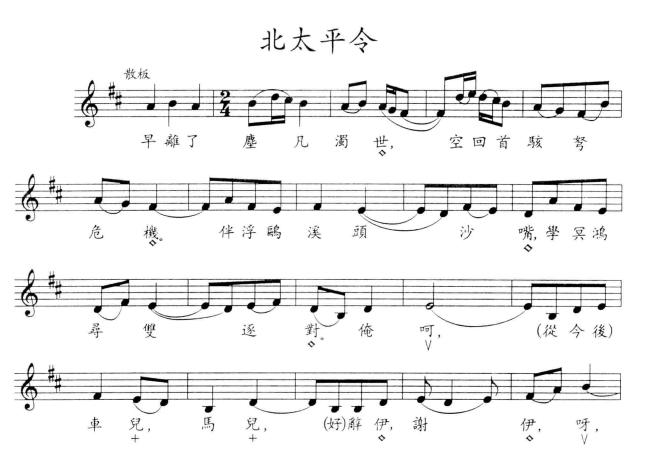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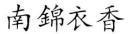






北梅花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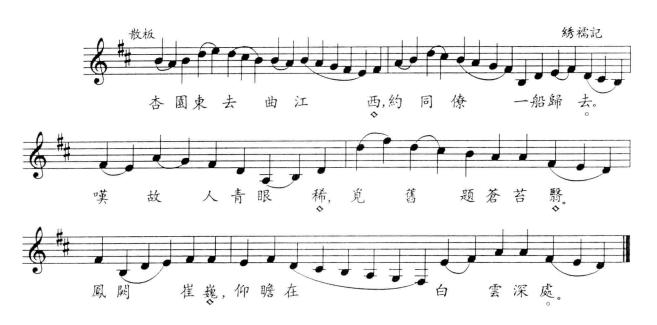






《绵衣香》、《浆水令》本楊升庵《吳宮吊古》套內曲、梁伯龍借用耳。

北新水令



南步步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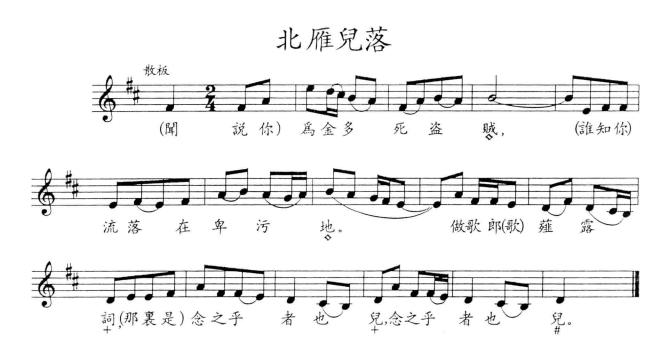


北折桂令



南園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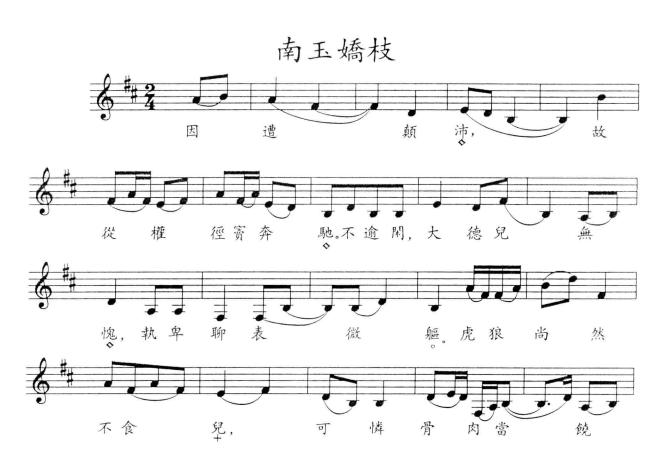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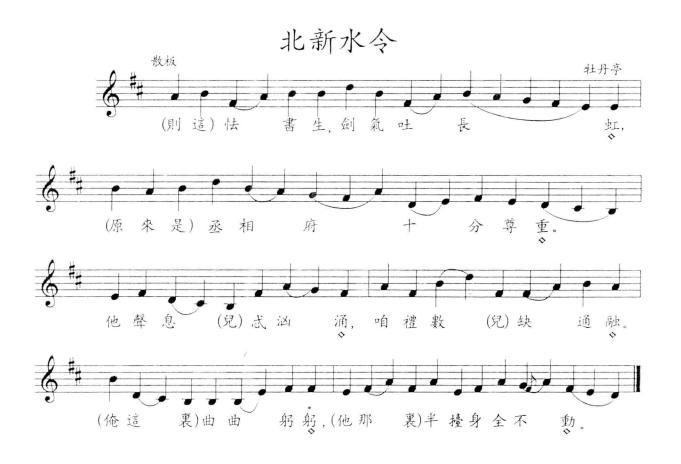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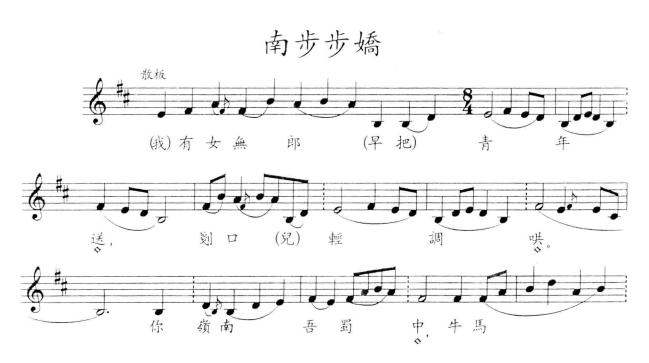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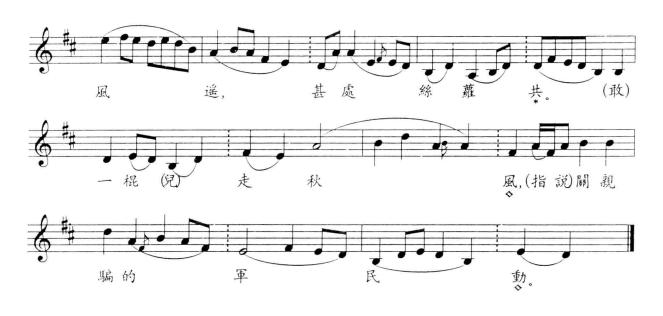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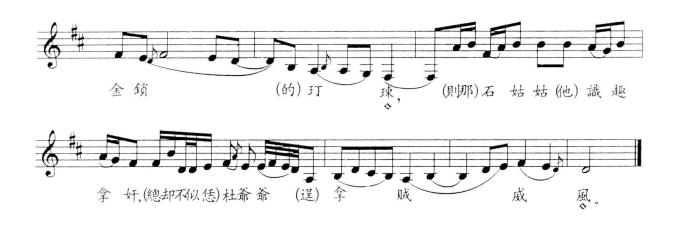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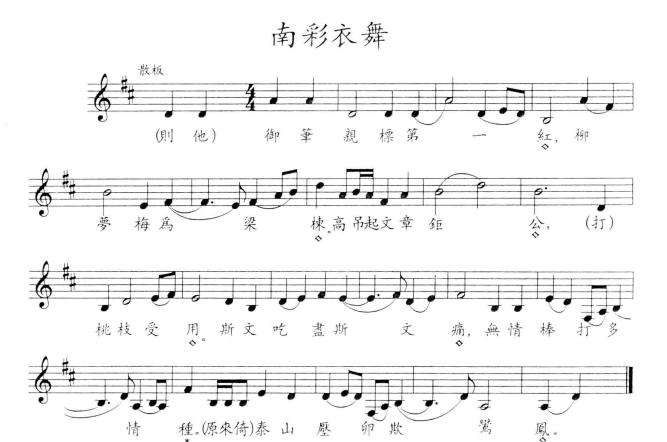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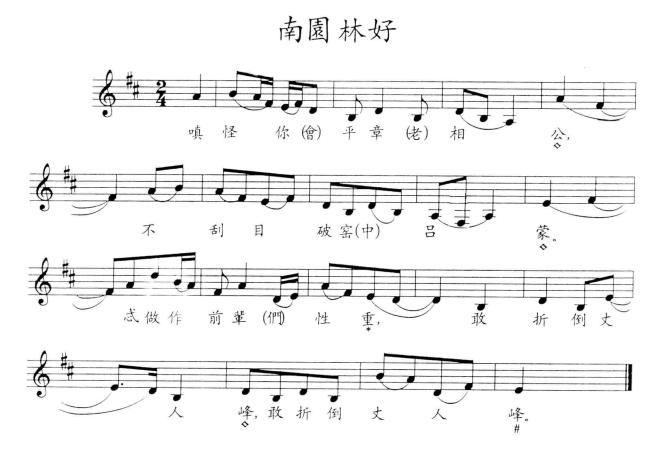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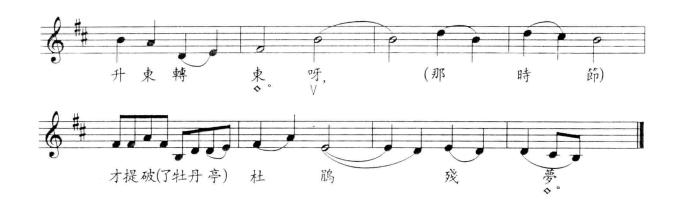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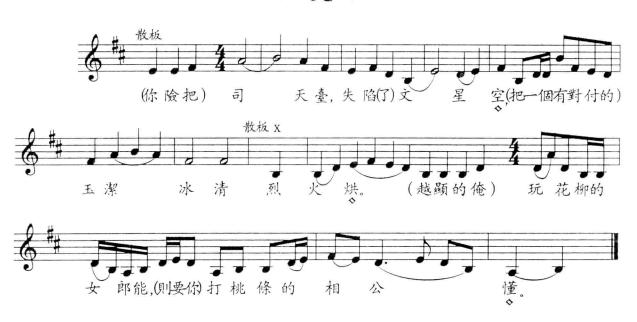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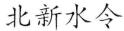




南雙煞



前《得勝令》中多二句,與正體有异。《太平令》少第四句,諸傳奇合套中此體居多。《雙煞》, 考湯若士原本誤作《北煞尾》,《隨園譜》扭作三句之《尚和縷煞》,將文義割裂,幾不成語矣,今 依《蕉柏》之《雙煞》,仍存本文四句。





南步步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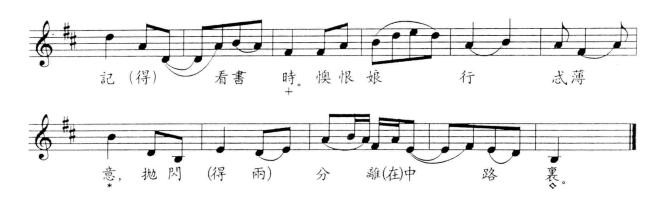






南僥僥令







南園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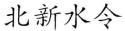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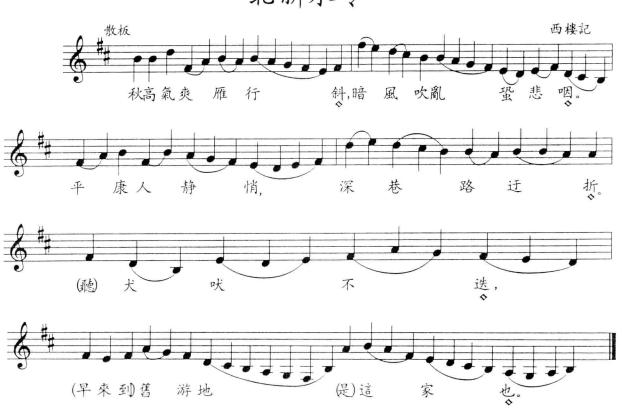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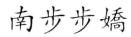




《沽美酒带太平令》中間轉韵者絕少, 此為創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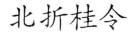






















南僥僥令



北收江南





南園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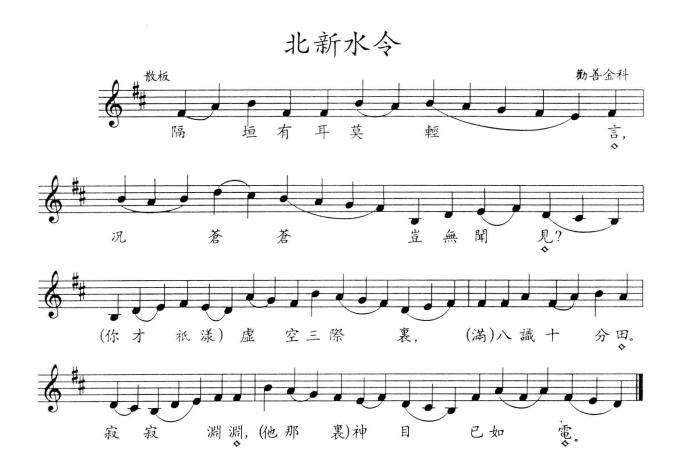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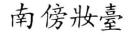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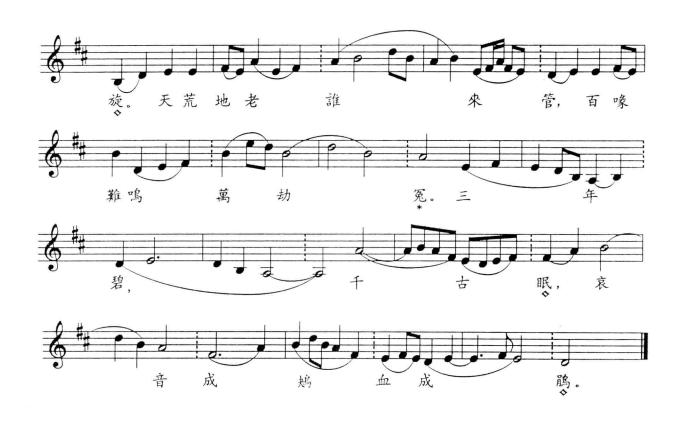
南清江引















南凉草蟲







蟬, (却教我)掇 蜂兒 迫近 項 肩。陡



北錦上花



南一盆花





北錦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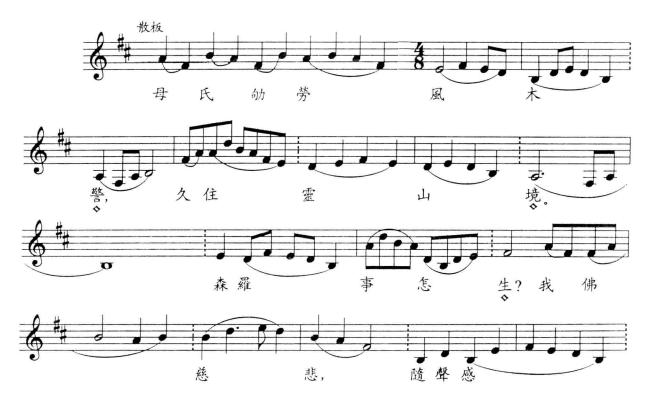
南慶餘



北新水令



南步步嬌







南江兒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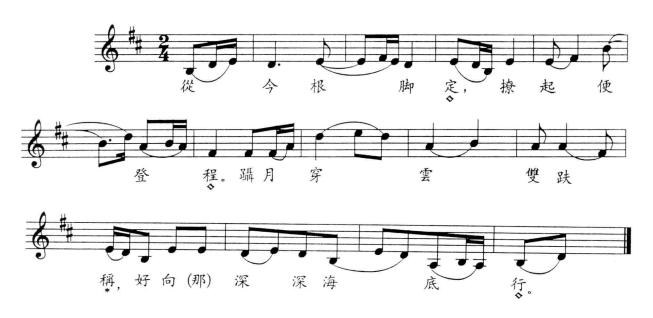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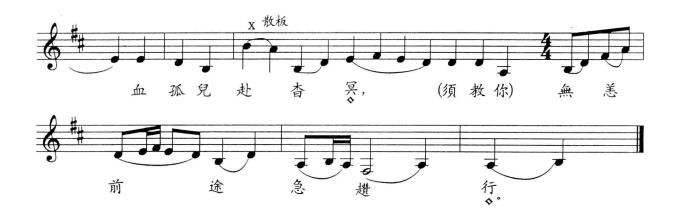
南僥僥令











附 錄:

民國影印本《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序

歌曲之道,昔儒咸目爲小技,顧其難,較詩、古文辭遠甚也。詩非無律也,而其法至簡也;古文辭非無律也,而其法無定也。至於歌曲,則一語、一字之微,往往作者棘手,歌者棘喉。文至歌曲,操觚家幾視若畏途焉。至若厘其句讀,正其宫調,析其陰陽,示人以規矩準繩,則譜録之作爲不可少矣。然自《太和正音譜》,而後若《骷髏格》,若《南音三籁》,下至毗陵蔣氏、吴江沈氏之書及馮猶龍、徐靈昭、張心其、李玄玉諸作,非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也。顧或僅詳南詞,或專論北曲,偏至之詣雖工,兼人之學未具。又諸家之說,只應爲文人制詞之用,而於音律家,清濁、高下之變,概未之及,是猶有所未盡也。

遜清乾隆七年,和碩莊親王奉敕編《律吕正義後編》,既卒業,更命周祥鈺、徐與華輩 分纂《九宫大成南北詞譜》八十一卷。至十一年,刊行之。其間宫調分合,不局守舊律; 搜採劇曲,不專主舊詞;弦索、簫管,朔南交利。自此書出,而詞山曲海,匯成大觀,以視 明代諸家,不啻爝火之興日月矣。先是康熙五十四年,詹事王奕清等撰《曲譜》十四卷。 又五十九年,長洲吕士雄等撰《南詞定律》十三卷;《定律》取裁,鞠通新譜,爲一代良書。 《曲譜》雖南北咸備,實則襲取詞隱、丹邱之作,鈔録成書而已。莊邸因發憤厘正,重訂此 帙,南詞則取《定律》,北詞則間及《廣正譜》,而又備載供奉法曲,冠南北各詞之首。蓋純 廟初年,華亭張文敏以文學侍從,深荷寵眷,一時內廷宴樂之,大抵出文敏之手。今譜中 所録《月令承應》、《法曲雅奏》、《九九大慶》、《勸善金科》等詞,皆是也,抑更有取者。董 解元《弦索西厢》,明嘉隆中已绝響矣;又臧晋叔《元曲百種》,見諸歌場者,今且無十一 矣。獨此書詳録董詞,細訂旁譜,而臧選全曲多至五十餘套。《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吾 不禁嘆觀止焉。不惟是也,余嘗謂歌曲之道有三要也:文人作詞,國工制譜,伶家度聲。 往昔,吾鄉葉懷庭先生作《納書楹曲譜》,四聲、清濁之異,宜分析至當,識者謂宋以後一 人,實皆依據此書也。今譜中一詞輒列五、六體,陰陽剛柔之理,一一可辨,引而申之,觸 類而通之,則作詞制譜之方,於是乎咸在,以之度聲,易若反掌,而梁魏遺法,或賴以不墜 乎。

余少喜讀曲,深以未見此書爲恨,及客海上,自柳君蓉村處得之,忽忽已十年矣。今歲,陳君友年應京師社盟之請,因據内府舊本,影摹上石。天下之寶,當與天下人共之也。屬爲弁首,輒述之如此。

癸亥孟冬 長洲吳梅叙并書 時客南京

新定九宫大成序

裁雲鏤月, 擫玉笛於風前; 滴粉搓酥, 炙銀笙於華屋。唐宋以詩餘奪席, 輒付歌喉; 金元則樂府專家, 所垂院本。關漢卿如瓊筵醉客, 王實甫如花塢佳人; 三峽波濤, 費唐臣 之壯采; 九天珠玉, 鄭德輝之清辭; 以至張雲莊玉樹臨風, 商政叔朝雲静影, 莫不家藏拱 璧, 户握蛇珠。

然而古調淪亡,新聲代起,李延年一十九章,既無遺譜;蘇祗婆八十四調,絕少傳人。杜夔能亂鏗鏘,而三百篇中僅存其四;鄭譯考異鐘律,而七聲之內又失其三。自非妙解神機,心通肉譜,何以淄澠雅鄭,鼓吹咸英者哉?原夫《子夜》、《前溪》之後,支派實繁,《霓裳》、《白苧》以還,源流差别,自《歌樓》有格,圖其譜而不有其辭,樂髓有經,詳其綱而未悉其目。雖魏良夫獨步騷壇,長日春林轉黃鸝之昵院;梁伯龍專精藝苑,和風翠幕,點紅豆於嬋娟;而寒山有譜,未免病於偏;隨園有譜,未免傷於雜。甚者以宫爲調,以調爲宫,徒滋踳駁;以板從腔,以腔借板,愈覺紛糅。矩矱云亡,淆訛競起,標無準的,人自爲師。

逢此太平風月之場, 况乃皇都佳麗之地, 向司其事, 爰成是書。晴窗檢點, 析繭分絲; 午夜徵歌, 窮厘極杪, 聊同棄日。上下五百年間, 揚彼餘風鬱烈, 三千界裏, 勒爲條例, 訂厥章程, 義準旋宫。 貫珠焉, 自成一書, 旨歸協律, 琢玉者盡結雙環。清角護而陽氣潜浮; 清商奏而風雨驟至。哀曼則雲凝空白, 樂操則榮反寒條。節度森然, 丹鉛備矣, 從此漱芽蘭畹, 有字皆馨; 擴彦梅溪, 無以不潔。足令齊謳趙瑟, 波横睇而浮光; 越艷吴歈, 黛護蛾而斂色, 猗歟! 蘭笑麗矣鸞回, 是爲序。時

乾隆十一年丙寅春夾鐘月既望 愛月居士識并書

新定九宫大成序

乾隆六年,天子懋建中和,有事於禮樂,命開律吕正義館,而和碩莊親王實總其事。 於時選儒臣之嫻習者,分掌校讎之役,振得與焉。至九年書成,天子嘉獎,議叙有差。雖 然,振等何勞焉? 嗟乃王之教也。王博綜典籍,尤留心於音律之奧蘊,能窮其變,而會其 通。既蒇事,乃出九宫大成一編,命振叙其大概。振受而卒業,喟然嘆曰:甚哉,樂之難 言也。非樂之難言,而言樂者之過也。蓋儒者之議,主於義理,故考據該博,而諧協則 難。工藝之術溺於傳習,而義理多舛。二者交譏,樂之所以晦也。且如南北二曲,宮調 繁多、自《嘯餘譜》行世,而填詞家奉爲指南。其實踳駁不少。至北曲九宫,舊無善本。 填詞者大都取《吴騒合編》套數,敷衍成曲而已,其訛誤更不可言。然而舉世無訾之者, 蓋學士大夫洛誦陳編,或高談古樂,而鄙棄新聲;或識謝周郎,而罔能顧曲;或溺於辭藻, 而不解宫商。至於音分平仄,字判陰陽,其理至微,其用不易。從來讀書稽古之士,分平 仄者十得八九,辨陰陽者十無二三,無怪乎音律之學愈微而愈晦也。是編溯聲律之源, 極宮調之變,正沿襲之謬,匯南北之全。以義理言之,依然風雅之遺也;以音節言之、厘 然律法之比也。士大夫知此不至是古而非今,工伎知此不至師心而自用。謂之大成,信 乎其大成也已。嘗慨三代而下莫盛於漢文,其時刑措不用,幾致太平矣;獨於禮樂之事, 顧謙讓未遑及。至孝武奮發有爲,河間獻王又號最賢,來朝以雅樂獻,顧僅令太常存肄, 歲時備數而不常御,其常御者皆非雅聲。 豈樂之興廢固有時耶?今聖人御宇. 咸五癸 三,稽古右文,禮明樂備,固非西京所得比擬。而朱邸親賢,恪恭藩服,又非河間所能頡 頏也。然則是編之刻,豈徒博大雅之稱云爾哉,用以導揚聖化,鼓鬯休明,胥於是乎在。 振得厠名簡末,顧不幸歟。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六月朔,律吕館纂修翰林院侍讀學士于振謹序

新定九宫大成序

莊親王既蒙上命纂輯《律吕正義》,因念雅樂燕樂實相爲表裏,而南北宫調從未有全函。歷年既久,魚魯亥豕不無淆訛,乃新定九宫大成。而祥鈺等既在轄屬,實分任其事。書既成,王諭曰:"書之有序,例也。汝其序之。"顧鈺也何人? 厠名其間,已爲厚幸,敢言序乎。然蒙恩諭,不敢辭。輒弗揣弇陋,而謹言其略。

蓋古人律其辭之謂詩,聲其詩之謂歌。詞曲之作,豈權輿是耶?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迨漢武時創立樂府,采詩入樂,而聲律浸盛。方今聖人御世,禮樂修明。我王之修是書,蓋亦黼黼昇平之意也。鈺等忝列内廷,蒙命較録。乃於三極九變之節,略窺奧突,博戈群編,分官别調,缺者補之,失者正之,參酌損益,務極精詳,每一卷成輒呈審覽而折衷焉。猥蒙獎許,進鈺等而教之曰:"夫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隋唐以來,三百篇中僅傳《鹿鳴》、《關睢》十二章。宋時趙彦肅將句字配協律吕,因垂作譜。於《鹿鳴》等六詩爲黃鐘清官,注云俗稱正宫;《關睢》等六詩爲無射清商,注云俗稱越調。今人但知南北曲有正宫越調之名,而不知亦麗於風雅。至於工尺字譜'四上競氣'之語見諸《楚辭·大招》,洎乎《宋史》。是書之輯,非予創爲,一依古以爲程,殆與雅樂相爲表裏者敷。"於是鈺等曠若發蒙,誠然心服。雇鈺尚有進者:古人溫樹不言,示謹秘也。是書所輯如《法宫雅奏》、《月令承應》諸篇,皆禁庭清燕之供。而登之簡編,毋乃於古人相逕庭乎?古人所言事也,是書所輯詞也。且九重旰食宵衣,籌雨晹而疏宴賞,天下所共知也。則遇歲時而呈謳歌,司其事者之職分,亦何不可於天下共知之有。一時同事則有毗陵鄒金生(漢泉),茂苑徐與華(紹榮),古吴王文禄,武榮徐應龍(御天)、朱廷鏐(嵩年)。

虞山周祥鈺南珍謹序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桂月谷旦

分配十二月令宫調總論

《宋史·燕樂志》以夾鐘收四聲,曰宫、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徵聲、 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吕宫、道宮、南吕宫、仙吕 官、黄鐘宫。商聲七調曰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羽聲七 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黄鐘調。 角聲七調曰大石角、高 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 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 顧世傳曲譜,北 曲宫調,凡十有七。南曲宫譜,凡十有三。其名大抵祖二十八調之舊,而其義多不可考。 又其所謂宫調者,非如雅樂之某律立宫,某聲起調。往往一曲可以數宫,一宫可以數調。 其宫調名義,既不可泥,且燕樂以夾鐘爲黄鐘,變徵爲宫,變宫爲閏,其宫調聲字亦未可 據。按騷隱居士曰宫調當首黄鐘,而今譜乃首仙吕。且既曰黄鐘爲宫矣,何以又有正 宫? 既曰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矣,何以又有羽調? 既曰夷則爲商矣,何以又有商 調?且宫、商、羽各有調矣,而角、徵獨無之。此皆不可曉者。或疑仙吕之"仙",乃"仲" 字之訛,大石之"石"乃"吕"字之訛,亦尋聲揣影之論耳。《續通考》謂大石本外國名,般 涉即般瞻,譯言般瞻,華言曲也。夫南北風氣固殊,曲律亦異。然宫調,則皆以五聲旋轉 於十二律之中。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 氣,在人爲五藏之聲。"由是言之,南北之音節雖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 也。且如春月盛德在木,其氣疏達,故其聲宜嘽緩而駘宕,始足以象發舒之理,若仙吕之 《醉扶歸》、《桂枝香》,中吕之《石榴花》、《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人月圓》 等曲是也。夏月盛德在火,其氣恢台,其聲宜洪亮震動,始足以肖茂對之懷,若越調之 《小桃紅》、《亭前柳》,正宫之《錦纏道》、《玉芙蓉》、《普天樂》等曲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 越,若南吕之《一江風》、《浣溪沙》,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等曲是也。冬之氣嚴凝而 静正,若雙調之《朝元令》、《柳摇金》,黄鐘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 如花》等曲是也。此蓋聲氣之自然,本於血氣心知之性,而適當於喜怒哀樂之節,有非人 之智力所能與者。

我聖祖仁皇帝考定元聲,審度制器,黄鐘正而十二律皆正,則五音皆中聲,八風皆元氣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宫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吕宫、仙吕調,二月用中吕宫、中吕調,三月用大石調、大石角,四月用越調、越角,五月用正宫、高宫,六月用小石調、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吕宫、南吕調,九月用商調、商角,十月用雙調、雙角,十一月用黄鐘宫、黄鐘調,十二月用羽調、平調。如

此則不必拘拘於宫調之名,而聲音意象自與四序相合。羽調即黄鐘調,蓋調闕其一,故兩用之。而子當夜半,介乎兩日之間,於義亦宜也。閏月則用仙吕入雙角,仙吕即正月。所用雙角,即十月。所用合而一之,履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至於舊譜所傳六宫十一調,沈自晋曾謂自元以來又亡其四。自十七宮調而外,又變爲十三調,則知道宫、歇指久已失傳。而《廣正譜》尚立道宫之名,惟採《董解元西厢》、《憑欄人》、《解紅》小套以存其舊。遍考《元人百種》、《雍熙樂府》,以及元明傳奇,皆無道宫全套,即南詞亦不多概見。合將北詞《憑欄人》等名,南詞《赤馬兒》等名,審其聲音相近,裁并之,不復承訛襲認。若夫般涉調,雖隸於羽聲七調內,今南北詞亦祗寥寥數闋。考諸各譜,附於正宫者俱多。顧般涉本系黄鐘爲宫,自當歸入黃鐘宫,用存循名核實之義云爾。

新定九宫大成南詞宫譜凡例

- 一、舊譜句段不清,今將韵、句讀詳悉注出。又舊譜不分正觀,以致平仄、句韵不明。今選《月令承應》、《法宫雅奏》作程式,舊譜體式不合者删之。新曲所無,仍用舊曲。
- 一、南譜舊有仙吕入雙調。夫仙吕、雙調聲音迥别,何由可合?今將仙吕歸仙吕,雙調歸雙調。但古有是名,不可竟廢。今用南仙吕《步步嬌》,北雙角《新水令》等曲合成套數,以存其舊。
- 一、引本於詩餘,或半或全,不同舊譜,不定工尺,今俱譜出。夫詩餘本可加板作曲,譜入管弦,向來雌雄,俗説不足據。
- 一、舊譜一牌名重用者,皆曰前腔。夫腔不由句法相同;即使平仄同,其陰陽斷不能同,何云前腔乎?九宫大成稱爲又一體者是。其首句有多字、少字處,舊名前腔、换頭,今總稱爲又一體。
- 一、重句爲叠,始於《江沱》之"不我與也"。其稱爲格者,亦有由來。三百篇中或用 "之",或用"兮",或用"止",或用"只"。《楚辭》則用"些",其鼻祖矣。是皆《水紅花》"也 羅"之類,韻在其上本字爲語助也。至若一字爲句,而無其義,若《駐雲飛》之"嗏"者,則 古詩"妃呼豨"之屬也。今并注明爲叠、爲格云。
- 一、句字長短,古無定限。如二字爲句則"祈父"、"肇禋"之屬也。三字爲句則"思無邪"、"於繹思"之屬也。四、五、六、七字,六代以來所常用,不具論。若八字,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屬也。九字"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之屬也。十字"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之屬也。十一字以上荀卿《成相》辭備有之。若少至一字,則雖"都"、"俞"、"吁"、"咨"載在二典,而於歌辭不少概見,惟宋詞《十六字令》之第一句之屬乃有之。至若漢曲"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以十七字爲一句,亦罕其偶也。短於七字者,無論。若長於七字,則雖作一句,究之,必有可讀之處。是以唐人近體至七字而止,七字之聲音克諧也。今遇八字以上句,并加讀焉。
- 一、凡曲中一字成句者,有格,與韻之不同,如《駐雲飛》之"嗏"字。此則本體,必應如是者也。或换字,换韻,總注爲格。他如《誤佳期》之一字句,正體所無,乃屬又一體。則注爲韻,不叶韻者,即注爲句,蓋格者一定不移之理,注韻、注句者,變動不拘之謂也。
- 一、襯字無正板,蓋板固有定式也。俗云"死腔活板"者,非但詞先而板後,若詞應上 三下四句法,而誤填上四下三,則又不得不挪板以就之;修好詞句,究屬遷就,非端使然 也。
 - 一、譜中所收《殺狗記》、《卧冰記》文句鄙俚,《拜月亭》差勝,而用韻亦復夾雜。蓋詩

濫觴而爲詞,詞濫觴而爲曲。此則曲之昆侖墟,故歷來用爲程式,但取音聲,不問字句。 今若盡行削去,則牌名、體式不具,不得已而收之。

- 一、各宫調牌名,曲本所無,選詞以補之。元以後之曲,即宋以前之詞,非有二也。但詞韻與曲韻不同,度曲者仍用中原韻填之可也。
- 一、詞家標新領異,以各官牌名匯而成曲,俗稱犯調,其來舊矣。然於"犯"字之義, 實屬何居?因更之曰集曲。譬如集腋以成裘,集花而釀蜜。庶幾於五色成文,八風從律 之旨,良有合也。
- 一、唐宋詩餘無相集者,後人創立新聲,乃有集調。妃青媲白,去真素遠矣。顧有其舉之,亦所不廢。今以《曲譜大成》、《南詞定律》、蔣沈諸譜,擇而用之。未善者,稍爲更改。起句必用首句,中用中句,末用末句。假如正宫集曲内《三十腔》之類,如集一首,須集一末相應,不在此例。
- 一、各官集調,假如中吕宫起句、中間所集别宫幾句,末又集别宫幾句,至曲終,必須皆協入中吕宫,音調始和。若起句是中吕宫,次句集黄鐘宫,即度黄鐘宫之音聲,便是合錦清吹,不宜用之度曲。譜中《風雲會》、《四朝元》有集各宫者,首句乃雙調内《四朝元》,至曲終,皆是雙調之音聲可證。
- 一、集曲命名,初無一定,往往有名義可取而聲律失調者,亦有節奏克諧而名義欠雅者,今則悉爲厘正,或曲則猶是也。而中間所集之句,其舊注小牌名,句段庸有與本體不合,則另擇别曲句段相對者易之。如《梅花樓》之《桂香轉紅馬》,曲中所集《紅葉兒》、《上馬踢》,今易以《誤佳期》,其總名是當另改。夫既换去"紅馬"二曲之集句,使仍存其舊,名義何居? 閱者不得謂舊曲而立新名。誠所貴乎累累如貫珠耳,抑命名原取合義。倘一曲有兩名者,不妨各自取裁。如《好事近》,一名《杏壇三操》;若集曲曰《好銀燈》、《好事有四美》,則當注《好事近》。若集曲曰《榴花三和》,則當注《杏壇三操》,否則名義不貫。由此類推,莫能枚舉。間有新製集曲,採入以見心花競粲、墨徑旁開,不得拘拘於古人成式也。
- 一、尾聲乃經緯十二律,故定十二板式。律中積零者爲閏,故亦有十三板者。而尾聲三句,或十九字至二十一字止。多即不合式。如四大夢傳奇之尾聲,有三十多字,度曲者不顧文義,删落字眼,遵依尾聲格式,擊板兩失之矣。今俱不録。
- 一、曲之高下疾徐,俱從板眼而出。板眼斯定,節奏有程。今頭板用、即實板拍於音始發也;腰板用 L,即掣板拍於音之半也;底板用 -,即截板拍於音乍畢也;其襯板之頭板則用、,腰板則用 L,以别於正板者,易於識認也。至於一板分注七眼,太覺繁瑣。今正眼則用 D,徽眼則用 D,舉目了然,樂行而倫清已。

新定九宫大成北詞宫譜凡例

- 一、定譜中曲式,謹以《月令承應》、《元人百種》、《雍熙樂府》、《北宫詞紀》及諸譜傳奇中選擇。各體各式,依次備列。
- 一、《雍熙樂府》不同《元人百種》,每折皆有命名。其匯收之曲,即非一體。有不入雜劇偶成散套,與時曲相同者,則當分注散曲。亦有《元人百種》止載雜劇目録,而《雍熙樂府》內節録數曲者,則當分注原名。更有有曲無題者,則當分注《雍熙樂府》。至於套曲,例用四字爲題。如字數或多或寡,則亦概注《雍熙樂府》。餘外傳奇套曲,不拘此例。閱者不得謂同一是書,而中間分注,互異如此,良有故也。若夫《元人百種》并無散曲,以及無題者。使亦照《雍熙樂府》格式,則《元人百種》總名幾無所用作題頭矣。學者何從而識元人之面目乎?是以不行分注原名,統注爲《元人百種》。《禮記》曰"無剿説,毋雷同",爲此不膠於一。俾條分而縷晰,可溯流以窮源。猶之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之旨云耳。
- 一、北詞隻曲猶如南詞正曲,亦可隨分接調,不必拘於成套也。若概欲規仿前人,則向來未收入套之牌名,將棄置不復用乎?此亦其顯而易見者也。故譜中先列隻曲在前,便於填詞審用。成套者另匯爲卷,以示矩範。
- 一、套曲諸譜,止列其名目。今將每宮調套式各舉數套,始得體備。內中或有用別 宮調者,前人已定之規範,聲以類從。惟其變化生心,益覺宮商在手。細溯其流,自可洞 鑒其源也。
- 一、南北合套, 元人舊體各官調俱有套格。今通行者, 不過《新水令》、《步步嬌》套, 《粉蝶兒》、《好事近》套,《醉花陰》、《畫眉序》套,餘體失傳。今於各官調之後, 各列二套。 且南曲俱可接調, 本無專用一宫。今合套內以北曲爲主, 其南曲或有移商换羽之處, 閱 者審之。
- 一、北曲字音與南音稍異。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入聲分隸平上去三聲之內,可謂得 其梗概。但止於平聲分陰陽,而上去不分,尚欠精析。今譜以工尺,陰陽自分。知音者 宜辨諸舌唇齒腭之間,用以輔《中原音韻》之所未逮也。
- 一、北曲落板與南曲不同,一起三四調俱作底板。其落板之曲,或有於第三四句方落實板;或一兩曲已落實板,而忽又搜板不落;或煞尾前半闋已落實板,後半闋作收煞,每句用一底板。此皆度曲之跌賺處。總之北曲貴乎跌宕閃賺。故板之緩急,亦變動不拘。常有一字而下三四板者,至觀字多處亦不妨增一二底板以就之。聲初出即下者曰迎頭板,亦曰實板,則用L。聲盡而下曰底板,

亦曰截板,則用一。板之細節曰眼,一板原有七眼,連板爲八數。細節不能盡列,止將正眼注出口,爲一板一眼。凡腔之緊慢,眼之遲疾,知音識譜者自能會意。或云襯字不加正板,原屬正理。但元人曲中多用方言俚語,每冠於正文之上,此即落板歉下之處。如《百字折桂令》、《百字堯民歌》、《百字知秋令》、《增字雁兒落》襯字倍於正文。諸如此類,拘之以理,難以合度,即勉增一二板度之。使其文句清楚,不致躲閃不迭,良爲方便。見者勿謂其正襯不分,然亦不可爲例。今祗取備體合格,襯字雖繁,不能一一淘汰。

- 一、曲之爲句,長短不齊。要其句法,不過自一字以至七字而止。句有平拈仄拈,平押仄押之異。押韻處最爲緊要。句法者,體格所由辨也。平仄拈押,妥協腔調所由生也。神明其法,可以類推。體格腔調既定,襯字自明也。遍考諸舊譜,俱限七字爲句。無論文義,皆截爲襯字,幾不成文矣。今多留一二正字,全其文義。除去正文,中間作讀,章句益覺完美。
- 一、曲之分别宫調,全在腔板。如仙吕調套中有借中吕調一二曲。其腔板稍異,必依仙吕調之聲音,始爲妥協。有字數句法雖同,而腔板迥異,即截然兩調。今悉依宫調以定腔板,或轉因腔板以正宫調。腔之高下,按以工尺,而腔之遲疾,限以板眼。既考歷來相傳之成規,復參以國工修改之新法,舉向之無板者,悉爲點出,向之有板者,重爲厘正。按板循腔,無不可付之歌謳、被之弦管也。
- 一、曲之有襯字,猶語助也,藉以暢達文理,而不可當作正文。舊譜不能辨析,以致句法參差,體格凌亂。後人認作實字,承訛襲謬,伊於何底。今細考句法,詳定體格,將襯字逐一分出,字體略小,使填詞者知所禀程焉。
- 一、北詞不同於南詞,凡遇"呀"字、"嗏"字,本曲换韻不换字處,皆注爲格。他如《上 馬嬌》之"儂"字、《醉雁兒》之"天"字、"君"字。本曲换字不换韻處,概注爲韻。失韻者即 注爲句。略舉其端,填詞者不致眩目也。
- 一、工尺字譜, 古制十二律吕, 陰陽各六。其生聲之理, 陽律六音而繼以半律, 陰吕六音而繼以半吕, 各得七聲, 至八而原聲復是。律吕雖有十二, 而用之止於七也。五聲二變, 合而爲七音。近代皆用工尺等字以名聲調, 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七調, 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下, 上字調次之; 五字調最高, 六字調次之。今度曲者用工字調最多, 以其便於高下。惟遇曲音過抗, 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 則用凡字調、或六字調。今譜中仙吕調爲首調。工尺調法, 七調俱備, 下不過乙, 高不過五。旋宫轉調, 自可相通, 抑可便俗。以下各宫調俱從正調出。
- 一、曲有一體二名,或三四名,總以最初之名爲正。或有别名,或名同而體格異,或某宫調亦有,俱詳列於本題之下。
- 一、曲出於詞,故曲之牌名亦大半本諸詩餘。其詞句大異者,不便附會牽引。其詞句吻合及稍有增損,而格調仍仿佛者,皆從詞譜摘選,以爲考證。世尚王實甫《西厢》,諸譜皆收,但彼係弦索,音調另成一家。今譜中祗取其格,詞句不録。又諸譜所載各曲之正體,不能畫一。今選字句最少者爲正格,凡增句、增字,平仄拈異者,皆爲又一體。
- 一、仙吕入雙調之名,南北諸譜皆載。此名不知何昉?在於宫調并無是名。假仙吕宫有雙調曲,是名仙吕入雙調;若商調有仙吕宫調曲,即爲商調入仙吕調,此訛傳也。今

選仙吕宫之南詞,雙角之北詞。南北合套者爲閏月,另成一帙,是爲仙吕入雙角,以證舊 日之訛。

一、北調煞尾最爲緊要,所以收拾一套之音節,結束一篇之文情。官調既分,體裁各別,在仙吕調曰《賺煞》,在中吕調曰《賣花聲煞》,在大石角曰《催拍煞》,在越角曰《收尾》。諸如此類,皆秩然不紊。今譜中之《慶餘》乃諸調煞尾之别名,用者尋其本而自得之。

一、曲韻須遵周德清《中原韻》。但今所選不能盡符,未便因咽廢食。今於用《中原韻》處則書韻。如《中原韻》所無,而沈約韻所通者,則書叶。《中原韻》所無,沈約韻亦無者,則書押。假如齊微韻,凡收入齊微者應書韻。如中原齊微韻所無,而沈約韻五微八齊内所有及沈約本稱古韻通者則書叶。倘混入東鐘則書押,餘仿此。叶者古本有是音,而叶也。押者,强押之辭,言但取其格不可法,其用韻夾雜也。南詞同。

後 記

1997年10月20日下午五時許,本書的主譯、主編劉崇德教授和他新招收的博士生、本書五綫譜主譯、學者型青年音樂藝術家孫光鈞副教授,與冲冲地送來了第一套五綫譜清樣,我激動萬分,没等他們落座,就没頭没腦地高聲朗吟道:"薄暮放歌須縱酒,金風送爽好還鄉!"光鈞先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圓圓的、亮亮的,微笑着注視我,好像要問:"縱酒則可,還鄉何爲?"崇德先生了解我的心事,亦莞爾一笑,風趣地說:"還鄉,是假;想與家鄉的出版社聯合出版我們這部書是真。"崇德先生說這話時,我正接一個長話,也不管對方把話說完没有說完,就把話筒一放說:"知我者,崇德教授也!"三人相與大笑,笑得那麽開心,那麽痛快,仿佛世界上就祇有我們三個人,至少我有這種感覺。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校譯》從正式立項到出五綫譜清樣用了三年多的時間, 其間,既有酸辛和苦惱,也有欣慰和喜悦。

1994年仲夏時節的一個上午,崇德先生由後來作爲本書副主編之一的馬國良先生陪同來社見訪,言次,談及校譯《九宫大成》事,我聽後爲之一振。《九宫大成》乃"天下之寶",可是由於諸多方面的原因,這一"天下之寶",这未歸於"天下之人";崇德先生果能予以校訂并把它用今譜譯出來,那麼,使"天下之寶",重歸"天下之人"的願望就可變成現實了。崇德先生顯然看出我對這個選題極感興趣,就十分詳細地介紹了他確定這個古籍整理研究項目的經過和基本想法。當他談到爲了完成這個項目準備把現住房賣掉的時候,我一方面爲他的學者風範和矢志不渝的治學精神所感動,另一方面也爲他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而感傷。於是,我勸慰他說:"你又没有三宅六院,更没有豪華别墅,僅有的兩間小房乃閣下一家人的棲宿之所,怎么能賣掉呢?敝社雖小雖窮,每'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可幫閣下籌措一兩萬元的'啓動資金',不會没有一點辦法的。敢請閣下稍稍釋憂焉。"崇德先生緩緩地站起來,激動地說:"有楊先生這句話,我劉崇德就是砸鍋賣鐵,露宿街頭,也要把《九宫大成》如期校譯出來。至於資金的事,我再想想辦法,費社可暫不投入。"

我雖然第一次和崇德先生長談,但他的人品和學品,却是仰慕已久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願在我没有見到他的校譯稿的情况下就先讓我社預付"青苗錢"。我說:"閣下誠耿介之士也,資金問題回頭另議。可閣下說'如期校譯出來',敢問到底何時竣事?"崇德先生胸有成竹地說:"後年八月底前。"這時,我忽然發現他還在站着,就一邊拉他坐下來,一邊說:"閣下是要來個名副其實的計日程功。可我以爲,這應是一項跨世紀工程。全譜八十二卷凡五千餘首,即使廢寢忘餐,晝夜兼程,兩年多點的時間也是够緊張

的。我勸閣下還是'風物長宜放眼量'吧。"崇德先生又倏地站起來說:"'一萬年太久',還是'祇争朝夕'爲好。說後年八月底前完成,就得在後年八月底前完成,決不拖!"我見崇德先生如此決絕,就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工程浩大,時間緊迫,但不宜大兵團作戰,最好由閣下獨自完成校譯工作。這個工程不同於一般古籍讀物的校譯,人一多則亂,亂則事倍功半矣,甚至會產生許多負效應。"崇德先生笑容可掬地說:"我是想先辦個培訓班,帶幾個徒弟,然後指導他們一起搞。可思之再三,這個辦法不行,一則熊掌難熟,二則遠水解不了近渴,三則即使把徒弟用最快的速度帶出來,也很難保證譯譜風格的統一。楊先生放心,保證每個字、每個音符、每個拍眼都出自我的筆下。"

祇顧盡興長談,不知不覺,日已中天,他們連一頓工作午餐也沒吃就告辭了。送他們到電梯間門口,這時才又突然發現崇德先生那高大的身軀顯得過於瘦弱,臉上帶着倦容,眉宇之間也不那麽舒展。長年超負荷工作,多好的身體也怕吃不消啊。趁等電梯的當兒,我勸崇德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磨刀不誤砍柴功,休息就是磨刀礪刃。你可多多保重啊。"他說了聲"謝謝",眼眶里汪着泪水。

在崇德先生他們見訪的那天下午,我把崇德先生校譯《九宫大成》的事通報給我的原編務助理韓嘉祥先生和社務助理張瑋先生,他們都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好選題。後來經過反復論證,列入了我社三年規劃選題,并於當年十月與崇德先生確立了約稿關係。

從那時起, 崇德先生幾乎每月都要來社通報一次校譯進度, 商量一下如何解決校譯過程中所遇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他每次來都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 從不打的。他因長時間伏案工作而患有嚴重的脉管炎, 甚至到了舉步維難的程度, 所以我每次都勸他打車來去, 由社報銷車費, 可他執意不肯, 有時給他攔住車, 他也不上。崇德先生耿介若是, 爲使"天下之寶"早日重歸"天下之人"而自苦若是, 不僅令我感佩不已, 就連知情的大樓門衛也都對他肅然起敬。

1996年7月下旬我公出南京,在下榻的賓館接到崇德先生的電話,告校譯工作已經完成,三十日晚在他府上召開編委會成立會,三十一日上午在天津市文聯舉行交接稿儀式和新聞發佈會。本來,我在南京還有幾件事要辦,可得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就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提前於三十日晚返津。到機場接我的穆懷文先生知道我從外地回來,多是先回社後回家,就特別問了一句:"社長,今天都這么晚了,是直接回家吧?"我笑着說:"不,既不回家,也不回社,先去劉先生府上。"到崇德先生府上,編委會的幾位大員都已經等急了,甚至擔心飛機出了什么問題。待擬定好出版協議書,商定好明天新聞發佈會的議程,已是清晨三點多了,這時我才想起我的"首長"懷文先生還在車子裏等我。大家有的拿着飲料,有的拿着點心,有的拿着水菜,跟着我嗵嗵地跑下樓來,争着慰勞他,并向他致歉。懷文先生說:"多等會兒算什么,不都是爲《九宫大成》早日出版麼。"這部書的出版牽動着我社多少同仁的心啊!

轉天,1996年7月31日上午,準時在天津市文聯舉行交接稿儀式和新聞發佈會,著名音樂理論家和評論家馮光鈺先生等出席并講話,對《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的價值和校譯工作的意義給予高度評價。從是日起,從地方級到中央級凡二十多家電臺、電

視臺、報紙、雜志報導或刊載了《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校譯》竣稿并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消息;馮光鈺先生以《古代音樂文獻再現風采》爲題在《中國音樂》上發表了評介文章,後來此文收入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當代音樂家書系"《談樂話書》一書中。

同年十月,《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校譯》報列天津市 1997 年重點出書計劃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九五"規劃項目。

此前,做事有板有眼、著述精益求精的崇德先生,又請有關副主編天津音樂學院副教授陳嘉瑞先生、天津市音協秘書長劉永海先生以及立志報考崇德先生博士生的天津音樂學院副教授孫光鈞先生等,冒着酷暑,在我蒸籠般悶熱的倉庫型辦公室,又集體校閱半個多月,雖遇公休日未嘗稍止也。

崇德先生的譯稿原系簡譜,經過多方咨詢和反復論證,最後確定以五綫譜形式出版。無論對主譯者崇德先生還是對我社來說,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把簡譜轉換爲五綫譜和由誰來完成這一轉换工作。手繪,太慢,且難以保證質量;由電腦直接轉換,又無現成的軟件。經過多方奔走,終於找到了一家能够通過電腦將簡譜轉換爲五綫譜的公司,可又由於我社經濟拮據,一時付不起那麼一大筆録入費,而未能簽約。正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光鈞先生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啃一啃這個"酸果",并慨然相許:如能試打成功,可按成本費付款。我一方面大喜過望,另一方面也有憂慮:萬一試打未能成功怎么辦呢?時不我待啊!盡管在試打的那一個多月裏,光鈞先生不斷打電話來通報試打情况,并且說難關即將攻破,"曙光就在前頭",可我還是寢食不安,連做夢都是這件事。

1997年1月26日,光釣先生打電話告訴我:經專家審鑒,電腦打版成功。轉天,崇德先生、永海先生、光釣先生和陳老一起攜紙樣來社報喜,并與我社簽定了打版合同。是日中午,我想做東款待幾位先生,可他們謝絕了。光釣先生幽默地說:"電腦打版雖然成功了,可這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難巨的工作還在後頭,現在哪有工夫請楊先生賞飯呢?"

在由簡譜轉换爲五綫譜的過程中,採取流水作業的方式,光鈞先生他們打一卷,崇德先生組織有關專家校一卷。李離先生以老父年邁體衰,只好往返津保;福瑞先生則因校務纏身,不得已而抽暇投入。從光鈞先生一次次攻破各種技術難關所花費的心血到他培訓的打版人員那種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夜以繼日、廢寢忘餐的拼搏精神,從崇德先生殫精竭慮地運籌到專家們在整個審校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責任感、使命感和那種同心協力的"團隊"意識,其中有許多令我永世難忘的動人故事。而產生這些動人故事的共同動力,則是盡快使《九宫大成》這一"天下之寶"重歸"天下之人"。

在五綫譜版即將完成的時候,印制資金又成了主要矛盾,爲此常使我食不甘昧,寢不安席,我曾想和天津有關兄弟社聯合出版此書,可由於"專業分工"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如願以償。後來又謀求與我家鄉的一家出版社聯合出版此書,承蒙該社欣然同意,祇是由於來不及補報選題,須待明年才能出版。編委會考慮到征訂單早已發出,延遲出版會影響信譽,也有負讀者的翹盼之情;我社選題論證小組則考慮到市重點選題的嚴肅性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也不同意聯合出版。於是,下决心由我社獨家出版。

這樣,就辜負了我家鄉那家出版社的美意。嘆嘆!還有一件不能不提及的事是,天津一家非局屬出版社的社長,鑒於這部書的價值和我們兩家出版社的友誼,要"窮幫窮",曾主動表示可借給我社幾十萬元。我社雖然未借,但此情此誼,豈敢忘之也耶!

1997年10月30日下午下班前,崇德先生、永海先生、光鈞先生一起送來第二份紙樣。很快檢視一過,即發稿矣。此前所附原刊本的影印製版工作已拜托天津電子出版社劉更新先生代爲安排;此後的五綫譜稿的再整理和製版工作亦由更新先生代爲組織和運籌。其間,林雄先生、胡家麒先生、李媛穎小姐以及責任編輯張瑋先生等,也先後投入到校理和製版工作中來。

崇德先生由原工尺譜譯爲簡譜是創造性智力勞動;光鈞先生通過電腦將簡譜直接轉換爲五綫譜,更新先生等對五綫譜稿的再整理和製版工作,自然也都是創造性智力勞動。而他們的心血,他們的智慧,又和參與此事的所有專家和打版人員的勞動凝結在一起。他們,包括各位主編、副主編,還有本後記尚未提及却也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征訂工作的金榜先生,以及全體打版人員與工作人員,爲祖國優秀文化遺産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也爲世界文化交流事業,譜寫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贊歌。雖然這曲贊歌没有文字,没有樂符,但它必將與《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譜》一起永傳。

國家古籍辦主任許逸民先生從本書立項到出版,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并始終不渝地給予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文有長短,情有獨鍾,爲此長記,蓋許多事不能不記耳。

楊鍾賢

1997年11月1日於半斗齊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校譯》

電腦繪譜人員

王春生 王 靜 宋世猛 沈 揚 張 娜 張 艷 張 穎 劉行簡 劉永山 劉思逸 劉 慶 劉 好 劉煒波 劉素娟 曹玉賀 孫德蘭 陳若梅 郭亞華

天津電子出版社製作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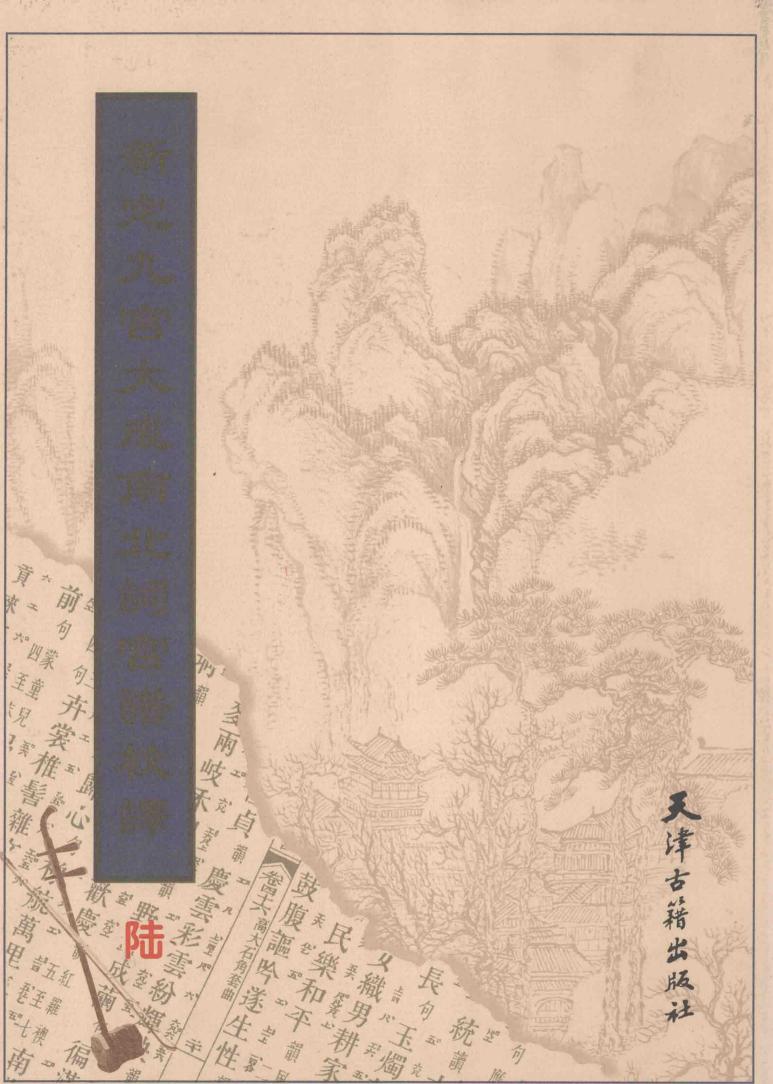
劉更新 林 雄 胡家麒 李媛穎

福達公司製作人員

張 維 李 瑩 陳建輝 趙 珊

其他工作人員

李曉芹 林大志 周亞梅 馬 萌 張紹帥 曹玉芹 畢金初 薛 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 6 作者=刘崇德校译 页数=5010 SS号=13147041 DX号= 出版日期=1998.07 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